

二之刊叢誌雜行旅

# 皖南旅行記

著 野 素 洪

行 印 社 行 旅 國 中

• 二之刊叢誌雜行旅 •

# 皖南旅行記

著 野 濤 漢

行印社行旅國中

題紅葉

一夜陽心掃落山

東坡秋興

題菊

去國何年雙鬢衰  
空留黃花重見一枝霜

東坡

孤根蔭長松  
妙手乃為衆草

又

新萸蔚已滿  
宿根空不槁

# 目次

## 自序

- |                |     |
|----------------|-----|
| 一·自南京西行·····   | 一   |
| 二·采石磯頭太白樓····· | 四   |
| 三·江東淮南一名城····· | 八   |
| 四·詩人賈島墓·····   | 十二  |
| 五·白紵青山帶雨遊····· | 十五  |
| 六·赭山滴翠軒·····   | 十八  |
| 七·蕪湖米市·····    | 二十一 |

八·蕪湖的人物山水園林·····	二五
九·宣城敬亭山·····	二八
十·南樓與北樓·····	三二
十一·宣城雜描·····	三五
十二·宛陵人物誌·····	四三
十三·寧國景象·····	五十
十四·績溪人的生活·····	五五
十五·績溪掌故與古蹟·····	六二
十六·歙縣風土景物記·····	六八
十七·新安四寶·····	八二
十八·徽州的茶·····	八九
十九·歷史上的徽州名人·····	九四

二十。屯溪散記·····	一〇一
二十一。戴東原的故鄉·····	一〇四
二十二。齊雲白嶽三日記·····	一〇七
二十三。休甯小紀·····	一一五
二十四。祁門雜志·····	一二七
二十五。祁門紅茶·····	一三七
二十六。祁黟道上·····	一四四
二十七。黟城接瑣·····	一四七
二十八。訪俞理初故居·····	一五二
二十九。黟縣兩名宿·····	一五六
三十。水驛山程五十里·····	一六〇
三十一。黃山歸來·····	一六三

三十二・太平一瞥	一八六
三十三・石埭訪古	一九一
三十四・石埭采風	一九七
三十五・青陽漫談	二〇一

後記

## 自序

一個人最寶貴的是青春時期，而我的青春期就是給無盡的浪遊的慾望佔領了的。

我的旅行慾可以說是從少年時起就萌芽了的。記得幼小時候，便常跟濟愛好登山玩水的老僕父，到故鄉的山頭，喝清冽的冷泉，看滿山的紅葉，聽幽谷的風濤；或在鋪着霜的夜裏，跟孫兩人提著燈籠，走十里廿里的河塘路，趕看鄉間的節會和社戲。因此，有時往往冒着驟頭大雨，在深更半夜裏，穩從鄉間涉水回到城裏來。到現在回想起來，還清晰地記得起祖父那時候興奮而愉快的神情。這種教育却給我種下了不可遏止的旅遊的慾望，直到今日還是擺脫不開這種強烈的誘惑，我的青春便也在長年的風塵旅路間消逝而去了。

環顧親朋相識的人中間，確也很少有像自己這樣的人。這些年來，總是一個人，踽踽涼涼地獨自旅行，經歷過阿刺伯南非一帶的酷暑，也迎受過西伯利亞大漠的嚴寒；至於風和日麗的歐西名都，和無寒無暑的南洋諸島間，亦曾遍地風流遊行，留過一些時候。行則安，住則苦，這樣的性癖，連自己都覺得不可解。正如 Ch. Baudouin 說的：「不知爲什麼，却始終讓着走哇，走」



哇，」的旅人之心，惟有在長年流徙的旅程中纔能感到生之實在的這種心情，真使自己吃過無數的苦。世間原也有專為旅行而旅行，為着要看想看的東西，而不憚跋涉萬里路的人；但是自己却又不像是這樣的先想起要看什麼才登上旅途的人，而僅僅是討厭再過礦物植物似的凝固不動的生活，纔把自己送到山和海的身邊去，趕到新的未知的都市去了的。所謂「唯有妻去而去的，纔是真的旅人」，我大概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年來雖也走了不少的地方，但一向都沒有想起要寫些文章。旅行固然可以看到眼前百變的風物，寫下來或堪供他人的賞玩；但真正的旅人實在只能為己，「須如白雲飄過太空一般的自由的無計劃的心情」，如是逼着要一路寫些文字，便失旅遊的真趣了。可是我到底還是寫了一點，那時已從國外回來，打算開始國內的旅行，預計需籌三年五年的旅費，恰好有人願意供給這個費用，自己則以遊稿來調換，就這樣地開始寫下去了。後來因事停擱，沒有繼續這個長程的旅行，因此，稿子便只有這麼一點點。現在中國旅行社願意給它一個成集的機會，自然非常可感！只望這個集子出版以後，我能够再有機會繼續我的行程，在風塵裏來去，在風塵裏生活，便是大歡喜事。如果說這個願望還是太大，那末，世間可望的事也就有限了。

三十三年二月廿九日·洪素野記於桂林·

# 一 自南京西行

自憐湖海三年隔

又作塵沙萬里行

——錄王荆公詩

四月本來不是外游的佳節。凡是專爲賞玩山水探覽勝景而出遊的人，多半總要在晴風麗日陌上花開的春二三月，這時候山色如黛，花鳥翔入，加以雨香雲淡，草滑沙暖，總是最適宜於旅行的季節。

我們翻開古籍，便可以看到古人對於春光真是百發愛惜，譬如在正月，便設帳於園圃郊野，爲「探春」之宴，或遇名花，則設席於草地，士女以紅裙遞相掛插，叫作「宴帳」，互相顧歎取樂。在二月，又有踏春賞花之舉，花朝風月，春色已佔得二分，故當時士女，不是泛月遨遊，便臨水宴樂，這一種昇平景象和人民生活的閒適，很足使令人醜羨。至於三月，更是柳轉鶯嬌，百



花如霧的良辰佳日，古人更不會輕輕放過旅行的好機會，就是貧寒人家，也要到郊外踏青一番，以代遨遊。所以唐人有「春遊千裏家，美人頰如花」之句，足見當時人民對於春遊的狂熱與普遍。但及四月，論季節，已經交了夏令，九十風光都過了；論氣候，正是黃梅時節，晴雨無常，並且風日也已經不很清和，頗帶炎成了；論景物，則春陰夏始，花光已老，野外也只有萎萎的草原而已。陸游初夏詩所謂：「百花過盡綠陰成」，就是出遊，恐亦無多佳趣了。不過我這次去行的主要目的，却並不專在遊山玩水，故春光雖已老去，於我倒覺得沒有什麼。（按通訊稿原題爲：「四月澆花天——自南京西行」）

現在就先從安徽當塗開始，記錄我在旅途中的所見所聞。

從南京出發到當塗，從前水陸兩道都可以通：水道有小洋輪，旱道則多步行，兩地相距僅一百四十華里，所以跑跑路也不怎麼費事，現在兩地的交通，又新開了公路和鐵路兩大幹線，其便利更不須說了。我這回因想看看新開的「京蕪鐵路」，就搭火車而行。這條路由江南鐵路公司經建，據說還是民國以來，國內「商辦」的第一條鐵路，（關外的除外），同時最近纔從皖省通到首都，所以格外值得我們注意。我於五月八日午後三時登程，在中華路考棚江南公司上汽車，約二十分鐘，抵小行鎮臨時車站上火車，四時正啓程離京西行矣。

車行後，即至首尾巡視一周，設備都頗精美，頭二三等客車都較京滬路舒適，四等座則略遜。國有鐵道之三等客車。這條新路在工程方面值得稱道的，就是建設費的經濟，因為通常國有鐵道每一公里之建築費，約需十萬圓，就是輕軌的「杭江鐵路」，其造價的經濟已算空前未有，亦需三萬五千餘圓，而該路造價却較它更低；同時杭江路輕軌不能勝運，此路則為重軌，功用與其他國有鐵道相同，可以說能以最低的代價完成了一件水準並沒有降低的工程。這其中的原因之一，據說是因為這條新路的客車和貨車，多是從北甯路收買了來的，此外枕木等項，也多購用較舊的材料，費用因此就省了。

車行計經江甯鎮、銅井、慈湖、采石四地，於六時五十六分抵當塗縣，沿途丘陵起伏，不見極目萬頃的平蕪，同時也沒有雄偉的高山，風景較江北略帶蒼涼，但少瀟灑水澗，終不很秀氣耳。

五月九日寫於當塗

## 二 采石磯頭太白樓

提起采石，大家很容易會聯想到一位「千古以來一人而已」的仙才——李白，同樣誰要是談到太白，也馬上會想起這位詩人神祕的死。據歷代傳說：李白是「泛舟采石，大醉狂叫，入水捉月而死」的，因此歷來詩人才子，每到江南，則采石磯頭的太白樓總要登臨一番。

不過采石之聞名，還不僅是因這一段詩話而已，它最光榮的史蹟，是在我國宋代一位民族英雄虞允文會在這裏抵抗過異族這一點。據正史載：當時「金主亮親率大軍臨采石，宋軍三五星散，無人負責，允文驍帥至此，立招諸將，誓以死戰，遂大敗僉兵，焚其舟三百，敵始遁去」。金主海陵王亮，就是在此吃了敗仗之後身死的。

我於九日午後，自當塗搭汽車西北行，半小時抵采石鎮，步行越翠嶺山，太白樓就在山麓，舊建於唐元和年間，歷代屢經修葺，去年又新加漆沐，故樓閣輪奐，頗為美觀。樓上三三層，有譚延闓寫的「謫仙樓」，和邵元沖寫的「太白樓」兩表額。樓上三三層，均有太白畫像，其一端坐，如三官大帝，不練詩人，其二則倚臥榻上，手執金杯，旁侍二童子，頗足表現「酒仙」的氣概。樓

聯雖少佳作，且多係近代物，清以詞的不見一字。譬如宋梅堯臣的采石太白樓詩：「采石月下逢謫仙，衣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區隱，以手弄丸身翩然。」的名句，和李卓吾的太白樓詩：「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在，城下唯瞻太白樓。」和「夫實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隱又安歸，當時豪氣三千丈，傾國名花媚玉妃。」等句，在此都看不到。晚清李鴻章彭玉麟均頗有一聯，李聯爲「憑眺俯江流，想當年采石磯邊，醉月謫仙，望古獨攜樓謝句；登臨餘紫華，問此地天津滸畔，談瀛海客，何人解草黑靈書。」彭聯爲「此樓莫題詩，誰個敢爲學士敵；汪心頗擬月。我來甘拜酒仙狂。」亦均未見。我所見到的，只有「仙從天上謫，月向水中撈」的新聯，和抄東坡句「氣盡天下」等靠近人題寫的表額，使人不能趕過古幽情。畫屏方面：有彭玉麟的拿手傑作梅花牌，頗可喜。聞清蕭雲從（尺木）曾在太白樓四壁畫有「五嶽圖」，亦未之見，殆日久漫漶，已失痕跡了。

樓對大江，據傳係就太白營遊地而建。左側爲彭剛直祠，其左尚有江祠，建築與彭祠極似。再太白樓向江岸山道北行，竹石叢翳，崎嶇曲折。直達磯頂，則見大江橫流，風帆滿目，無限關山。崖巖水濱有洞，建閣於洞內，可對江品茗；此外沿江崖谷間，尚有戲園亭，南天門，玉泉廟等處可憩脚。

前閱近人所作遊記，好像翠螺山、采石磯、牛渚山，是三個地方，現在親身登臨，纔知並非如此，翠螺山是總名，采石或牛渚則是該山突入江中的犄角而已。古書上却說得較清楚，如輿地廣記稱：「牛渚山一名采石，在當塗縣北大江中。方輿勝覽分牛渚采石爲二山，非也」。又嘉慶重修一統志稱：「采石山高百仞，西接大江，三面俱繞姑溪，一名翠螺山，山下突入江處，名采石磯」，這就說得更清楚了。

近人所以將采石與牛渚視爲二地，實亦有其原因，因爲史書上每將兩地分寫，如後漢書稱：「興平二年，孫策渡江，攻劉繇於牛渚」。三國志稱：「孫權使孫瑜自溧陽移兵至牛渚，自是常爲重鎮」。又晉書：「咸甯五年伐吳，遣王渾向牛渚」。此外如韓擒虎以牛渚而亡陳，常遇春以牛渚而敗元兵，都是只稱牛渚，而不言采石。但是另一方面，如宋史：「開寶七年，曹彬敗江南兵於采石磯」，以及虞允文抗金兵於采石，樊知古曾漁於采石，太白投江於采石，均不言牛渚。故容易使人誤解，以爲采石和牛渚必係沿江之二大要隘；我在未遊前，亦作如此想。當遊了太白樓以後，想尋燃犀亭，因誌警載：「晉溫嶠至牛渚，聞其下多怪，燃犀燭之，後人因於其地建亭」。當時就很費躊躇，心想太白樓在采石磯，而燃犀亭偏在牛渚，不知能否我得到，不料沿江上崖岸走不了幾步，便看到一座破亭，走近一望，亭中石碑上正寫着「燃犀亭」三字，當時真有點驚

出望外。而采石牛渚原是一地亦獲一明證了。

歸途折至太白樓北面，有廣濟寺，也是一所古寺，誌稱係吳赤烏二年所建，本人對於寺觀祠廟，不狠發生興趣，只過其門而不入。此外，采石磯頭，沒有什麼古蹟，大概走馬看花，半小時可遊了；若品茗憑覽江景，則二三小時也不算多。說到形勢之雄偉，景色之美幻，確可推爲長江東南之第一江山，南京的燕子磯，和丹徒的北固山，雖亦算江岸名蹟，但以之與采石比衡，則難免寒儉矣。

五月十日寫於當塗



### 三 江東淮南一名城

到當塗三日，它給我的印象是「淳樸」和「整潔」。

從前我曾遊閩南各地，尤其是廈門一帶的街巷市井，塵沙滿目，污穢逼道，使人不能一日居。而這裏街坊小巷，都很清潔，市無喧雜聒鬧之聲，道無滑鬥乞食之徒，純粹表現出一個太平盛世的外省小城市的幽靜快樂景象。

此間居民，什九藉田爲生，純粹的大小地主和農民不必說，就是在城中營商的賈人，亦大多另有幾畝田地，經商不過算是他們的副業而已。我會與當地人士談過幾回話，如縣長，商會主席，以至旅館掌櫃，茶樓主人，也都這末說。看看前代的記述，如陳書「宣帝紀詔」中說到淮南郡的，「卽宋之太平州，明清之太平府，現在的當塗縣」。稱其「良疇美拓，畦伏相望。遠宇萬臺，阡陌如畫」，足見當時農田之綿茂；宋會要（子固）亦說太平州「田利之入，倍他縣有餘，魚蝦竹菜，柿栗之貨，足以自資」，大概這地方從遠代到今日，都是衣食足以自資的太平城市。

諳熟於掌故的人說，此間從前最大的災劫，就是洪楊之亂，當太平軍進城時，全城盡付於火

，後來洪秀全的主軍抵此時，已只剩一升廢墟了。故地方原氣，至今還未能完全恢復。

這裏沒有什麼特別大宗的物產，除田利外，惟近鄱丹揚湖的魚蝦，產量尚頗可觀，據說每年可得二十萬元左右。此外蠶絲一業，從前每年可得二十餘萬元，城中且設有絲廠六七家，每家可收乾繭三百餘担，各家合計可收千餘担。近年大水後，已僅留二三家了。查前代記述，本地的出產品尚不止上列幾種，新唐書稱：「當塗縣有絹」；元和志亦說：「縣北赤金山，有好銅與金類」；又宋志稱：「太平州貢紗」；明統志載：「宋范仲淹曾以太平州所產烏昧草進呈，乞宣平六宮戚里，用抑奢侈」云云。則當塗在宋時代，至少還產大量的紗與烏昧草二物。至於產量較少的特產，現在也頗有幾種，不過只能自給不足外輸耳；一種叫作「珍珠蘿蔔」的，質小而圓，較枇杷略大，味頗甘美，為別處所未見；一種是近鄱武山嶽所產的螃蟹，者叫「金脚紅毛」的，聽說亦是異味之一。關於手工產品，此間祇有一種特產，名爲「茶錐」，用以燒煮開水，形似我們日常所見的煨鍋，惟爐口略大，并多一壺嘴耳。據說這裏的住戶，家家都用此物，不過只能燒炭，不可用煤來作燃料。小工業方面，在縣屬的博望鄉一帶，還有一種鑄業，居民頗多以此爲生云。

當塗城鄉，劃分爲十區，其人口實數，據民國二十三年的戶口調查：計男十七萬五千零四十

六人，女十二萬八千七百十八人，城鄉男女合計三十萬三千七百六十個人，算是最近比較可靠的統計了。

城市居民生活，頗爲簡單，沒有影院劇場等娛樂場所，也沒有亭台園林足供遊覽，一般人士，亦如南京人之早起入茶館，晚間「遊」澡堂，度其一日生活；較富有的則不免以雀牌鴉片過其有涯之生矣。婦女生活，迥與其他小城相同，除農婦尚能協助耕作外，城區的閨秀與碧玉多屬不能自力生活者，故婦女職業之調查尙談不到，祇有采石鐵釘女子，以能織魚網助生計，算是本地僅有的職業婦女了。

教育狀況：據縣教育局長談，全縣城鄉僅初級中學一所，完全小學十三所，（城區占其九）初級小學二十八所，并其他如職業及民衆學校，總數爲五十一所。全年教育經費計六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元，收支差能相抵，其收入項下，以「義教附加特捐」占最大多數，計爲二萬七千元，學雜費的收入僅占最低的數目云。關於平民的識字程度，在全縣三十萬人口中，不識字者約占百分之七十左右。

當塗文風，在皖省尚居落後地位，庶代以來，仕宦文士均未見有顯出者，就在清季，翰林不必說，中過舉的人在當地已是鳳毛麟角了。聽說蘇州在清代時，翰林在鄉間還不敢抬頭做人，這

裏是不能出的。我到此後，曾查訪當地誓香世族或名士大紳的私家園林和亭台樓館，竟不可得。公園一字，在一般居民耳目中，亦頗費解也。民國以來，據說尚未見有顯赫一時的達官貴人，如合肥之段，真縣之馮者。足以代表一地文化的詩人學者以及書畫家之流，亦未有所聞，此或係一人耳目有限，希望有人加以補充。

禾了，還有幾點關於本地的傳說與神話的：

一、當塗縣現在是沒有城牆的，據傳說：當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時，因太平府的取名和它的國號暗合，以為吉利，即拆毀當塗城，取其磚石移築金陵城牆，這或是比較可信的傳說。

二、關於本地歷代文風之衰落，據說是因為文曲星先生從前就是本地人，一城的秀氣都給他一人佔盡了，所以不能再發，這是解嘲。

三、這裏東門外有一座和合神仙祠，傳該仙等（三童男）也是本地人，從前就生長在這洞中。洞深無窮境，有人說可通蘇杭，不免希望太大，同時當地又出了一位龍精，俗名梁山甲，專吃過路客商的人影，影滅時人也死了；後來不用說，就是給和合仙用芭蕉劍插入「龍潭」中把它刺死了的，據說當時潭潭的清水都發紅了，這是神話。

五月十日寫於當塗

## 四 詩人賈島墓

當塗在歷代詩人心目中，是一個很可愛的地方。六朝以前的已不可考，單從齊代以迄清朝止，不知有多少詩人文士對此地起過依戀之情，現在將史書和誌籍上說的幾個最著名的人物，簡單地寫在下面：

第一個當塗知己，是齊朝的謝朓，從前梁孝武帝說：「三日不讀謝朓詩，則覺口臭」。則謝朓本人之秀骨雅氣，當可想而知。以這樣的雅人，而墮在全國築數名山勝地中，擇定當塗為其終老之鄉，是非天下之第一等名城乎。史實如下：「謝朓為宣城太守，愛青山（在當塗縣南），有終焉之志，因築室其南，唐天寶中，改名謝公山。」（見嘉慶重修十統志）

第二個名人應推李白，白之族人李陽冰時為當塗令，白落拓因往依之，以後就死在此地，其墓現在城外青山。至於陽冰本人，當時雖曾自稱其詩，謂後千年無可代者，但今日他還是靠李白以傳名的。此外若唐之許渾（仲疇），曾於大歷中為當塗尉，在此成詩甚多，有「姑熟官舍讀詩」及「黃山臨敵台詩」等作（見下文）。宋之黃庭堅，亦曾於崇寧元年為太平州知府，即現在的

當塗縣城。還有一位清代的名詩人黃仲則，在當塗青山憑弔李白墓後，成七古長詩一首，末有：「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之句，其對於青山的依戀低徊之情，更露骨地在其本人口中說出了。

不過上述諸人，除謝李外現均無法覓得其遺跡，只有唐詩人賈島之墓，尙未湮沒，遂於十日傍晚時分，到城南門外省莊圩去尋覓。沿途詢人何處是賈島墓，大半的人都能知道，甚至車夫牧童，亦多能道其名而知其地，殊出我意料之外。這樣我毫不費力地在京蕪公路汽車站近傍田陂中，尋到了這位「歸臥故山秋」的曠代詩人賈浪仙之墓。衰草落烟中，零落不堪，墓前爲「祭詩亭」，本來四面玲瓏的，現在則墮以草席，成爲貧民住宅。亭前左右各立一碑，紀敘修墓經過始末，察其年代尙在清末，不知唐宋時代的遺物那裏去了。祖起采石太白懷瓊樹玉宇，濛濛石闕，而此間則亂石荒草，任其零落，可知同代的詩人，死後亦有幸與不幸存乎其間。

談到賈島墓，却發現前入一個小錯誤，因爲清代文人郊谷的賈島墓一詩中有：「幽魂應自戀太白墓相連。」二語，作清詩評註的作者遂說兩墓相連不遠，我初到此間時亦信以爲真，後查閱縣誌，纔知相距達四十里地呢。

離墓田後，渡江抵隔岸，易車作黃山之遊，半小時到山麓，山巔有浮屠古座，傍山一寺，無

足觀者；詢寺僧以宋孝武帝時所建之凌敲台故址，謂在菲後，至則怪石三五塊，大小不一，傾倚亂草間，石上碑文甚多，惟已模糊不能辨別，察其字體當在唐宋以前。

唐詩中記凌敲台者頗多，李白詩稱：「曠望登古台，台高極人目，欲覽碑上文，蒼侵豈堪讀」。在千餘年前已經「蒼侵豈堪讀」了，現在能够還留有這幾塊怪石已算萬幸，其尚「欲覽碑上文」乎。又唐代許渾，亦作有「凌敲台」長詩一首，及「凌敲台送董秀才」七律一首。宋黃山谷詞中有玉樓春一闋，題注謂：「當塗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呈郭功甫」詞中一開頭便說：「凌敲台上青青麥，姑熟堂前餘物墨……」（詞長不錄）凡此俱是爲名山生色，否則我也不會知道黃山有此台的。

五月廿六日寫於當塗

## 五 白紵青山帶雨遊

聞「白紵」之名久矣，從前我只知道它是我國古代一種「舞蹈」的名字，這一種曲調創始於何時，已無從查考，大概最盛行於魏晉六朝時候；如晉南平王鑠最擅長於白紵曲之製作；同時和略後的，尚有晉無名氏的「白紵舞歌」，及宋鮑明遠的「代（即擬）白紵舞歌詞」四首，「白紵」想見當時此曲之流行，不過到了隋唐以後，就不大聽見此名；大概那時這種曲調就已經失傳了，現在是連「白紵」二字也不見有人知道了。

當我到了當塗以後，查閱誌書，纔知道此間尚有一山名白紵，在縣東五里處。據寰宇記說：「白紵山本名楚山，晉桓溫攜妓登此奏樂，好爲白紵歌，因改今名」。又縣誌稱：「山週十五里，羣山環列，江湖縈帶，稱爲佳勝」。我因離城頗近，決去一遊。

自城僱人力車出東門舊址（城今已毀），行不到半小時，便到一村，名五里塘；關道已盡不能再進，因下車，越田塍步行而往，再行十餘分鐘，又抵一村，欲覓一環路者竟不可得，因此間農民日來正忙插秧，男婦都上田間耕作去了，留在農舍的只有稚齡孩子，詢以白紵山名，惟



瞠目對人作憨笑。一年事略長的說：翻過山去就是和合神仙山洞，問非所答，無法亦祇有依他的話。又費數十分鐘，越山面抵一小村，總見有農家男婦，此間桑麻遍道，雞犬相聞，堪稱世外桃源。因詢農夫以白紵山名，謂面前一山便是，可循小徑而上去。山陡而險，曲折崎嶇，行頗費力，約又行二十餘分，終抵山之最高處，俯瞰四圍景色，備極壯觀，衆山環繞，江流如帶，心神俱爽。惟過山不見人跡，不免心忪；山巔森林叢生，中有小徑，陰暗不見天日；因思既已到此，總要找一人問個究竟，便循徑進去。時滿林烏鴉，向人狂叫，亂草拌人，虫豸遍地，更爲胆戰；又恐若遇蛇蝎類犯不着，卽回頭奔回，忽聞山後有人跡聲，總見到一僧人，因問何處爲桓溫登臨地，謂卽此便是，辛苦半天，所得如此；歸途又遇微雨，此行不免稍覺失望。

午後便擬離此，但青山又不可不遊，因冒雨備轎而往，因人力車不能遠，雨又未肯停，不得不要。轎價一伙八百文，外加飯資，共費二串，其實非但速度不及人力車，以一人役使三人，亦覺耿耿。談到轎，也是使我國歷代民族日起文弱的媒介物之一，本來古人行路多乘車，以牛馬曳之，到了晉朝纔有肩輿，不過當時也並非人人可用。史上說唐宋間就是王公大臣，亦僅限於年老或有疾者纔可坐轎子，餘多乘馬。直至宋南渡後，風氣纔變，只要做官的人，不論大小，都乘肩輿以代步，無復騎馬的了。因坐轎子，想到它對我民族之影響，不免說到題外去了。

冒雨走了一小時許始到青山，因有轎夫領路，只不似白巖之遊的費力，惟須趕車赴蕪湖，只能潦草一點。先謁太白墓，在山之西北麓，據傳說：自自采石江中入水後，其屍逆水而上流，至青山而止，因葬之於此，其他各地之太白墓，均係偽造。白居易「李白墓」一詩，冒頭就說：「采石江邊李白墳，繞田無限草連雲」，諒當無疑。後人來憑弔而留有詩詞的不可勝數，我較喜清黃仲則七古長詩一首，中有：「此間地下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沉淠呼不起。錦袍靈柩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等句。次訪謝眺宅遺址，宅已廢毀，惟有殘基，青山又名謝公山即因此（詳前第四節）。宋陸放翁入蜀記稱：「青山南小市，有謝元暉故宅基，南望平野肆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青林交徠，真佳處也。」云云，則宅在宋時即已荒廢不會葺葺矣。謝朓高齋卽事一詩，有「餘雪映青山，寒露開白日」之句，詩中「青山」二字，有人以爲是指當塗的青山，其實不是的，因謝眺的高齋故址乃在宣城，殆指當地的敬亭山而言。此外當塗靈巖，若晉寺所建之白雲寺及謝公井等，均不及往遊，乘車轎赴車站時，車已升火待發矣。

五月十二日寫於蕪湖

## 六 赭山滴翠軒

從常塗到蕪湖，火車只一小時左右就到了。從江邊車站出來，就由路警代僱車子到大馬路上海南飯店，滿身征塵，亟思一沐，故纔卸裝後，就再出乘車，到赭山一遊。

山在縣城西北五里地，現已開作「蕪湖公園」，人力車二十分鐘抵山麓，沿途馬路，都是新道，高柳夾堤，土膏微潤，頗帶香氣。最先觸目的是北廣濟寺，據縣誌稱係唐朝乾甯中所建，現在的寺則係洪揚以後重修，寺中駐兵不能進，因循大道里山，直趨高嶺，步行約二十分鐘而至。此處即所謂「赭嶺晴嵐」，為蕪湖八景之一，風景最佳，北望大江東流，波濤如錦，連橋如雲，俯對城郭，則畦園方方，林木行行，樓房梵宇，歷歷如繪，此外尚可極目遠探與蘇省接壤地，則烟林霧樹，彷彿可見。

下山過一茶社，名「新生活」，為一新構洋舍，即留此飲茶，因思若得閒歲月，在此暢住一二月，也自不錯。明譚元春說：「凡山之妙，不在游，而在住，游則客，住則主人，主人則安焉」，和我同一心事。不過若退而求其次，則我尙較不得「游而客」的人差勝一籌矣。東坡詩：「

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則我留此半日，已可增壽若干，還能不滿足麼？

坐到暮霧滿山時，纔下坡直尋「滴翠軒」。軒在北廣濟寺側，須從寺門出入，寺凡四進，前三進俱暫作兵舍，惟留末進爲佛堂僧房。從寺最後進之側門，轉入滴翠軒，卽宋黃山谷之讀書處（註）。據山谷壁徵的碑文上說：「軒舊名檜軒，占諸山之兩勝，以爲黃庭堅種太平州時讀書處」。清光緒中葉（甲午）曾加以修葺，民國八年始燬於火；據寺僧云，今日之軒，乃民九重建者。軒爲單進之三間洋舍，頗爲歐化，中堂供佛像，兩側則爲游客休憩品茗處，佈置精麗，不似佛舍僧房，而山谷之遺跡，更不可追尋矣。惟在中堂壁間留一山谷畫像碑，上有清翁方綱題字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原爲山谷句。按此四語似有來歷，據江西修水縣誌載：「修水爲密義雷州，係山谷故居。」山谷二十六歲出守太平，某日爲其生辰，相見賓客，坐而假寐，不覺信步所之，至一處似生平所經歷者，有老嫗以肉魚飯各山葷與之食。夢中驚醒，卽尋向路而往，果符所夢，見老嫗以食品列案祭奠，哭甚哀，問之則曰：「吾有愛女，性極聰慧，喜讀羣書，有所作輒手訂成帙，嘗自恨身非男子，彌留時以所作屬吾保管，且謂俟來生揚眉吐氣時來取，二十六年之今日，係吾女去世之時，（與山谷生辰，適相吻合）綺年不壽，是以悲

耳。山谷待其首畢，若有所悟，索觀女作，則其臨試登第諸篇，均赫然在目。時老媪已貧不能自給，山谷遂迎養至家，事以母禮終身。故所稱像登，實有所指也。此外並立的還有一盞像碑，據說是清道光時師傳黃鏡像，因黃亦曾讀書於此。軒後二塔名「積塔」，查爲宋至德年造，塔中供地藏王像，傳係地藏雲遊息足處，故又名小九華，餘無足觀了。到山麓時已薄暮，但遊人却較來時爲多，各茶居幾無隙座，據土人云，仲夏間將更熱鬧，因市中僅此一地堪遊，彼時舉凡衣冠士女，以至薜屨，莫不盪敗塵服，連臂而至，窺望如雁落平沙，霞翻錦上也。

（註）按山谷讀書處，除蕪湖滴翠軒外，據余所知，尚有數處：一在其故鄉江西修水縣城外之南岩。一在安徽當山縣之名牛洞。一在潯山山谷寺之西北，此即庭堅自號山谷道人由來。一在桐城縣之樅陽鎮，今其地築有「建觀亭」，即其遺址。一在桐城縣西城外之「太微宮」，宮後有望湖石，傳爲山谷臨望團亭湖光之處云。

五月十三日寫於蕪湖

## 七 蕪湖米市

蕪湖在晉朝時叫作「于湖」，宋陸游的入蜀記說：「蕪湖卽于湖，有王敦城，並大江，氣象宏敞」。寰宇記說：「蕪湖縣東北至太平州六十五州，晉爲重鎮，實江津之要」。可見蕪湖在宋代以前，僅爲軍事上的重鎮和氣象宏敞而已，在商業上並未見有若何重要的記載。到了元黃繼繩有「蕪湖首附長河，尾距高麗，舟車之多，貨殖之富，衣冠文物之盛，殆與州郡埒。」的記載，大概自宋至元這數百年間，已有一日千里的進展了。這裏所說的「長河」就是青弋江，是皖南的第一支大水，與大江平流，蕪湖的地勢，卽跨長河兩岸，溯揚子江南岸而建。因河港四通，帆檣林立，加以附近巢湖瀆流與青弋江流域，產米都極殷富，且均係由蕪湖出口，故浸假遂成爲中國之第一大米市。

蕪湖既然是揚子江中心和安徽全省的重要商埠，又爲全國第一大米市，則此地的情形，國人自有特加注意的必要，其特點大概有下列幾點：一、因地濱大江，爲上下輪舟必經之地；二、因皖南各地貨物以此爲出入之總匯；三、因光緒三十年開爲商埠後，中外人士羣來經營，現已成爲上海漢

口以次之長江第三大埠，并爲安徽全省唯一之商埠；此外則爲米市，已如上述。

蕪湖全市商業既以「米糧」一項爲大宗，故百業之盛衰，市況之榮衰，莫不視米市爲轉移，而我到此後之第一事，亦當以明悉道執千萬人生命線之米市情況爲要着。

先談本市米市之歷史：據說在光緒八年以前，此間尙未成爲米市，那時最大米市場在鎮江對岸之七渡口，因碼頭倒塌始遷至此間。當劉坤一署兩江總督時，曾奏准全國僅限定皖湘二省產米，可在國內流通；餘省俱不准出口，故自光緒八年到民國二年間，爲蕪湖米市之極盛時期，凡有海關之處，都有皖米蹤跡，尤以港、粵、浙、閩、及烟台、威海衛等地爲最盛銷，彼時年輸出米可達五六百萬金，但自民國四年陳光遠督贛後，即強破向例，放贖米出境，每擔徵以一圓之稅，自此各省亦羣破向例，成爲皖米之勁敵，此爲蕪湖米市第一次之大打擊。民四以後，因洋米之競爭各和省米糧之開禁出口，本市米市總每下愈況，其間更受種種打擊，致逐漸造成空前之衰疲狀態。

民四以後，惟民八及民十四兩年，各有一度突盛之進展，民八因粵之廣州汕頭等大口岸，均取給於此，以後纔有洋米代之。民十四，因是年鄂省正遭大旱災，悉數由皖米接濟，故計此兩年出口數各達八百萬金左右；此後則一年不如一年，惟民二十一及二十二兩年較佳，連雜糧約三百

餘萬，但從前最低時亦可得三百萬也；民二十年大水災，僅得五六十萬；民二十三年亦祇八十餘萬。

至於米之來源與米行業情形，據說：皖省南北中三區所需之米俱由此出口，尤以皖中皖南爲最；皖中爲舒城、序江、合肥、巢縣，無爲各縣；皖南爲宣城、南陵、青陽、當塗等縣，豐年輸出可達千萬石。關於行商，清時全市米行額定爲三十八家，民國以來遂增至四十八家，目前大小計六十四家。關於米業界從業人數，以前計五六千人，嗣逐漸減少至二三千人。每年旺月爲九十及多臘數月，夏季則有菜子小麥等雜糧出口；惟春秋爲閒月。現在則一年四季都成閒月矣。

以上記載或恐未周，故再將各方調查結果附錄一二，以作參考：

一、據鐵道郵民二十年「京粵線安徽段調查總報告書」稱：「蕪湖全市糧食店，專就辦出口者言，共有七十家。客商有廣州、潮州、烟台、甯波等四幫。近年營業以潮幫爲最，廣幫次之。」

二、據建設委員會民二十二年「蕪乍路沿線經濟調查」稱：「皖境以米麥茶爲大宗。蕪湖爲長江下流之米市，輸出年約八百萬石。」又同書稱：「二十二年蕪湖全市營業總九千一百六十四萬餘元，其中米業一項，達五千二百八十二萬元，佔全埠營業半數以上，該埠與長



沙匯同稱爲國內兩大米市也。」

三、據商務出版之「安徽省」稱：「燕湖辦米商號，有三四十家，分廣湖烟館四幫，每年出米運至廣湖二州者，佔十分之七，至烟台甯波者佔十之三。平均雜糧在內，約值千三四百萬元。」

四、關於米價，據當地大江日報之調查稱：「米價以稻登場時爲廉，舊歷八九月間較高，青黃不接時爲尤甚。歷年米價，以民十九爲最高，每石達二十元，二十一年爲最低，每石僅四元。」

五月十四日寫於燕湖

## 八 蕪湖的人物山水園林

蕪湖的文化是落後的，在安徽省中大概只能居到較劣等的地位。考在史籍，歷代以來就未見有較聞名的人物，無論文人學士以至其他在歷史上有百世之名的名人物，殆俱無法求之於此土；我個人的能力僅能找得一人，爲一明末清初的名士，名蕭雲從（字良本），長詩文，尤工書畫，著有「櫻花堂遺稿」、「麟鬚圖」等作，其畫宗倪黃筆法，大概今日收藏家中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現其墓在此間山頭會館附近，亦算本地古蹟之一。

人物既然寥落，古蹟亦自難多得，除「滴翠軒」（小見第六節）外，惟有「韓磯」及「千將墓」較爲著名，前者在長江北岸，磯上有靈澤夫人廟，傳爲劉備夫人孫權之妹葬身處，因昭烈統時，女適山吳歸劉，道經此間時，聞耗泣血而死了；一說係投江身殉的。間廟額爲：「千里思親望蜀鄉」七字。後者在縣東北之赤鱗山，間尚有磨劍池，也在此神山上，「關經」說千將曾淬劍於此。這兩處，都因交通阻險未去。另外尚有營名將王敦墓，在鄉間周村地方；和唐李淳風墓，在自和界附近江灘上。據「縣志」載：「明初，邑令李行素渡江，見江流中一棺浮水而下，上銘一

詩云：「唐朝李淳風，洪武水來衝，蕪湖李知縣，載我過江東」。因載至江岸濤之云。以上是此間現在僅有的古蹟。

關於山水園林，蕪湖亦不及江浙兩省的普通小城，除赭山外，此間人士遊樂之地，大抵只有弋磯山，大花園，和吳家花園三處。前者靠大江之濱，據「五省公路旅行指南」上說，是京蕪公路上的二大勝蹟之一，（一爲采石磯）。風景還不平常，春江晚照，秋水落霞，「夕陽無限好」也。現作爲外人醫院，出入頗不自由。大花園則在城中，有煙雨墩、留春園、陶塘諸勝，煙雨墩現作爲日報社，留春園本爲李鴻章私產，民元就毀塌了，風景却還依然，垂楊夾堤岸，湖水映碧波，很有西湖風味。若於月明夜，在陶塘中駕一葉扁舟，韻味無窮，所謂「雙雙綠波留不住，半塘煙雨柳如絲」是也。吳家花園爲私人園林，梨花院落，柳絮池塘，很有亭台花木等雅而又豔的點綴；蕪湖添此一園，爲地方增了不少的光彩。以上各處都會去過一二次，比較還值得寫此一筆。大概這裏的人物山水和園林盡在予此了。

關於蕪湖的一般狀況，在此擬再略補一二，以免遺漏。此間的人口數，前未提及，據民二十二年統計，城鄉合共三十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四人。其中男佔十八萬八千八百九十七人，女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七人，民二十四年據說已增至三十六萬以上了。

關於出產，據商界中人說，本地因山少田多，向以米麥爲大宗，茶廠爲次。每年農作物產值當在一千三四百萬元左右。水產因地瀕長江，亦頗可觀，大概每年稅利可達二十餘萬元。工藝品中無多特出者，僅有「鐵畫」一種，能作山水竹石荷柳蝴蝶等物，一如丹青，亦爲書齋雅品之一。礦產方面，蕪宣二地本爲全省之冠，以煤鐵及荊山石爲最富，年產值約七八萬元，因多未開採也。據蕪湖關監督趙君說：本埠進出口貨物中，進口以洋油與木炭占最大數目；出口貨中則以鐵礦砂居多，總計全縣全年物產，計值當在二千萬元以上。

五月十五日寫於宣城

## 九 宣城敬亭山

宣城在清代以前，都是甯國府所在地，這一府屬內的縣份：如涇縣、南陵、甯國、旌德、太平等地，大都山水明秀，風物清麗，故從前自晉宋六朝以後，各代文人學士達官貴人，都設法以能至此間來做郡丞縣令爲喜事。宣城是首邑，風景更爲一府之冠，所謂「阻山帶江，鍾靈毓秀」之地，（宋王應麟文）則其被人醜羨自無足怪。

從前我看見一種辭賦彙書名「留齊新集」的，亦有數語說到此間。有「宣城多佳山水，謝朓鸞絳五馬，游歷殆徧」之語，知此間之不可不游。到了這裏以後，邑人都告訴我三勝蹟，所謂「南樓」「北樓」「敬亭山」者。後者最著，因先去一游。

敬亭山在縣城北門外六七里地。古名「昭亭」山，「隋書地理志」說：「宣城有敬亭山」，則其名當在隋以前。宋「元和志」說：「敬亭山在州北廿二里，卽謝朓賦詩之所」。再查南齊謝朓的傳記和此間的「縣志」，據說朓於明帝時，以中書郎出任宣州太守，刑滿訟簡，好獎人才，暇則登覽山水，多題句，至今稱爲謝宣城云。敬亭山就是他的吟詠之所，此外尚有北樓，則爲其

視事之地，兩處遙遙可望也。再過尚有李白，因極傾倒玄暉詩，同時又很愛敬亭風景，故在此間居留頗久。他有獨坐敬亭山一絕云：「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其秀麗可想而知。

我去游時係乘輿而往，本可坐人力車以達山麓，因聞山頗高峻，車不能上，輿則可達山顛，日來果頓過甚，不致倫安。出北門後，見街坊頗榮繁，途中時見石坊，有「雙溪映月」之類的匾字。約十分鐘即出市井，入田間，所見禾黍油油，隨麥如金，農人打麥插秧及引水灌田者非常忙碌，所謂「茶歌繼了又田歌，已是江南打麥天」了。自此北行，景色都很悅目，遙望則山巒起伏，青翠欲滴，側眺則紅樹滂迷，綠野無涯。加之日麗風輕，清香沁鼻，低吟范成大詩：「鄉村四月閒人少，纔了蠶桑又種田」等句，慰快爲登旅以來所未有。

輪行約一小時，便抵敬亭山麓之「古廣教寺」，俗名「雙塔寺」，因寺兩側古塔而得名。據傳寺係唐刺史裴休所建，宋太宗時，曾賜御書一百二十卷，寺僧爲之建閣貯藏，元末大亂時盡燬了，故今已無遺跡可尋。寺規模甚小，無多特點，只其客房尙雅潔耐久坐，房中且有精緻的木床一張，謂特以供遊山客人作一夕宿者。壁上有東坡書的詩四幅，末署「天甯六年眉山蘇軾書」，無上款，係從碑上拓下者。聞東坡流寓涇縣宣城間最久，與雙塔寺僧黃蘗禪師極相得，曾書「心

經咒文」斷黃，今其碑文尙存寺前塔中，卽壁間和聯亦在塔中云。因至寺前塔下一觀，塔甚古雅可愛，磚石都已剝落，寺僧謂係宋「元豐」間所建，塔基四向都有洞門可出入，進去後，仰望塔身，則中空上缺，可在其下直望雲天，兩塔之第二層石壁間各見一碑，約略可辨其字體，大概就是「心經咒文」了，惜不能如江浙間之一般寺塔，可以登高細認也。據明談孺木「叢林雜俎」說，寺內遺有一異蹟，據稱：「甯國府廣教寺柏，爲黃蘗禪師所植，寺有異行僧，樹卽開異花」，俱我在寺內未見此樹也。

離寺卽直趨敬亭山，抵山麓後，輻輳便不肯上山，因步行而登，山並不高，傳言實不足傳。懸十餘級見一石坊，上書「古明亭」三字，旁款崇禎二字尙可辨。再上則竹林夾道，連綿以翠雨阿亭寺間，前行又略數步，曲道處，爲「穿雲亭」，有清代詩人葛愚山所寫橫額。自此樓亭境極眼前矣。亭名「太白」，旁並半截石碑，上鐫「宣城昌黎別業題記」，據說今日並「太白」址，從前就是文公居此時所建的「昌黎別業」故址。聽會遊地宣城，專事講學，結廬於敬亭山上也。韓與裴甚分，均極稱此間「清涼高爽」。再平行數步，見粗陋的淺房十餘間，進去小坐片刻，與寺僧閒談，詢以謝李故蹟，謝謝不知其名，李却知道，從前山麓尙有太白樓，與八毀塌了，此外確無所知云。我以爲太白從前定會在此間結廬而居，因其詩中有「我家敬亭下」之句也。

在這十數間灣房中，一爲「宣城先賢祠」，祀歷代流寓此間的人物：如謝，李，韓，及宋蕭綱，梁，文正公等仲淹，文忠公蘇軾，信國公文天祥，及本地名儒梅鼎休，梅文鼎諸人；繼以初盛有五賢，後增爲七，再後爲十，今則得十國人名。先賢祠右側三幢爲佛廟，左側爲客堂；祠左爲「龍宮」，祀明崇禎之妹者，傳崇禎的二妹婿就是本地人吳狀元；這裏還有仰蓮的「卽此坡地」五字石碑；此人後因有人認其在皖謀叛被殺了。所謂龍宮就是謝周太太從前修道的地方，現其墓尚在山下竹園中云。

臨瀛山上景色，確能雄偉秀麗而有之，謝玄暉詩有「蒼亘三百里，合脊與雲齊」之語，猶指敬亭而言。山下近望則有龜蛇兩山（俗名），遠望可見宛句二溪。太白詩中說的「三水來明鏡」，也指的這兩條溪。白之愛敬亭，可說多半是因玄暉而來，他平生最傾倒謝氏，「牛渚懷古」詩中有一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聞之句，意謂詩人中只有謝應於他，其對敬亭之愛，亦可見於此。除謝李外，對此山休想流連不忍捨的，倘有隱念，晏殊，梅聖俞，施園章諸大文人，均有詩紀此。

下山歸來，井一講唐蔣維基，來自諺有「敬亭山下墓，知是蔣徵君」句，他是李白同時的詩友。又至「北樓」觀謝眺高齋視事處，另有文紀之矣。

五月十七日寫於宣城



## 十 南樓與北樓

我此次外遊，目的並不在遊歷山水，但事實上每到一地，對於當地著名的景物總不禁要去一下，好像非如此反而不近人情的樣子，因此我的通訊中就不免有少半數的紀遊文，既遊則且紀之，實亦不得已也。

宣城城內多林木，并多邱陵小阜，若在林中邱上閒步，使人如置身原野，不知道是在城市呢，也忘記了是在邱陵上，這是此間一大特點。歐洲各國城鎮中，亦多高坡長坡，起伏不平，當時以為國中所未見，直至今日纔第一次見到了。這裏的「南樓」，就在城中的高邱「繁峯」上面，并且繁峯還有東西二名，兩相對立，城中有這麼可怕的「二峯」，令人咋舌不置。大家理想中的峯，或以為是壁立高聳的巨石，但此間的峯，地勢雖高，峯頂却很平坦，上面還設立一個「省立師範學校」，和一個「繁峯公園」，其形勢非如「天柱峯」「文筆峯」等等之可怕，當可以想見了。兩峯間風景甚秀，建築物除南樓外，還有南亭，寶塔，及其他小築物。峯之「南端」適與城牆相接，可順道至城頭望野外景色，全體上都還值得一觀。查「嘉慶一統志」不見「南樓」之名。

（當地人士誤傳南樓本爲謝眺舊游地）其他若南亭之類則年代甚遲更不必說。

「北樓」亦在城內，也是在一個山頂上。「方輿勝覽」說：「陵陽山在宣城，一峯爲疊嶂（卽北樓），一峯爲懸樓，一峯爲景德寺」。城內有這麼多的峯，頗堪羨歎。同時「宣城縣志」上也說該山「閭閻聲曲，爲郡之鎮，唐太守獨孤霖謂：那地闔出皆阜，卽阜爲垣，那治菴據陵陽山之岡麓也」云云，與現在的情形還差不多。

北樓雖在山巔，實際亦如在平地，不過這一帶地勢在城裏看起來，一面與街相接，三面則高崗平地耳。此樓典故極多，上邊我在「白紵青山」一稿中，曾講謝眺的「高齋視事」一詩中之「餘雪映青山」一語與當地的青山無涉，（那邊也有謝眺的故居），因爲謝眺的高齋，就是此樓的北樓，當時就是他的視事之處也。眺詩集中，除「高齋視事」一首外，尚有「高齋聞曉鶯」口占曹詩，首段有「錯溝何逶迤，曠望極高深。實中列遠岫，庭際倚喬林。」等句，可窺見這樓的景色之美。「輿地勝覽」說：「高齋在宣城府治東，齊永泰中，謝眺出守，有詩紀之」，就樓上面的兩首詩。總之「北樓」之得以名傳千古，純因其爲謝氏的故蹟這一點。清吳汝璣在「溧州風土記」中說：「山川無好惡也，有賢豪遺跡在焉，則爲名勝，雖非其土所生，而感勝斯遠，后之人猶津津樂道之。」一點也不錯的。

歷代以來，名人才子在北樓留有痕跡的，數不勝數。唐有李白「秋登北樓」一律，即在白之全集中，亦推絕作，「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二語，均係樓上可以望得見的宣城景物，現在宛句兩水和東門的雙橋都尚在，風物依然，只吾人寫不出這等好詩耳。末段有「誰念北樓止」，隨風懷謝公二句，餘韻無窮，更見其敬仰之深。除此詩外，白尚有「宣城謝公樓餞別校書叔雲」長歌一首，即「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吟詩者類能知之也。此外劉禹錫詩中有「內史高齋興有餘」句，亦詠謝氏者。再後則有令狐楚的「登北樓望懷中」，范世瓊的「北樓曉眺」，施閏章的「北樓對雪」，及題名已忘的梅詢、程嗣、王公弼諸人的詩。我觀該樓四圍景色，雖無謝公遺跡，亦足稱勝地，惟與敬亭各異其趣耳。

五月廿七日寫於宣城

## 十一 宣城雜描

在宣城住了五六天，隨時採得的材料頗不少，碎金寸楮，竹頭木屑，形色俱全，惟頭緒紛繁，不知應從何處說起最好。我因不喜世間習見的日記體紀遊文，故另立一體，每篇自成起訖，專論一事一物，只求閱者能因此得一較有系統的印象而已，不料這樣却不知累重了幾千倍，花紋舞鼓，又不知能如陔西沈研揚州薛滿，吃力尙能討彩否也。

宣城首先值得介紹的，就是「茶市」。

當我在蕪湖的時候，亦如在南京似的想不起這一件皖南的大盛事；但一到宣城，眼前的情形就兩樣了。蕪湖的象徵物是「米」，而宣城的代表物就是這「移人尤物衆誇談」（會茶山詩句）的「茶」了，何況我到此時正是佳茗上市的時候呢！

在談宣城茶市之前，不妨略將茶的掌故閒談一些，以增興味。茶是「南方嘉木」，又爲日常不可少之物，故北人要想飲茶，亦祇有淘氣一點，向我們南方來借取；後來這佳味給長脚高鼻之流嘗到後，紛紛不遠萬里而向我們採置，年來雖略不如前，但那門，六安，武穴，龍井之運銷西

士的，爲數還頗足觀。

但是我們國人飲茶之風始於何時？一般知道的人情不多，據說最古的時候我們的祖先是不知道喝茶的，但看「孟子」上說：「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的話，則古時連「茶」這字還沒有呢，六經無茶字，大概「茶」字，最早當在「三國」之時，就是晉時飲者也還不多，值到唐時纔大盛了。張孟陽登成都城樓詩：「芳茶冠六州」，茶字之見於吟咏自此始。查考史籍知道「茶」與「鹽」二物，在唐朝被稱爲「二大兩業」，單說茶，那時甚至還與外國交易。唐陸羽且作有「茶經」三篇，專談茶的起源，飲法，和器具，可知當時飲茶之風已盛。白居易「琵琶行」上說「商人重利輕別離，五月浮梁賣茶去」，茶在當時已成爲商品，則盛況可以想見。「唐書」并稱當時「茶稅特重」，這都是證明飲茶之風確盛於唐時。不過當時的飲法，和今日不同，據魏翰山「卽州先茶記」稱：「自宋以前，皆製爲餅，碾而煮之，且有加鹽與薑者」。范石湖詩：「未暇煎茗和薑鹽」，是宋時猶如此飲法也，其按茗而煮以湯，儼今日飲法的，則自元朝開始，自此以後煎茶今日，此風只有逐代加淡，不必提了。

現在的人似乎以爲「茶」與「茗」，「若」是典雅的用法，二物並無分別的；但此中却大有不同。明陳眉山的「枕譚」說：「古傳註茶樹，初採爲「茶」，再習爲「茗」，再老爲「蔞」，今

概稱「茗」，當是錯用了也。」，則今日之茶若混用，或概稱茶，都是不對的。

我在宣城和老茶商閒談，據他們說：茶之貴賤，即依採摘早遲爲別，大抵愈早採愈佳，雖晚時便是嫩芽，清香無比，惟量極少耳，故貴；略遲則茶葉漸老，而量亦增多，故較賤；再遲則滿樹是茶，量固可觀，但茶葉俱老，色香味大減，最賤。并云此間茶話有「朔前雨前往，夏前午嚴差」之語，就是說在清明穀雨以前採下來的茶最佳，夏節以前的已很差了，至端午以後的，則爲最下品的粗茶了。「依正確的字義，即應稱「茗」字了。」宋朝方向的詩有：「穀雨採春紅，茶烟水日香」之語，而不宜夏前或午後也。又高啓詩：「穀雨收茶早，梅天曬葉遲」，亦說當於春穀雨前後就早早地收茶了。

我因爲對於茶很有感情，故關於產茶之地的種種情形亦頗注意，據個人見聞所得，知道此間（宣城）茶市頗大。皖南各縣出產之茶，計分二地集中：一、祁門徽州一帶的集中於屯溪；二、涇縣甯國及本地產茶，則集中於宣城，故屯宣二地實爲皖南僅有之二大茶市，惟此間不及屯溪遠甚耳。本地產量僅佔茶市金數三之一，涇甯二縣佔三之二，餘縣則都運到屯溪去了。

關於銷地，據說北自濟南天津以達北平；南自江蘇各地，（如東壩，高淳，溧水，溧陽，句容，南京，蘇州等處）以達閩越；本省如蕪湖等地，均有茶商至此採辦。每至上市時節，市面亦

倍形熱鬧。其運輸路線，從前俱由風運，北路自此間起運，經蕪湖入長江以達南京，即由浦口裝上火車北行，亦有先運至閩省「響花」後再北行（詳下）；南路往年多以木排載至泗址（宣城附近大鎮）出口，近年已可由車運。

本地茶行都在東門一帶，共十五家，資本最厚者一二萬圓，低者六七千（民國二十四年之情形），此種茶行以清明到端午間最忙，所謂茶忙時節，餘月經營門市零批，每年亦達十餘萬元。

茶之貴賤，上面已略論及。古時更爲考究，聞宋宣和間「茶色以白者爲貴，後創爲「銀絲冰芽」，以茶剔葉取心，清泉漬之，加以龍腦諸香。又有以小龍窠懸其上，稱爲「龍團勝雪」者」。（據明文震亨「長物志」）此種做法，今人未之聞也。現在惟於裝包之前，嘗以小花，饒南「響花」者僅有一地，每年亦可得十萬元。據明因子藹「黃茗小品」稱：「人有以梅花菊花茉莉蘭茶者，雖風韻可賞，然損茶味，如有佳茶，亦無此事」，可見此法亦古已有之的。

採茶之法，我在此間因無熟人導引，未能親至茶林一觀。「長物志」說：「採茶不宜太細，細則芽初萌而味欠美，不必太青，青則芽已老而味欠嫩，惟成梗帶葉綠色而圓厚者爲上。不宜以日晒，炭火焙過扇冷後，以箬叶覆疊，貯之高處，蓋茶最喜溼燥而忌冷濕也」。可爲今日嗜茶者之參考。

關於宣城足以代表其地方特色的「茶市」種種，約略談過。但此外足爲其大部份居民生活所倚資者，尙不止此一點。挈其大端來說，尙有米、紙、蠶、燕三物，應予一提。此間因頗占地利，（除地勢平衍外，尤擅灌溉之利），故農產頗依全年計，約占全部物產總數百分之九十四左右，產值當在二千八百萬元以上，中以米糧一項占大多數，年可得一千五百萬元，其一年之糧，據云可供全縣三年之需。

談到紙業，吾人大抵習知「宣紙」之名，歷史大概甚早。「唐書地理志」上已有「宣州貢紙」一則，歷代都很有名。近據調查，始知其造紙業槽却設在鄰邑「涇縣」的小嶺地方，且爲曹姓一族的祖傳專利品，每年產值聞可達五十萬金以上。因涇縣向隸甯國府屬，宣城又爲府治，故外人只知其爲「宣紙」。據明文徵學的「長物志」說：「近吳中洒金紙松江潭鏗俱不耐久」，惟「涇縣連四」最佳云云，亦即指世俗所稱之「宣紙」也。據他說，南北紙大有分別：「北紙用橫簾造，其紋橫，質鬆而厚，不受墨，謂之側理。南紙用豎簾，其紋豎，南唐主真跡，多是此紙。」云，宣紙即彼所稱南紙之一。

蠶、燕雖爲此間名產，味不很香美，且其核甚大，不及平產者遠甚。產地在鄉間四十里地之「



水東鎮」，產量每年可達萬桶左右，儲地大抵係由蘇湖運至京滬一帶。

除上述三項外，其他大宗雜品甚少。本來此間煤礦頗富，其東南北三鄉，至今發現煤層已達四五十處，以「大江村」爲最著，現惟有該村設廠開採，有小軌運煤鐵軌自孫家埠築至該地，開每年可得二十萬元之譜。惜其他礦產鑿於地耳。（據地質調查所報告稱，僅大江村一區之煤田，估計儲量已達三千餘萬噸，若假定儲量十分之六爲實探之數，則可得一千八百餘萬噸矣。）

小工藝品中尙有竹木器具一項，可銷至外地，惟大都爲小木經營，產地以城區及湖址二地爲多。

商業方面，向來在皖南各地中，僅次於蕪湖。唐時尉遲權稱其爲「舟車集會之鄉，風俗柔和之境」，在千餘年前已頗繁盛了。現在的商業區，在城內，僅十字街，專經營水路貿易，煤油鹽棧等咸集中此處，此外鄉鎮爲湖址，水東，孫家埠，雙橋，水陽，青弋江等處，亦爲商貨集散地。城區商店約六七百家，以米茶紙三業爲盛，奢侈品銷路頗狹。居民多尙儉樸，衣色大都不甚濃豔，所見以青灰二色爲多。從前一位日本學者渡邊秀方說我國人穿衣，極好美麗的配色，卽七八十歲老婦，尙喜着紅色衣戴花簪，甚至男子亦都穿桃紫色的花長衫在街上悠閒闊步云云，此大概是指我國北方一帶，及南方江浙各地而言。據我所見，閩粵一帶男女，大都尙黑，卽今日所見的

皖南仕女，亦非澁體之愛好者。此間女學生，衣著一律爲淡灰竹布，且從不抹粉，更無論塗脂矣。

論人口，據近年調查，當在五十萬左右，其中男性佔三十萬九千餘人，女性約二十三萬上下，在皖南各縣中，恐居首位。唐白居易文中說：「陝陽奧壤，土廣人庶」，自古已然了。但論其戶籍，則純粹的本土人占數極微，其中外省僑寄者，以兩湖粵人爲多，本省以太平旌德涇縣等地爲多。聞客民來此後，因地富民早，氣候又溫和適中，類多再不思蜀。據本地人說：因洪楊戰後，城市盡成廢墟，本土人民非死即流，故至今若在城中欲覓一道地宣城人，頗非易事。

此外關於迷信俗尚，以及衣食住行習慣等，亦就見聞所及略加記述。大抵皖南各地就我已經者言，尙少野蠻時代遺留的愚昧迷信，惟對福祿壽三事，祈求頗切，無論上中下各級住戶，門前俱有大幅的「福」字，或「福祿壽」聯筆一字的招紙。考究的人家則以白鐵或綢布代替紅紙。更有在大門前額上懸一面小鏡子者。此間烟賭甚盛，惟日常生活則殊儉約，游女似頗不少，據云均係外地歌者，本土仕女則對節操尙能重視，平居亦絕少出門漫遊街坊間也。關於衣食住行等，非有專篇論列不能周詳，約略而言，衣飾如前述，不尙摩登，食事則年來受水旱影響，中上人家大都日僅食飯一餐，早晚則僅以稀飯，惟歷來習慣均一日乾飯三餐也。下戶人家則減少食米，多

代以藥品，或其他雜糧。海關窮民頗多專吃葛葉或觀音土（即泥塊）者。關於居住，本地因產  
洪楊兵燹後，城市為墟，後之築者多不圖方輻，梅插湖塗，莫不簡撤，但求容身而已耳。在城中  
欲覓一內有亭台園林之勝者，不可得也。

五月十八日寫於宜城

## 十一 宛陵人物誌

望數以長江作分界，形成皖南皖北兩大區域，所以在政治地理上雖稱爲一省，其南北兩方的民情却絕然不同；大概皖南一帶，民風比較的質樸簡約，又因山川清麗，靈秀所鍾，歷代多產文人思想家之流，薰之風的英豪，數千年來俱少有所聞，有之亦三四流人物耳；皖北一帶却純粹地帶有燕趙味，民風豪放不羈，山水亦迥然不同，氣魄雄厚，不似皖南之秀美，環境所播，故歷代多產龍騰虎踞的英傑；至中部較近大江一帶的地方，且能兼南北之長，既著文事又擅武功。故地理學者有謂皖南的一部分地方應劃入浙江境域者，亦尙言之成理。

宣城是皖南中心的一縣，自然亦無多例外，民族英雄一流人物，不易見之於此土；不過在我國文學史上頗有相當地位，因專篇論述及之。從前我計劃擬將我國正史上人物，一一加以分類；如政治家，軍人，學者，詩人，發明家，以至著名的國之巨奸與巨賊等等，每人考其本傳，明其籍貫，依此來研究其時代多產某種人，及其地多產某種人，成一「歷代人物之地理分佈表」，以觀其大略，現在乘此周行各地之際，先約略做一統計。

論到宣城人物，可分流寓及本籍二類，前者中較多第一流名人，後者稍差，但比之當塗蕪湖兩地蓋遠勝矣。現將流寓者作爲附錄，置諸稿末，先述本土的名人。

宣城在漢晉以前，大概還是山鄉僻地，深林邃藪之區，縣誌稱其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漢置丹陽郡云云，其實當時雖名爲郡地，居民殆多椎髻鳥語之人，尙無若何文化可述也。直至晉末六朝以後，其地始著，故本地人物在隋唐以前，尙無稍足稱述者。

唐天寶間始見二人物：一位是劉太冲，工詩，曾從顏真卿守平原，與巨盜安祿山打過仗。

一爲其弟太真，是一位才子，曾舉進士，傳唐德宗有一天詔羣臣宴飲於曲江，慶祝太平，德宗自作成一詩，叫宰相擇文人來和它，朱泚貴等羣臣都做二首，經宰相品題，以太真爲最上云。還有一位汪盜，工詩，見「全唐詩集」。到了宋朝，出了一位梅堯臣，官僅至員外郎，詩却是一代名家，據史書稱其家貧好飲，當時賢士都樂與之遊，與歐陽修尤爲友好，歐自謂其詩才不及堯臣，故生前師名重一時，著有「唐載記」、「毛詩小傳」、「宛陵集」共八十多卷。歐陽修序其詩集云：「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惟窮者而後工也」，可說是梅氏知己。他生前作有「風雪雙羊路」一詩，死後因葬於此。聞當時有人得西南夷的布，其上織有堯臣詩句，爲當時「詩繡南夷」之第一人云。我會到此間南門外二里地的雙羊山去謁過他的墓，「縣志」說在「柏山」，

詢此間人俱不知道，若無導遊者恐不易找到。墓碑爲歐陽修親筆寫的，字已模糊，惟其署名尙可辨。墓側半里地爲梅氏祠，現尙完好，中多石碑，俱清代物。堯臣叔父梅訶亦爲有爲文人，官陞翰林學士，宋真宗極器重他，惟其名爲竊臣所掩。此外尙有一位政治家吳潛，極有幹才，在宋嘉定年間，曾先後做過左右丞相，封慶國公，也是本地的特出人物。元時無著者，僅文臣中有一位貢師泰，以釋家出身，做過戶部尙書祕書卿等官，有詩文集行世。

明時有一位與方孝孺同時的陳迪，太祖狠禮重他，徵爲禮部尙書，後因不屈於燕王被磔於市。同時的政治家尙有秦達，洪武時進士，官至工部尙書。燕王時有余廷辰，頗有文名，王倚爲左右手，後因不贊成他篡位賜死。此外曾任侍郎鄭寧職的尙有張綸，梅守德，徐大任。明神宗稱其精節爲天下第一，張守道，蔡逢時諸人，貴顯滿京師，亦爲一地靈秀。尙有一位文人梅鼎祚，王世貞頗稱道其詩文，著述達百餘卷。一位民族英雄沈有容，史稱：「萬歷年間，倭寇據東番，有容率舟與戰，焚其六舟，斬獲甚衆，自此海上息肩者卅年」，做民族英雄史者不可遺去此人。

清代宣城亦得三大人物：一爲科學家梅文鼎（定九），一爲詩人施閏章（愚山），一爲詩畫家梅庚。定九精算數，並通中西學問，在當時已不易得，且能自製揆日測算諸器，皆獨出新意，并著有算學八十八種，（總名爲「梅氏叢書」）部獲前人所未獲，堪稱一代奇才。愚山爲順治進

士，曾修明史，著有詩文集多卷。梅庚（藕長）爲康熙時舉人，善八分書，作畫曠逸有雅韻，尤長於詩，一時名滿天下，著有「天逸閣集」、「玉筍遊草」、「吳市吟」諸集。此外尚有史學家梅巨儒，詩畫家梅清，書家高詠，及文鼎之孫梅穀成（亦精曆算學）等人，因較次要，僅舉其名。民國以來未聞有卓著一時者，惟梅家一脈傳下來的有一位梅光迪，曾任大學教授，「農衡社」主幹，與其同學胡適，成爲思想上的敵對人物，餘尙未見足述者。

關於會在宣城流寓過的人物的逸聞，材料比較難得，這裏的記載，或見之於前代逸書雜著，或聞之於當地父老談片，計從謝文暉以至李白，韓愈，白居易，晏殊，范仲淹，蘇軾，文天祥等人，沒有一人不是我們這一民族的精英，他們都曾在宣城流寓過一時，是不可以不記：

先談謝朓（玄暉），爲南齊時一代名士，齊明帝時任宣州太守，當時人民因歌頌其功德，曾在宣州爲之建一生祠，他是梁竟陵王的「八友」之一，其中如范縈，任昉，王融，蕭衍，沈約等九人，都是第一流人物。他雖是孤高的名士，但和當時的朝世時有來往，其辭贈王融，所謂「出雲在天，龍門不見」等句，要六朝文的人無不稱頌的。後人只對他主喪東晉侯一點似有微詞，於其詩才則只有景仰，無可評議。此間紀念他的遺跡，除「北樓」外，尙有「謝公亭」，在縣北三

里地，即從前懷遠范蠡避雠之墟。「澄江亭」，在縣北五里，宋人取其「澄江閣如練」之句而名，漢都號稱了。

次爲李白，唐天寶中爲翰林供奉，曾先後浮遊江東宜南一帶，歸震敏李之勝，久居宜州，其集中詩，大半爲審宣時所作。白初善落拓，因復知書見其詩，歎爲「謫仙人」，曾之於元宗，繼享有「時的貴體之顧。當時元宗曾親爲調羹，高力士不得不爲之脫靴，更可體稱的是王真公主亦愛其才，願親薦給他，不可謂非詩人中之驕子。後因狂放，論罪當誅，得郭子儀力保纔得流放東郡，此中經過在其詩中多可以參證。其在宜州時，終日顛飲，有時且至「載妓隨波任去留」。當時一位酒店老板死了，他做詩哭過他，題爲「哭宣城善釀紀叟」，中有：「紀叟黃泉裏，還應餽老春，夜台無李白，沽酒與何人？」之句，直譯宣城只他一位酒客了。故後人均謂：「李白飲酒過度，醉死宣城；杜甫多陷白酒，卒於耒陽」。其實白死於當塗采石，葬於青山，都已證實了。

此間紀念李白的遺蹟頗多：除敬亭外，有「沃洲亭」，在府治東，因白詩有「五松何待幽騰境，美沃洲」之句。「西候亭」在西郭外，爲唐天寶中刺史趙悅所建，白作有序頌刻在亭中，現已廢毀；還有一條宛溪，在此開東門外，白詩有「看儔宛溪水，百尺照心明」句，因此得名。轍亦曾居宣城講學（見前第九節），一說他在十三歲時，自河陽從其嫂鄭氏，廣食宣城



，凡七稔，學成而去。也許他先後在此間寄寓過兩次了，現其遺跡在此間敬亭山上還可見到。

據縣誌說白居易亦曾流寓此間。其兄殞於此，葬城西郊，故其「烏江祭十五兄」文，有「宣城之西，道傍荒草」等句，惟其本人在這裏的遺跡已無可考。

此外唐朝還有一位詩人裴休，曾於宣宗時爲宣州刺史，頗得民心。其遺跡除「廣教寺」爲其所建外，尚有「九曲池」，在縣北三里，當時他曾植蓮花於池中，爲人民遊觀之所；「裴公井」在縣北，水甚甘美，亦是他官此時鑿成，現在前者已無可尋考。

宋代名人官宣城的有晏殊（同叔），他於天聖二年罷官，降爲宣州省刑簿，范仲淹孔道輔都出其門下，惟此間未見其遺跡，手頭無其詩詞集，無法查考。

范仲淹曾於任此間鄰邑廣德州判時，因喜宣城山水，每過此留數日暢遊，這裏當時有一種苛稅，他遊此時卽爲奏免之，若無山水，恐亦無此一舉了。

蘇軾與其弟轍，都曾客宣城。東坡居此最久，子由因曾於元豐間任鄰邑績溪知縣，故常到此遊覽。此間有「雙溪閣」，爲宋治平中所建，轍詩中有：「仰攀巖嶂高，俯閱雙溪美。」之句，卽在閣上卽景所作。我遍此時，土人指北門外池塘上一座破軒，說就是雙溪閣，不知是否可信。

末了，就是大名垂宇宙的文天祥，曾於咸淳五年，知甯國府事，爲時僅一二月，去官時士民

跪送。就能後此間人士得其衣冠，葬於宛陵驛；據云即在今宣城北郊，但邇覓終不可得。

本來還有一位漢朝的范曄（蔚宗），據他書稱曾爲宣城太守，在任不得志，刪成「後漢書」，後因事坐誅於此。但縣誌名宦部及此間先賢祠中，均無其名，尙待查考。

至於明清到近代這數百年間，名人蹤跡已漸絕跡，我已無法覓得如上述之人物矣。

五月二十日寫於甯國

## 十三 寧國景象

從宣城搭上汽車，到寧國時已在薄暮時分了。車程却不長，只路面頭窳得很。沿途風物沒有什麼特別可說的，山最多的，樹也是多的，可是村莊農舍寥落得很，時常好幾里地不見人烟。入寧國境後，農田逐漸地減少，邱陵逐漸地加多，時常車在小山淺谷中週旋曲折而過，我的第一眼印象是：「寧國是一個林樹叢繞的山鄉」。

到了縣城以後，人好像也跟着矮小多了。城牆是那末矮小，街巷是那末窄狹，叫人悶得不很好過。到客舍去的路上，後面跟着一個老年的挑夫，載着我這半肩行李，想起東坡的「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閒掛百錢遊」來，不覺苦笑。一路上街清人靜，惟聞兩人的足音，這般沉默的城市，已十年來未見了，這時候頗有歸鄉之感。

進了小旅舍拂去塵土後，馬上又到街坊上閒眺，見到人家的門聯，頗多足以表露這一角社會的眞現象的，譬如我們平常所見的聯對，總是帶點祝福祈願的口氣，如「隨安家座，人壽年豐」之類，但是此間却有：「得過且過，去年荒年」等聯，把一般平民對於生活的恐怖和怠倦都露出

來了。途中又看到路警的崗位上，寫着「不眠不休，力保安甯」幾個大字，也可以看出今日此間局勢的緊張和官民的困鬥精神。更想起在汽車道上，見到的碉樓之稠密，就知道政府嚴防的嚴密和地方的不很安靜，總之我在數小時間所見之寧國，是一個與蘇浙各地城市全相懸殊的苦難的小邑。

寧國的一個特點，和徽州各地全然不同的，就是居民中本籍人民的稀少，蓋尚不及百分之二，據云以湖北客民占最多數，約占全縣半數左右；此外以安慶，績溪，旌德，及江北各縣的移民為多，此種外籍人民，多半是窮無所歸赤手而來的，不似徽州各縣人民多能在外經商，年輸巨款回鄉，故地方金融亦不及徽州各地遠甚，寧國的貧瘠，這亦是一大原因。

此種客民衣食之資，除茶米外，以竹，木，柴，炭四物為主要的來源，每年均可外輸，惟極額不知其確數。說到商業，城中稍成局面的商店，總計不過十數家；若以小攤攤一併計及，亦不能到三十家，為我所經之百餘城邑中所未見者。城外有西門大街較熱鬧，全縣的商業總紐，乃在五里外之一小鎮名「河漣溪」的地方，據稱城鄉合計，商店約一百五十家，其中以布匹雜貨兩業占多數（居十分之六）。以前全縣每年營業約達二百萬圓，今則不及半數，且多虧累。

寧國人口約在十五萬左右。城鄉現分五區。教育很幼稚，完全小學二，初級二十餘所。在這

歲惡不入的時候，還有什麼餘力及到求生存以外的一切事業呢！

五月二十一日寫於寧園

到寧園後，采風問俗之餘，仍不能忘情於山水，初詢當地人士，僉謂此間無多佳景，惟「石鏡」、「鳳形」兩山和「山門洞」三處，還是遊；爾檢「嘉慶一統志」山川部，則未見有鳳形山其名；再檢寺觀部分，亦僅有「崇果」、「香蓋」二寺，前者在縣西百餘里，唐貞觀中創建，後者在縣西八十里，亦建於唐，韓翃曾有題壁詩一首。惟遍覓不見鳳形寺。

至於石鏡山門二處，都在志上記得很清晰，石鏡據說「在縣西百一十里，有石如鏡，山門城照之形多變異，有龍岩瀑布」。又據當地傳說：謂黃巢過此時，曾以火燔之，石光歷久始復云。說「在寧國縣西北三十里地之文音山東南，有石壁峭立剗然中開，儼若城闕，因謂之山門洞，相傳卽晉羅翯先生披屣婆坐石室處」，再參他卷，知宋梅聖俞曾偕張獻民同遊此洞，成詩六首，現尚刻在石壁上略可辨證云。我因這兩山距離都不很近，又無大勝跡，就沒有去，且留告來遊者作參考。

鳳形山却是去了的，竟出乎意外地好。再在城外北去四五里地，出城後風動七秀巖得出奇，

青山紅樹，落月平沙，無不醉人。近江岸時，前面僅剩羊腸鳥道，遙望隔江，則宿雨小院，晚烟郵店，使人不願前行，但欲渡川流橫過隔岸也。坐江岸賞玩片時，已見渡船自對岸緩緩移來，上小舟後，詢船夫以鳳形山名，纔知就在隔岸。至此益知遊覽山水，決不可讓人導行，必須獨自探訪，纔見新境，纔有深味。我在不意而得的歡悅中，四望江流上下景色，益增佳趣，恨不能泛一葉輕舟，容與波光嵐影中，享它半日清福。

到隔岸後，與村夫閒談，始知此水名西津渡，（指此一段水），村名西門鄉，山名鳳形，山上有一樓市，并謂尙有某朝一位開卷的故。但我此時倒不想馬上朝山，只想尋一小舟來浮遊水之靈頭，因此間兩岸都是綠竹，濛濛水面，美妙不可言說，經過覓後，除渡客的小舟不能借用外，尙找到二舟，舟上多魚網石子之類，一漁人正在整理藥罈，問能否載我同遊，纔謂此去夜漁，須明晨纔能回來，實無可奈何；且此水下通宣城青弋江，上達績溪，源遠流長，欲探不易，於是只好上山一遊。山甚平平，後有峭岩奇壁，跋涉就達山頭，毫無奇氣。但自山上望江流景色，則清麗無比。唐詩人許渾曾有詩一首記此間景物，所謂「一片白雲千丈峯，殿台樓閣架虛空」者，現已陵谷變遷，樓台已全廢毀了。

山頂一寺無足觀，寺門右側立大石罅，斷者猶巨罅，在巖誌不見其名，刻石者陶允明，均不

知何代人。山下人家俱傍水而居，彼等除伴我遊山外，并款以清茶，留坐閒談，鄉居生活好，而鄉人的心地更好，若有清福，真不想再走了。

除風形山外，甯國還有一個命名極佳的古跡，唐人羅隱曾在此留過詩句，地名「千秋嶺」，嶺上有關，在縣南百二十里外。縣誌稱其「岡褶竄屬，溪谷幽深，道通西浙，羅隱詩「想望千秋嶺上雲」卽此。」云，據曾遊過的人說，亦徒有其名而已。

尚有「化洽亭」，在縣東南，爲唐乾甯中所建。「望霞台」在縣西五里，亦建於唐（貞觀甲辰）。「舊卷堂」在縣南三十里，爲宋楊奐讀書處，惟詢之當地人士，俱茫然所知矣。

五月二十三日寫於績溪

## 十四 績溪人的生活

徽州一帶在地理上的特點，就是多山谷而少平野。——這裏所說的「徽州」，是指宋宣和三年以來，直到清末纔廢的舊「徽州」所屬六縣而言，因為在政治上此名雖亡；在習慣民情風俗語言上却依然保留其舊貫，依然自成其一體系的。

宋莊永裕在其「雞肋集」中有一段說：「大抵人性類其風土，多山則其人重原樸厚；多水則其人明慧文巧，可見之於眉睫間，其不為風俗所移者，惟賢哲為能耳」。這就是說人民氣質，不能逃避地理環境的薰染和影響。徽州多山，故人性的特點，大體地說就是樸實和勤儉，與皖北一部分人民之喜浮放與偷安者純異其性也。

因多山的結果，而農田不足用，而棄農務商，而造成今日在國內商場上頗有地位的「徽幫」一名，這都是地理上的必然性，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徽州府志亦說：「徽州山多田少，以貨殖為恆業，善賤低昂取與，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其家居也，樸實而務蓄積，女人尤號能勤儉，多貞潔。」這與我今日在此間所見者殆多相同。



我自出甯國境後，卽處處感覺到風物人情之異致，汽車進徽屬的績溪縣界後，上車的乘客已都說其唔屈拔牙的本土方言了，安徽境內有這麼一種類似粵語的特有的方言，是今日纔知道了的。除語言外，山川景物亦頗覺有一種新的境界，山嶺川谷，較之已經各地更多，途中遙望，山體重疊，使人疑其前無去路了；但略一迴旋，則又別有天地，兩山谷崎嶇如故也。從前朱喜說徽屬「山銷廣而水激清」，信然。在此種新奇偉麗而略帶陰味的境界中經過了四小時多，纔從甯國安抵績溪。

在績溪所見的更多新鮮景象，第一眼接觸到的，就是旌表牌坊之多，從車站到城中的路上，每隔十步左右，卽見坊表一座，連互達數里地，這一方面使人知道此間前代貴顯之盛；同時可以證明府志上說的「女多貞潔」大概是可信的，因為建坊的目的，不是表示威顯，就是旌表節烈，此外雖亦有例外的，但極居少數。

第二個特點：就是此間住宅中，家家戶戶都是雙扉緊閉的，聽說日夜都是如此。我好幾次爲欲尋人問路，竟走盡了長弄小巷不得可問之人，結果跑了不少的冤枉路。想起宋張良臣的「誰家池館靜蕭蕭，斜倚朱門不敢敲」句，不覺同一鱗鱗相。起初我猜想大概是受了洪楊一類的浩劫，罄怖太甚了，故不敢啓戶；後來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或因男人多出外經商，家中僅餘女流孩童，

始有此現象，不知此外尙有他故否也。

第三個特點就是居民多務商賈。據聞此間田利全年所入，就豐年言，尙不足全縣居民二月之需，王價的「潁溪雜詩」云：「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蓋潁溪山多田少，產稻以二、三都爲主要區域，餘俱不易耕種。田皆一稜，產麥甚少，全年稻之產量，僅得十五萬二千担，價值七十七萬二千元上下；小麥二千餘担，價值一萬四千餘元，其他農產物均甚有限。又據此間縣長說：「田賦名爲二萬五千元，實際尙不到此數，故非但不必徵省，僅留作縣府開支尙嫌不夠」；并謂全縣農田僅十一萬畝，（聞旌德雖爲十七萬畝，但田賦較此間更微。）故農民無不力耕，自春到冬，都能地盡其利，除米麥雜糧外，閑時則以蔬果之類填種其上，一畝直可抵其他府縣數畝之用云。查「通志」，亦謂徽屬「地墜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往往仰給於四方。」在這種情勢下，除遠往他鄉經商外，尙有何法。

談到「徽幫」一詞，早已爲外省人所熟知，與廣東甯波二幫尙在我國商場上占有優勢的地位。此詞實總括六縣而言，非僅指徽州（歙縣）一地也。大抵歙人以經營雜貨茶漆；黟人經營錢業；休甯人經營質當業；爲居多數。祁門婺源二地，各業都有；而績溪人則多經營酒菜麵館，凡外省各地所見之「徽館」，什九爲績人。（以上係就歷年情形言，今則黟休二縣之錢當業都不振

了。)

第四個特點：就是居民多土著而少客民，與宣甯各地什九爲外地客籍移民，而風習駭雜不純者，適然相反。外籍人士除政學等界外，欲謀在農商界中插足而入，絕少可能。村民多聚族而居，保守性頗濃，據聞卽窮無所歸者，亦俱不願乞食異鄉，鄉人重情義，多肯解囊或給米周濟之，但對外地人往往視若異類。在此類閉守的鄉邑中，客民如欲進據，不至絕業已稱萬幸矣。城中風氣亦如此，客地人士若來徵地與「徵幫」爭商業地盤，則不免有大小厚之說，太不自量力了，故農商業都純在本地人民掌握中。我曾與政界一友人閒談，據說初來時幾至無室可居，蓋此間輿論貧富人家，都不願以空房租給外地人，甯可空着白受損失云。

績溪在安徽省中只能算是一個小縣份，全縣面積僅四千零九十里，在政治區分上，從前是屬於成德縣；現在縣制改爲甲乙丙三等，它仍居最末位的丙等縣。其賦稅人口各端，都可於此見其大概了。此地從前名「華陽鎮」，屬歙縣管轄，（據邑人說：今徽溪橋南岸下三里村門，尙舊有「華陽鎮」三字。）到唐朝大歷二年纔分出來另置爲績溪縣，以至於今。關於「績溪」二字的取名，據說是因它的北境有一條乳溪，與徽溪並行而流，相去僅隔一里，離而復合，有如續焉，

因以爲名。

全縣人煙不很稠密，聞其中部一帶土氣極壞，居民多病，視爲惡地，汽車道正從這一條路上通過，（績溪境內公路計長五千五百華里）故沿途寥落，如入無人之境。現在辦理保甲後，人口已有確鑿統計；全縣共爲九萬零一百八十六人，男佔四七、三四七名，女佔四二、八三九名。其中識字者：男二五、六四四人，女一八、六〇八人。全縣普通戶共一五四三〇戶。保甲組織：分一九六保，一八四二甲，一八九四九戶，頃又創編壯丁隊，已徵得一七四四二人云。

在這九萬人口中，出外經商的當達三分之一，據說除本省外，近如蘇浙贛，遠及平津漢各地，俱有績商蹤跡。大部分係經營酒菜麵館，京滬各地的「徽館」，都屬績溪人勢力範圍；做茶腿三業的人亦多。此種商民因大半經營小資本營業，牟利甚微，故多很儉樸，肯耐勞，每年總能寄些款回家，所以地方經濟比較富裕。

除經商外，年來有一部分居民移植甯國南部各鄉村，種山鑿田，獲利尙厚，繼往者大增，因那邊山地每畝價值數角，荒山甚多，甚至有不必付錢者。此間自絲業失敗後，受牽累的達三四萬人，現以鑿山植樹作爲新出路，却是績溪居民之幸事。黟縣縣長云：刻正鼓勵人民到黃山去種樹，預言亦可解決大部分人生計，因黟屬多山，林木繁密，但能加以保護，依時砍伐，則不必費力

種植，已能取之不竭了。

談到土產：以前以木材、山蕨、絲繭、茶葉四項為大宗，絲的產量年可達三十餘萬，現已不及什之一；茶占產額半數以上，現尚相差不遠；木材年可得十萬圓左右，此外無大量產品。小名產則尚有楊林之「李」，湖村之「桃」，瀛川之「蕪」，蘆紫灣之桃及蕪，俱為佳果。查閱古書，則前代此間土產頗有足記者：一種是紙，為唐宋時此間土貢之一，方輿勝覽稱其「出歙州績溪界之龍巖山，有麥光、白滑、冰鷄，凝霜等名」，現無所聞。府志說：「府雖貢紙，然無佳者，往往市於常山開化間」，則當時已不產此物了。二為銀鉛，唐志說：「績溪縣出銀鉛」；府志云：「銀鉛出績溪大郭山」，現未聞有人開採，惟近年此間十五都發現沙金，居民淘取積以為生者，遂數百人。此外聽說所謂「歙硯」，亦出此間，不知確否。

此間一般居民的日常衣食，都很檢樸節省，衣多用棉布，平素不見有穿綢綾絲緞者；食事亦簡，魚肉視為珍品，日常多以蔬菜豆類佐飯，聞喜慶酒菜，一般上中人家，多僅三四元一席，與我鄉之動輒六七元以上者簡約多了。惟住宅較甯國府屬各地軒敞寬偉，所見多為瓦房，門扉結構，亦頗精雅，大抵以民國以前建築者居多。至娛樂場所如公園、茶樓、戲院、電影場等項，全城都從未見過，居民儉樸慣了，似亦不感需要。

教育很不發達，這也因政府經費太拮据。子據縣長說，縣署行政費每月共僅一千零六十九元，實無餘力及到教育，聞女子入學者，在近五年來纔稍稍增多，圖書館民教館我都去看過，頗多新文學書籍；因胡適爲此間人，歷年贈書聞達三百元以上，其實是不算多的；上海亞東圖書館，亦爲本地人汪孟鄒所設，贈書計七百餘元云。

近日文人，除胡適之，汪孟鄒外，尙有汪靜之，汪原放，章鈇民，章衣萍等，均爲此間人。本想到胡氏故鄉八都村去看一番，因離城過遠作罷了。

五月二十五日發於績溪

## 十五 續溪掌故與古蹟

續溪在唐朝設縣以至今日，當地有名人物大都在胡姓一家中，流寓人物則惟得蘇轍一人，餘殆無足稱述焉。茲將本地名人列在次頁，先從蘇子由談起：

徽州府誌說：「轍，眉山人。元豐間，知績溪縣」，下面說到他的政績，在當地人的印象中，直到今日仍為婦孺所知。績溪的古蹟中，蘇氏一人幾已佔其十之七八了。譬如「蘇公隄」，據說就是他在任時興造的。（在縣通濟門外）「來蘇渡」，相傳因「蘇軾視其弟轍於縣，故名」。現在縣西徽溪津，出西門約里許地。蘇氏兄弟兩人友愛之純篤，已成爲千古文壇佳話，故更能增加這古蹟的可愛情味。東坡詩「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讀之每令人感動得流淚！此外在縣舍中，還有「景蘇樓」，宋紹興時知縣曹訓所建，當時并曾摹其遺像，及其所作詩鐫之於後，今改名景蘇堂，像及詩俱未之見矣。在舊縣學內尚有「三先生祠」，亦建於宋，以祀前令宋鶴鷗，胡舜陟，及蘇氏者。另有「蘇文定公祠」，專祀蘇氏者，俱未去看。名勝方面，有名「翠眉亭」的，在縣城西門外，誌書稱其「前有二小山對峙，自亭而望，嶽然如眉。元豐末，蘇轍

爲縣令時往遊焉。」云云。即邑中前輩說：「翠眉」二字，還是東坡取名的。

當地名人中，若說盡在胡氏一姓中，似過於武斷，但志書上確如此記載。第一人見諸志書的爲胡舜陟，宋大觀進士。欽宗時，官至御史，無甚文名，後來被秦檜害死了。其子胡符，在當時頗有詩名，著有「茗溪叢話」百卷。到明朝時，績溪樞又出一名人，名胡富，成化進士，正德間官到戶部尙書。略後尙有正德間進士胡松，對於「導淮」很有特識，其奏疏中有「一淮不能受黃河之水，必先治北岸乃爲長策」等語，即被擢至工部尙書，後與嚴嵩仇鸞等意態相左，驟官而歸了。更後則有胡梅林（宗憲），是一位極有謀略的軍人，嘉靖進士，擢御史，巡按浙江，後以平汪直及倭寇功，擢右都御史，兵部尙書，後至太子太保，又晉少保，爲績溪二千年來功名地位最隆之一人。小說「綠野仙蹤」中之平倭一節，詆毀胡梅林甚力，惟據史實，梅林武功在明代實爲倭倭者。近人著有「五島大王」二書，諱亦述胡氏武功者。

清代績溪著名文人有胡匡衷，著有「周易傳義疑參」十二卷，補程朱之線漏，多有特見。尙有「三禮札記」，「周禮井田圖考」，「井田出賦考」，及「儀禮釋官」等書，於今日研究田制史及古禮的人極有用處。此外胡氏對於左傳論語莊子離騷等書，都作有詳透的評註或箋補，對經義多所發明。



末子在皖省圖書館出版的「國風雜誌」中，纔尋到了一位胡姓以外的本地學者闕廷棗，清時人，著有「韓詩外傳校註」等書。今日則有胡適，還逃不出是胡氏門中人物。

### 附：續溪勝景

我在續溪的時間很少，且大部分用在人情風物之調查，小部分用在寫稿及休憩，對於名勝，因距離都是很遠，類多忽略，茲彙當地人士檢賜「續溪勝景」材料，足補遊稿之缺，爰摘記於此：

一。大會晴峯——自楊桃嶺東出奔起，巍然而獨尊者，曰大會山，位在縣西五十里，高約三百丈，廣約二十里，上多雲霧，登絕頂可望宣池太平。相傳其獸多麋，其魚四足，狀如蠅蟻，不可以食。上有石屋，爲粹白道人修煉處，石筍三莖，高四五丈，古碑「大會天峯」四字，迄今尤未湮沒。

二。郭山疊翠——迢遙岩南十餘里，其巍巍聳起者，曰大郭山，在縣東六十里。高五百五十仞，周百五十里，唐天寶間，嘗開採銀鉛於此。其麓爲百丈岩，有巨石百餘丈，壁立如屏。鑿石如橋，橋下有潭，潭深百尺，名曰「葫蘆潭」。緣岩而上，環谷田疇廬舍，雞犬桑麻，直一世外桃源。

三·石鏡清輝——石照山在縣東五里，有石壁立，方廣二丈，光可鑑物。地勢陰崖翠峻，石門對峙，下則石澗潺湲，多石楠菖蒲。旁有「白泉」，從石罅湧出，味甘可以療瘵。鏡前有亭：

曰石照亭。距亭數十武，有石照寺，今尙住有僧人，遊客多休憩於此。宋蘇轍爲績溪縣宰時，有石照詩二首云：「行盡清溪到碧峯，陰岩翠壁盡杉松，故留不照遊行客，上徹青山坡後重。雨開石照正新磨，鳥度猿攀野客過，忽見塵客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

四·翠眉春色——績城西門外有一墩，名曰翠眉墩，宋元豐中，蘇子由爲縣令，行平岡上，賦詩紀興，藉此以慕蜀之眉山，卽命名斯墩。墩之西有來蘇橋，於墩上可以望見，該橋土名潭石橋，因子由爲縣令時，其兄東坡居士嘗到績溪，士大夫於此處迎接，遂名爲來蘇橋焉。（此則已略見前稿）

五·石印迴湖——縣南三里之靈山麓，有石印潭，當揚之水申流，水面浮出一大石，方形如印，相傳：印文顯露，邑宰爲政必良，否則必劣，近於神話，不足憑信。靈山高可二百仞，中有靈澗泉，味甘冽，食之可已痢。南嶽尤峻拔，世傳明太祖過績時曾登焉。

六·蒼龍瀑布——縣東北十五里有蒼龍山。山有洞，洞口多龍鬚草，又多怪石，瀑水如簾，下有龍池，水深莫測。父老相傳：遇旱禱之有應，亦神話也。最上平衍如谷，中有田疇，又有竹

木幽森，空澗出塵燕笏，爲數頗不鮮云。

七·飛雲天池——又名飛雲洞，在縣東北三里，數洞流通，石如飛雲，頂可坐數十人。上有天然石池，水不盈斗，四時不竭。洞左向有一廳，今經修葺，佛像燦然。洞右新築一八角亭，香天遊客，多暢飲於此，清風徐來，塵慮頓消。距洞不半里爲石榴塢，有栖霞精舍，現加修築，煥然一新，以供遊人休息。

八·大辟積雪——石屋山中出連峯疊嶂，西俯揚之水而夾城闕者曰大辟山。其上展平數里，方列如屏者名爲郭山。旁一峯秀拔偉麗，名曰德峯，山腰有關帝廟，立此廟前，可俯觀全城，冬令山嶺積雪，經久不消，宛如銀屏。

九·文峯雅會——卽梓潼山，位在縣東二里。山上有喬木甚多，又有白石，宛如人形。山麓有梓潼廟故址，清初邑人曾建文昌祠魁星樓於白石坪，今尚在焉。其附近有綠楊橋，揚之水蜿蜒如帶，爲之點綴不少。

十·祥雲洞天——祥雲洞在縣西十里，上有二洞，盤曲相通，上洞曠如廈，可坐百人，其頂有梯，螺旋而上，昔時山嶺有廟，今已傾圮。洞前爲微甯通衢，有茶廡，洞南爲七里崗。

十一·飯飯尖——在縣東六十里，高四百仞，山頂突起一石，狀如飯甑，上平可坐數十人。又有

天然水池，水雖不多，而四季不涸。立瓶上遠眺，可達數百里外，若在天氣清明時，能望見歙西之岩寺塔，故爲十三四五都之望山。

十二·小九華——山脈由逍遙巖東北行約十餘里，曰小九華。在縣東七十五里，高百四十仞，巖絕壁，流水環繞，如半島然。中有平岡，方廣二畝，上建地藏王殿，彷彿青陽之九華山。南澗中孤塔特聳，高數十丈，遠望亭亭秀削，宛如洛神委女。又灣環似刀，俗稱關玉刀，上書「萬古不磨」四大字，殿前向有房屋數幢，菩薩多尊，年前被火焚燒，現已爲工改爲新房。向爲昌化管轄，今已劃歸績溪，此地山峯奇特，風景清幽，實爲全縣之冠。

十三·敬山——岩山屬二都境，形如馬鞍，一名鞍山。在縣北四十二里，高三百仞，延袤二十里，上有石壁，方可二十丈，又有老虎洞仙字碑仙人座諸勝。東行則黃花庵在焉，池泉清冽，遠眺千里，山巖之石壁，不生草木，卵石錯落，色亮如珠，土名珍珠巖，山巖多怪石，夏間有時忽變白色，移時復舊。上供觀音大士，石磴直步，惟隻身可攀，每歲香火甚盛，尤以六月十九爲最熱鬧。

五月二十七日發于徽州

## 十六 歙縣風土景物記

從績溪到歙縣的交通，在公路未通前，多走水道。這條水在績溪的一段名爲「揚之水」，其源流卽出自績溪的龍槐山；到歙縣後入徽水，名爲「徽溪」，現在最通俗的名字就是「練江」；再東流爲「新安江」，直入浙境。此水在皖南，尤其在徽州一帶頗關重要，在後當再詳述。

在談歙縣的景物之先，且將我第一眼所見的印象說一下：此間因爲從前是府治所在地，故現在尙留內外二城，成連環形：一爲府城，就是現在商業的集中地，及中上人家住宅區；一爲縣城，現頗寥落，無市面街坊，僅有中下人家之里巷住戶，縣府卽設於此。府城周圍約十里，有門五，（除四門外，尙有小北門），爲隋朝蔣甯年間所築，明時曾重修，清曾增修過五六次。縣城周圍七里，屢遷始至此，係明嘉靖三十三年創築，清增修以迄於今。這府縣兩城，都在川谷環繞夾持之中，甚至城中沿街處亦屢見山岩峭壁，所以王安石的碑文中有「郡在山嶺川谷崎嶇之中」之語。明羅倫的徽州府城記上亦說其「東有大郭之固，西有浙嶺之塞，南有江灘之險，北有黃山之險，卽山爲城，因溪爲隍」。其形勢蓋古今如一，所謂「一片孤城萬仞山」是也。

我住在西城外旅舍之三樓上，憑窗可望頗多傳說與神話的「練江」；和跨江而築的全院第一大橋「太平橋」，風景壯麗。此水本地人又名之爲「漸水」，因聖僧漸公居近水濱而得名。橋又名「河西」，長約七十丈，闊二丈，橋台九十座，洞十六，最高處的水門計二丈五尺，全由精緻的巨石構成，爲明洪武初年所建。本來宋時曾築有浮橋，長凡五十丈，允季時毀於兵火了。此橋至清咸豐三年間，曾修過一次，竟花了三萬餘兩，創建時工程之鉅可以想見。在商務出版的「安徽省」一書上，誤爲「咸豐間造成的，至今有六七十年歷史」，似應更正。

除練江及大橋外，在旅舍小樓上，尚可遙望「太白樓」，「五峯山」，「妙法寺」的塔，和有名的古紫陽書院所在地的「紫陽山」，旅遊以來，此爲初次感到的樂土了。

我到此後，先觀大橋彼端距離最近的「太白樓」，因沿途所經采石宣城等地紀念太白的勝跡已看膩了，到此頗有領上層樓之慨。據「府志」說：「昔李白訪許宣平於此，因名，樓瞰澄江（即練水），碎月灑在其下」。許宣平就是本地隱城十里許的「南山」人，傳爲唐朝的仙人，與李白同時。隱居於城南二里地的城陽山上，絕粒不食。誌書上說：「李白因見其題壁詩，曰此仙人詩也，訪之不獲，後百餘年有採樵者又見之於南山石上」。「寰宇記」亦謂：「城陽山即許宣平得道之所，李白等之不遇」。綜合上述各說，則許氏當確有其人，惟是否成了仙人則難說耳。我

遊「太白樓」時，見其影籠上繪二人像：一爲官人裝束，一則布衣草笠，相對作揖，當爲李許之像。因思既訪而未遇，何能相對笑揖？後與邑人談詢，則所語亦頗有味，據云：李白訪許甚久而未能遇，一日在漁梁渡船上，詢一渡客以許之蹤跡，客答以二偈語說：「門前一根竹，就是許宣平」。白上岸後即過尋門前一竹的人家，終不可得，後來始悟到此人就是許宣平，因渡船在停泊時，即以竹竿插入船尾洞中也。不過二人後來終於相遇，曾在現太白樓址處飲酒暢談盡歡而別云，這一傳說倒頗有味。

自太白樓沿隄水南行，道頗平坦，雕欄石砌，傍江而築，益增河山之美。不到十分鐘，即抵「如意寺」，寺額爲此間清代名人賈文植尙書所書，其後門正對「妙法寺」，均爲前代古寺。聞歙縣在洪楊前共有十大名寺，後均毀於兵燹，此爲重修者云。查閱府志均未見其名，惟有「南源」與「興國」等寺，現俱尙存，惟離城郭在數十里地也。

二寺後山爲明代名僧歙人漸公墓，墓道入口處有此間今日老名士許承堯寫的「梅花古剎墓」等字。據聞該僧即命皖中聞人詒志籍長江形骸的祖先。墓側尙有「梅花初月樓」舊址，樓爲明初所建，從前樓額有太祖寫的「梅花初月」四字，現成廢墟矣。

從山寺下來，再向南行約一里多路，有渡輪可至隔岸，這裏就是唐人孟浩然詩中說的「漁梁

渡頭爭渡喧，予亦乘舟歸鹿門」的漁梁。這一帶風物秀麗無比，江流如織錦，紅樹映青山，更點綴上古色古香的舊式木船，和遙望如虹的一條長橋，真如置身中古時代的某一城市中了。江水過此即經一巨壩，一瀉千里，直入新安大江。據本地人談此處爲徽州六縣的總水口，在公路未闢前，入浙紛棹，無不經此，故繁盛爲全邑之冠，其重要可以想見，卽在今日，漁梁尙爲歙地巨鎮也。（詳下篇）此間本有二勝蹟：一爲「白雲禪寺」，爲古刹之一；一爲岳武穆真跡，在寺後石壁上，有「一帶雲根」四字，現尙可辨認。自漁梁隔江遙望，正對「紫陽山」，上有「紫陽書院」舊址，聞朱子昔曾讀書於此，宋理宗時郡守韓植爲建書院於城中，額爲理宗親題，明正德間始移建於山間，現城中書院經後人修葺尙略存舊觀也。

縣城中有名「眠犬山」者，因歙縣地形似此而名。山下有一水名「文公」，色白如乳，香冽甘美，無與倫比。今日所稱之「真紫陽書院」卽在此山上。尙有「烏聊」「太函」等山，亦都在城市中。前者上有東嶽廟及飛來鐘，每年二月二日香火極盛，「三國志」賀齊傳所稱「歙賊帥毛甘率萬戶屯烏聊山」卽此，後者與皇廟相對立，上有「一椽雪」戲中主角，明莫華古（宦官）所寫「宛近文章」四字。餘若「風月堂」，「紫雲樓」（均建於宋）等址，已不可得而尋矣。然在縣南綠水下流，有名「歙浦」的地方，查省志不見其名，我因爲宋詩人方岳在此做過一首



極有名的詩，名爲「酒歎蒲」的，故此大類想去看，後來沒有去成，茲將此詩摘錄於此，作爲自己對於已別的歎城表達一分依戀之情可也。方岳詩：

「此路難爲別，丹楓似去年；人行秋色裏，雁落客愁邊。霜月欲寒清，江聲驚夜眠；孤城吹角處，獨立渺風煙。」

五月三十日寫於歎縣

俗諺說：「無徽不成市」，徽人在我國歷來商業地位上的重要，殆無可否認。但因我國前代人將商列入四民之末，故徽人在社會地位上似不大爲人所重視，「徽老頭」一詞總不及「蘇州才子」「南國佳人」的風雅，蓋意中已帶幾分輕蕩氣味也。我國向來大概都是賤商時多，孟子且譏商人爲「賤丈夫」，謂其「必登輿斷，左右望而凶市利」。當時以向商人徵稅，爲賤視他們的一類表示。漢朝且於徽屬外別有辱視的法令。漢書中如：「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及「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等令，都是極看不起商人的。直到宋時都是如此，宋史中說到商人「牟利數倍，財既僑聚，國帑亦屈，請假常平市場司」，加以制裁，都於商人不利的。自元明與西洋市舶後，政府和社會纔逐漸重商，以至今日，漸成商業世界矣。

徽州一帶受山多田少的影響，民多棄農務商；更因多商的结果，人民氣質和社會風習都因之

變易，而與各地稍有涇渭之分了。第一點，商人大都是勞力少獲利多，而且錙銖必較的，故徽人多少亦難免稍染此種情性與氣質。據此間人說：本地農民多是客地來的，尤其東鄉一帶，幾無一人肯下田，他們坐享地主的清福，而由皖北江西各地人來耕種。同時本地人士有錢的多不願多消費，總之是不很豪放痛快，「一擲千金」的事，決不是徽州人所讚美的，他們什九是「樸齋而務蓄積」的安分百姓。第二點，因不肯勞力而民氣也變成畏縮懦怯，不很剛健英爽了。據聞四鄉中淮南鄉人較強悍，城廩及東西北三鄉大都是馴善之徒，朱子的「新安道院記」中，說此間「人性過剛而客門，君子務為高行奇節」之語，頗不盡然，想係古今民俗變易了。聞朱子產於閩地，一生僅來徽作客三次，或見聞未周亦難說也。

還有一點是關於風化的：聞徽州人因長年經商客地，加之前交通阻塞不易回鄉，「商人重利輕別離」，婦人自難免閨怨之苦，故此間俗諺有「笑窳不笑媚」之語，此種風氣大概自古已然，我看到縣誌名宦一節中，說到宋朝李植的，有這樣的一段：「植高宗時知徽州，徽俗尚淫，植首以息邪說正人心為事」。可見當時所謂人心已不很正派了。縣誌烈女部分中，對於夫亡守節事大書特書，似以此為奇蹟，據說：自清初至道光間，歙縣計得烈女七千餘人。其他徽屬五縣則不及此數，如果拿各地的統計來作一比較倒也不無意義。

以上係據短時間的見聞所得，略將徽州的風香談了一點，下面再專論歙縣的社會雜況：歙縣每年田利所入，依豐年而言，約僅供全縣四月之需，若遇旱災，殆不足一兩月糧。南鄉多山，惟賴墾植林木，故每年木材一項，兼以黃山之松杉，產量很可觀。歙縣的三大產物；就是茶，墨與木材。此外小量特產，則尚有「歙硯」，香菇，梨，筍，珠蘭花等物；黃山方面除茶木外，則有葛粉，黃精，野朮，黃連等藥物。

「歙硯」久爲國中珍品，識者謂其品高於端硯，歷史已難稽考，只知南唐時，歙縣已置有硯務局。宋歐陽修的硯譜中稱：「歙州龍尾溪石爲第三品」，但今日好古慕名之人，若求真正之歙硯，殆不可得，因近日坊間售品，最上者均係由黟縣青石製成（與山東紅硯齊名者），而真正之貴質則已絕跡，聞縣府小井中之底層石頗可用，亦久絕採製矣。此間硯肆近尙有數家，瀏覽一週，不得一可賞者也。

「香菇」則徽屬六縣產量俱豐，味極香美，厚而多紋，可稱菇中之王。此間產「梨」可治痔，不僅供「口福」而已也。「筍」之產量不多，但味甚香純，省志云：「歙縣開政山筍，甘香鮮美，獨異他種」。「珠蘭花」則以助茶味，（詳另篇）產量亦富。以上各物，每年輸出額當在五百萬元以上云。

此外徽州的名產，從前還有「藥材」，如白石英，白朮，葛蒲等物，（均見「本草」）。有「麻布」，（見「元和志」），有「白苧」，（見「九域記」），二者在唐宋時俱爲貢品。再以外尚有蠶蠟，桐油，竹，漆，柿心，黑木，等物，均詳載府志。

歙縣城鄉商店約一千三百餘家，營業數達六百三十萬元左右，城中約佔三四百家，此外深渡百餘家，岩寺八十，漁梁七十，及街口港口各五六十家。水南王村各處各三四十家左右，就中以深渡營業爲最大，年達二百萬元；城鄉尚居其次，約一百五十萬；此外各處各僅數十萬，最低僅十餘萬耳。漁梁市面，前居水路要地，計有大藥棧大南貨店數家，凡績溪、太平、石埭、青陽各地商家，均批購於此，今則遠不如前矣。

歙縣街坊，略存古風，如胡開文墨莊，翰墨林硯店，以及出售絲羅絹品的手工業商店，（兼在坊口織絹者），都是舊式裝璜，古色古香，使人漫步其間，頗有悠然之感。

至於出外經商的本地人，則以營布茶雜貨等業爲多，木漆二行爲次。傳清時最盛的揚州鹽市，即係歙縣鹽姓一家專營，後此人遷居浙地，故外間不知其爲歙人。迨南京開台圍剿將鹽商入官賣後，揚州鹽商之名始成爲歷史陳跡。

五月三十一日渡於歙縣

徽屬六縣的語言，每縣各自不同；甚至同一縣境內，各鄉之語詞字音亦有變易。蓋皖南多山，徽屬尤在萬山環繞之中，語言風習自因此隔離不通，時愈久而差別亦愈甚，聞六縣中惟績與歙，休與祁尚略可相通，餘縣均格柙而不相入，非以國語通問不可云，其語言系統，似在國內獨成一支，與他省方言各不相與，其詳不得而知矣。

徽州之風土民情，有足補前之未足者，據清初休甯趙士吉的「寄園寄所寄」稱：「徽地瘠人稠，其田土所產，啻於他郡，生其間者，不得不裹糶服賈，奔走四方，以謀衣食，故多僑居名都大邑者，天下之與吾徽人相接者，幾疑爲胥隸中人，遂使徽之孤寒士，不欲以徽人稱；不知深山窮谷中凍餓窮經，雖三公莫足易者，惟吾徽大有人在也」。此語自頗可信，因此種老歸宿孳，多自蒙黃讀至老死，不肯一就舉業，亦不願走出鄉里，以求浮名，其遺孳鄉里，迥佈各邑者則多係商賈，難逢外間只知有「徽州朝奉」了。

此間老前輩談到徽邑風俗之特點，謂頗有幾種爲他邑所不能及者：一、千丁之族，未嘗散處；二、千載之譜系，絲毫不紊；三、千年之塚，不動一杯土；四、主僕之嚴，歷數十世而不改。談到主僕之嚴，門閥之重，則「蘇談」一書中，頗有數語及此，據稱：「徽俗重門族，凡僕隸之裔，難言擢故家，皆不與締姻，他里則否」，可作上述一語之旁證。

徽人對於風水之說，甚爲重視。此種堪輿之言，始於晉郭璞之「葬書」，後蔡元又加以增訂，即成爲今日地理術家所用的資格。徽人最信仰朱子，而朱又極信此術，謂其「可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云云，不知竟因此而風靡全邑也。「神史」亦謂：「風水之說，徽人尤重之，其平時搏爭結訟，強半爲此。遂有移民杜撰妖書，創製鬼印，蠱誘濫貪，以圖厚利，如是者數年，毒流縉紳之家殆盡。」此係述明萬歷間事，不知今日如何也。

還有一件徽州習俗，就是「鬧新房」，此不獨徽邑爲然，國內各地殆俱有此風。其見於史書者，則伯唐已然，據唐人書「懷秋集」稱：「婚期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調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通謂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觀婦，豈其宜哉。」故清趙士吉說：「此種陋俗，自唐已然，不獨吾徽踵之也，余欲更變是風，故兒輩娶婦，入門時即除此積習，鄉人異之，近聞闕大家亦漸改矣」。其實今日仍宗唐風，絲毫未改也，我居此數日，即有人約去觀新婦，謂識與不識，無不平等看待，惟新婦三日後始謝客云。

此外婦女纏足之風，徽邑亦極盛，歷代對此考證最精而反對最烈的，首推俞正燮（理初）的「癸巳類稿」，俞氏即徽屬人，殆目接耳濡刺激最深使然。據他說：此風盛於五代時，至宋元益甚，我看或以清代爲最盛，今日徽州所見三十歲以上之婦女蓋莫不足小如蓮也。

徽人雅俗之分甚顯，學者與朝奉，但聞其言已約略可辨。此卽「顏氏家訓」所謂：「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閩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庶人，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之意，此語凡到過北方的人多能相信，因市井之夫，北人也很能文綉綴的，不似江南一帶的惡俗輕浮也。

六月四日草于休甯齊雲山巖

一個地方流傳的故事，傳說，和神話，在民俗學的研究上，都居很重要的地位。因爲民俗學最注重民間生活，研究「故事」，則可以觀察其人物神鬼鬼怪等的神奇性質，和其中所含的非人格性，研究「傳說」，則可以拿它來和歷史作一比較，因其中的人物都是有姓名，世系，及其事情發生地點的；并且這些人在歷史上不但確有其人，而且多半是很知名的。至於研究「神話」，則更可以因此知道民間的信仰和民衆的感覺，總之三者都是極有學術價值的。

歙縣關於這一方面的材料極多，我僅以短時間的勾留，聞見的已經不少，此間一般民衆對於信仰的濃厚和虔誠，以及神靈巫術在此間傳佈之廣及其入人之深，均可從此窺其一斑了。

此間最早的傳說，是關於唐代許宣平的。許或確有其人，不過關於他的傳說，殆多半出於前人臆造，更經過歷代的增飾變遷，而益加複雜耳。「縣志」將他列入「仙釋」人物中，說自李白

訪之不遇後，再百餘年又見之於歙縣南山上了。明人的「雲谷臥陰」說：

「許隱居歙南陽城山上，善吟詩。李白訪之不遇，題詩崖壁而去，中有「我吟尊舍詩，來訪仙人居。」之句。宣平歸見壁上詩，亦吟一首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半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庵不免更深居。」這時候大概還沒有成仙，詩也不甚高明。據說他最愛飲酒，醉時則歌。「唐詩類苑」也載有一首如下云：「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地，穿白雲行入翠微。」此詩却很有仙氣，無半點烟火味了。清宋長白的「柳亭詩話」中，有一節談到「仙人詩」的，亦載有這首詩，不過尾句改爲「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不知孰是。又載有其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嶺，靜夜玩明月，聞朝領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榮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據云李白所見的也就是這首詩。此外當地人對他的傳說很多：

第一傳說他能「神遊」，「朝在徽州，暮則不知所去，來去自如得很的。第二說他還能變化，而其中尤以斬龍一事最爲家傳戶曉。據說當時徽州知府，一日偕眷渡練江，半渡時其妻陸金釵於江中，許君卽入水鑽尋，片刻重複上船時，則已變成龍妖的化身不是知府本人了。因模樣一如知府，無人覺察，從此就接印視事，一如原官，但後來終給許仙看出破綻來了。許人府誅妖時，龍便從視眼的水中隱身遁到江西去，許也不客氣的追了去，終於給他鑽到南昌井中去了。據說當時



妖聞許君，何時可以出井？許說若井傍石柱開花時即可自由。後來清乾隆遊江南，道過南昌時，至井傍視罷，將桌冠置之石柱上，妖以爲真的開花了，便想出井，不料雲端却現出一位關夫子來，橫刀躍馬以待，妖又爲鎖壓住了，不得出來，纔對乾隆說：「看你二弟的面子，饒了你罷」。因爲乾隆就是劉玄德的身也。當時乾隆就問雲端的關二爺說：「三弟現在那裏？問的甚張翼德，關客稱在四川任總兵官。後來乾隆回京，就用十二道金牌召這位總兵晉京，總兵以爲闖了大禍，竟自殺了。這裏一個傳說變爲三致個情節互相貫貫的故事，頗可供民俗學者參考。

在傳說許宜平成仙處的山，現有一井，井中魚，聽說多有四脚，同時能上樹棲息，捕食蟲鳥，變成兩棲類動物，也就是許超度它們的。對我談這事的人是清和國曹振鐸的後裔，爲學界中人，井謂若不置信，可親往一觀云。若然，則孟子認爲不可能的「緣木求魚」之語便成事實了。

再聞於皖南第一大工程的「太平橋」，傳說亦多，茲舉其一：該橋現有十六洞門，據傳明時禁止全國的橋梁造雙數的洞門，單數則可，如違立須處死，故此開出造造橋的人，後來也是慘死的。據說此人爲一孀婦，守節達四五十年，故願於今世作一善舉，佑其來世成變。當時因知此事（即造雙數的洞門）違禁而不敢爲，當時當地知府亦感行人過渡甚苦，願助成此事，於是他就先去造一座有二十四根柱石的門樓，因爲「二十四柱」也是違禁的。樓成後，橋也開工了。後來

明洪武帝卽下令該知府自剝其皮，髡髮則於橋開工後卽自殺了。據說剝皮是必須他人來做的，故該官苦思不得其法，後遇一船夫，告以臥身鱗中，皮能自脫，結果終給脫成了。傳此皮前懸橋上，有人目覩，今已亡去矣。

此外歙縣西城外，有一五老峯，相傳此峯對於邑幸極爲不利，故官此者，非遭橫禍，卽遭讎，自「二十四柱樓」成後，纔給鎮住了。故邑人對此二物（橋與樓）的感情，完全人格化了。

滌五老峯北去不遠，有飛布山，後漢書已見其名。據說岳武穆曾登山觀望風水，知此山有三十六個帝王窟，頗於一統的帝室有害，便禁令邑人勿葬墳此間，現此山仍爲禁地云。

還有一件故事，是關於徽州名人汪由敦的，（汪名師著，官至吏部尙書，入直內庭達三十年。）據說乾隆一天偶然問大臣汪由敦：「爾清早上朝，先吃些甚麼點心？」他說：「不過雞子四枚而已。」乾隆大詔曰：「雞子一枚，密銀十兩，四枚則四十金矣！朕尙不敢如此奢侈，你太過分了。」汪才思甚敏，卽對曰：「外間所傳，皆殘破不足供上用者，故以賤價得之，每枚只數十錢耳。」乾隆乃無語。若據實上陳，則得罪內庭人太多也。我年前北遊，曾在頤和園，見汪氏所費石碑及楹聯頗多，可見此君當時聲望頗隆。

六月九日寫于祁門

## 十七 「新安四寶」

從前南唐李後主，最愛用「歙州」的三件雅品：就是澄心堂的「紙」，李廷珪的「墨」，和龍尾石的「硯」，稱其冠絕天下，此三物從此就名貴一時了。（見「郡志」）

到了宋朝，因為宋理宗也是喜歡翰墨的，當時徽州貢品中就有「新安四寶」之稱，其中除「澄紙」「李墨」一如南唐外；尚有汪伯玄的「筆」，與婺源石的「硯」，合而為四。而南唐的龍尾硯却不在內。（見「雲谷臥餘」）

茲先談現已絕跡的「龍尾硯」。據宋蘇易簡的「文房四譜」說：「今歙州山有焉，俗謂之龍尾石，稍亞於端溪，若得實心巧匠就而琢之，貯水處圓轉如滴，絕可愛」。又唐侍讀的「硯譜」稱：「二十年前，頗見人用龍尾硯，求之江南，故老云，自南唐李氏亡後，石已不出，惟尚有傳至今者。及三景祐中，始得後主取石故處，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水深，取石極難，後改其溪流，於是所得盡佳石，遂與端石並貴」云。據上二說，可見宋時此石尚未絕跡，不過沒有李後主那樣的人加以品題，外間就不大知道了。

關於宋代貢品「新安四寶」之一的舊坑石硯的出處及其採造經過，可看明人筆記「雲谷臥餘」，據稱：「舊坑在婺源縣羊閣嶺之盡頭處，兩水環繞其側，唐開元間，有獵人得石於其地，因以爲硯，自是歛名天下」云。又據同書稱：「舊坑懸石，爲世所寶，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樨之在土中，大小曲折悉如之。取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但極粗礪。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溼處爲「絲」，又外爲「羅紋」，故舊坑古又名羅紋坑。」又云：「工人所謂硯寶，惟舊坑有之，蓋石之精吐田彩以爲絲也。惟取之不易，元時達官曾令縣尹求硯，石盡山頽，壓死人乃已，今之不可復得宜也」。大概明以後此石即無人問鼎了。

現在再談宋「舊坑硯」與南唐「龍尾硯」實爲一物，不過名稱不同罷了。據「婺源志」稱：「龍尾山在婺源縣東，山石瑩潔，有羅紋爲硯，質比端溪，故又名羅紋山，又名硯山」。「雲谷臥餘」既稱羅紋即舊坑（見上段），此處又稱龍尾即羅紋，是則舊坑龍尾當係一山之異名。再則舊坑石硯出於婺源縣之羊閣嶺，而龍尾硯亦出於婺源縣東，可見本是一石，不過宋明異稱罷了。

以上乃專談明以前的歙硯，到了清代，歙硯已沒沒無聞了。當時徽州進貢大內的物品已僅餘「徽墨」一種，所謂「澄紙」「法筆」，亦與歙硯相同，不見記載了。據清人「袖中錦」筆記稱：「監書，內酒，端硯，徽墨，洛陽花，蘇州茶，蜀錦，定瓷，浙漆，吳紙，臨州荔枝，溫州柑」

，江陵河豚，金山鹹豉，江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者，京師婦人，輻建秀才，皆爲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也」云，觀此可知當時徽州的紙墨筆，當不及「端硯」「徽墨」的響亮了。

說到「徽墨」，則無不知有「胡開文」者，既到徽州，更不能不慕石而往觀，茲將參觀後的印象和墨的製作歷程，以至關於徽墨的種種掌故，合併一談，對於書畫家們和注意內地小工業的人或能感到一點興味也。

先緊徽墨的歷史：據「方輿勝覽」說：「南唐時，有李超及其子廷珪，自易州南遷至歙，李校主管用其墨」云，這太簡單了一點。清中葉重修的「徽州府志」則記載較詳，據稱：「廷珪父子以歙地多松，故留造墨，宋時，徽州歲以「大龍鳳墨」千觔充貢，明代方於魯程大約皆稱其精妙，名著有「器禮」行世，卽近歙休製墨，亦多佳者」云云。此中所謂「近製」，卽指清中葉而言。但李廷珪父子本來是姓「奚」的，這一點知道的人恐不多，明文德享的「長物志」上說：「唐墨以奚廷珪爲第一，張遇第二，廷珪且賜國姓，今其墨幾與珍寶同價。」廷珪當時所做的墨，就是今日所稱的「松煙」一種；餘若「若煙」，「油煙」之類，均爲後人添創的新名，當時是沒有向。故此間墨莊中人亦自謂：「論製法之精熟，今不及古；惟選料之美，煙齡之積，則古不如今」云。

關於李彭的品質式樣如何，今日知者絕稀，以著「茶錄」聞名的蔡君謨說：「李彭有劍者，圓脣，面多爲龍文，能削水，墜水底經月不壞。後至宣和間，其器賣於黃金，蓋黃金可得，而此器不可得也。」（見「文苑四史」）這真是前代極可寶貴的工藝品，現在失傳是狠可惜的。

延珪以後，徽墨還是代有名家，列爲珍品。宋代以歙縣程君房方子魯等所製墨爲最著，神宗極稱賞之。（見「物理小識」）此外尚有婺源（原亦徽州之一縣）的段彥衡與港二人，歿於紹興八年，作「復古段」等墨，其墨樣係米元暉所畫，極爲名貴。臨終曾會以貢餘一墨贈米元暉，世罕其匹，故詩人吳可贈米氏詩，有「老去長懷像春龍」之句；像春龍，墨名也。吳遠所製墨當時會經諸名人品題，會於紹興年間設齋於新安郡（卽徽州），世稱其所造特佳云。（見「春渚餘聞」）同時的尚有汪中翰墨，汪因赴歙縣程君房處購焚上頂烟，程憐而不爭，取其次者謂「君掃此已足矣」，汪怒歸，窮工製成「粉滾毫」墨，一時名墨，偶出其下，今皆失傳了。

明代徽墨貴品，詳見「帝京景物略」，不再贅述。明末有「蒼傾寶墨」，卽今日「胡開元」的老店，湖墨有名於浙，迄今不衰，閩人知者已多了。

今日徽墨名家，外間推習聞「胡開元」一名，但胡莊設在休甯，此間爲其分號。另外尚有一家名胡德榮者，創設於明時，至今亦數百年，其名與胡開元不相上下，現歙縣城中僅此二家也。

（以附仿有「胡秀文」「胡學文」二家，現均已歇業）。

「胡開文」的店招爲會國藩所寫，字跡蒼勁可愛。「鑿鑿齋」則爲魯琪先筆，據說是天下第一支名筆，當不足信。兩店陳列的品名類別，不下數百種，但大體不外「松烟」，「油烟」，「老烟」，「半烟」及「藥墨」五種。茲將上述各種墨之質料價格等依其品第高下順次分敘之：

第一種「松烟」，品格最貴，據云係黃山松木熏烟所製，普通的墨均須用膠汁凝成，此墨則否。其成分爲松烟五十兩墨十兩合製而成，價自每斤二元四角至十六元不等。其墨濃而無光。第二種「油烟」，卽係豬油熏烟製成，成分爲膠水六十四兩，烟九十六兩，并冰片麝香二藥合融而成，松烟無膠，此則無墨，爲其特點，故色極滑潤而不重濁，價自每斤二元至八元。第三種「老烟」，係由膠水七十二兩，爐五十兩，墨十二兩，并藥味合成，卽通常所謂十二分烟四分墨製成者。價無高下，每斤現售一元一角。第四種「半烟」，顧名思義，卽烟墨各半也。精確的成分係由膠墨各七十二兩，并烟二十兩合成，亦加冰片麝香二藥，價每斤五角六分。此外尙有一種「藥墨」，不作書畫之用，專以治病者，名爲「八寶五臟藥墨」，據云所謂五臟者，卽「豬魚熊蛇狸猴」五臟；所謂八寶，卽「珍珠瑪瑙珊瑚」等物，惟亦說說而已。除贈與寶外，更加冰片麝香等，共計七十二味藥合成，可去百病云。價每斤計可得三錢，質甚小巧，全身描金，普通每顆僅重五分。

，不到一角也。

大抵墨之貴賤，即依煙之多寡爲準；而每一類屬中，又依製工之精粗，及金箔香料之濃淡而分其高下。古人謂：「墨之妙用：質取其輕，煙取其清，嗅之無香，磨之無聲者爲佳。故晉唐宋元畫畫，皆傳數百年，墨色如漆，神氣完好，此佳墨之效也」。此爲選墨及鑑別古書畫之最好參考。

關於墨之製法，我曾觀此間之製作廠，手續蓋頗繁複。大概最初須先造煙，其法以松油或豬油醇燃以燈草，上覆一碗，以竹片夾之，架空倒懸於距燈光一二尺地，則烟自能上升凝於碗底。烟成後，第一步先行「春墨」，如須用膠者，則要膠合春之。次爲「錘墨」，而後上秤分其斤兩，再用小鏗細研後，纔下香料如冰麝等物。又上秤分成墨顆，始印入小模中。模分數百種，方圓多角者及雕鏤水山人物者，各依此而定。取用陰乾後，再細加磨錯。最後總抹以墨油，使之光彩，指以金箔，使之悅目，一墨之成，均須費如許工夫，非目瞶真不知此中實况也。

關於徽墨的營業狀況，自墨水鋼筆等流行後，已遠不及昔年科舉時代。加以近年洋烟輸入後，沿海各地墨莊，已多以低價之洋煙自製，不須再向徽地批購。而此種墨莊，反多自外地購洋煙以製中下等墨。據墨莊中人稱：松油二煙墨，絕不能參入洋烟；惟半烟等墨近已多以此代本烟，



亦可減輕成本云，墨工之衰於此可證一二，聞昔日德欽縣一地，每年營業總可達五六萬金，今則不足三萬，資本親每家約在萬元上下云。

關於古墨之精品，除李墨外適間多未提及，茲補記之。據昔人記載：除唐李廷珪外，宋代以宣和內府所製為最精，明時「宣德墨」尤為稱一時，若以之臨摹古書畫，則質勝且使人不能辨。因墨色已退淨，僅存墨光也。古人用墨除重其質外，即對於製法亦極考究，務取其雅，「長物志」謂：「墨中之朝官，鸞臺，寶瓶，墨珠諸式，即質佳亦不可用」，足見其選擇之苛。此外古代關於墨之類別，大體有南北之分。傳「北墨」彩青而淺，不和油蠟，故色淡而紋縐，謂之「蠟翅」；「南墨」用油蠟，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烏金墨」，惟今均已絕跡不得見矣。

除上述的文房四寶外，在明時，徽州扇子，也頗有名。「長物志」說：「今之摺扇，古稱葵頭扇，展之如尺，合之似兩指許。川中蜀府，製以摺御，有金銀漆骨，面薄如輕絹者，最為貴重，微梳亦有輕雅者」。惟今日似僅有杭州一地尚出雅扇，至於徽扇，則在此間街坊遍覓未得見也。此種摺扇，一說是明永樂時日本貢品，我國初無做製，民間多獲其嬌奇，不甚重視，故「室中閑集」說：「南方婦女，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摺扇，近良家婦女亦有用摺扇者，此可見風俗之日趨於薄也」云云。但我們這時候則只見此種摺扇而不多見團扇了。

## 十八 徽州的茶

徽州黃山的名產極多，而以茶與木材爲大宗。墨以黃山松木製煙而成者爲最貴，茶亦以黃山爲著（本地人指黃山爲西山），此外東北兩山產量亦豐，惟品質則遠不及黃山茶。

我於抵歙之次日，卽至城西五里地的琳村，參觀茶市及其製作廠，因前在宣城所觀者，僅爲茶行及茶店；此間則除此二者外尚有茶號，三者各有所區別。蓋茶行爲專事轉運販賣事業之茶商；茶號則爲製作茶葉之廠商；至茶店則與各地的相同，僅門售零茶而已。

本來皖南之最大茶場，爲屯溪與宣城二地，歙縣尙係後起者。近來因交通便捷，土產之茶已均由本地自製自銷，故年來茶業亦極爲發達，僅次於屯屯耳。我爲參觀製茶及審花之種種情形，曾費了整半天的功夫，自覺頗多前所未見未聞者，故不妨一一記敘之：

歙縣茶的品名頗多，惟大體約分爲「毛峯」，「綠茶」，「烘青」三種，此三者中又分上中下各等，共計可得十餘類。紅茶多產於祁門，此間未加種植。外間所習聞之「珍珠」、「貢熙」等名，亦卽毛峯綠茶中之一種；其餘或有無名號者，如最劣等的粗茶末，彼等卽名之爲「十三號末」

」是也。我國閩府志等書，見所載此間茶之品類頗詳，故擬詳詢，以資對照，但知蒼其渺，類多不能詳舉其名，殊覺無法。例如方輿勝覽說：「徽州有勝金，楸桑，化之，來泉，先春，運合，英華等品；又有不及號者曰片茶」云云，僅最末一種今尙存其名，餘多不能調查。府志謂：「茶之細者名雀舌，蓮心，金芽，出黃山郎源諸處，總名曰松蘿。」這幾種則今日還是有的。

關於茶之製法：綠茶與烘青稍異，前者繁簡後者簡。茲先述製茶廠之組織：大抵每一茶號中，俱分爲風扇工，揀工，邊工及篩工四種。風扇工多由總工頭自兼，普通不另用工人。揀工則全由女子充任，人數最多，每一茶號自數十人至百數十人不等，由一男工頭加以監督和檢驗。據工大概四五人至十七八人，亦設有工頭。篩工人數略如揀工，不設工頭。津幫茶號中尙多一種焙工，約十餘人，（魯幫茶號不用）。此外如裝箱加裝等事，則由各工兼任。

「烘青」因專銷國內，故製法較綠茶頗多出入。經營之茶號多屬山東人，因名「魯幫」。製法手續亦頗繁複：最初自茶戶處收茶後，先烘之以去濕；次以篩子十餘種，逐一加以細篩，因其粗細而別其等第；再則以蔑製筐搖撼了一道，再以文火烘乾，始付女工，揀其梗帶子塊而去之；而後等以珠蘭花，再烘乾裝入鍋包，納入木箱中，若細茶則於箱外再加復篋，以上尙僅就大體情形而言，開烘、篩、揀三事，至少每種亦須三番手續，多則十餘次也。

綠茶製法，其與烘青最大之異點有二：一、不用「烘」而用「焙」，所謂「焙」，即以茶葉放在鐵篋中，灶下燃以文火，由焙工用手施以潤和，每一火房約設灶十餘具，分爲三五排，每排約置四篋，僅以二焙工分司之，因一工可兩手兼顧二灶也。其次綠茶與烘青的不同處，即前者不裝花朵，而後者例須簪花，因「烘青」專銷國內北方一帶，單純的茶葉而無簪花點綴者，即非彼等所能嗜；「綠茶」專銷國外俄法英美及南洋羣島各地，故向不簪珠蘭花，此頗合我國古代茶道，東坡語：「從來佳者似佳人」，當如毛女麻姑，自然仙風道骨，不澆烟霞，何必栲酸柳腰自損芳姿乎。

次談茶價：綠茶因俄國近已自產其因貨，烘青因國內的不景氣，兩者俱遠不如前。「毛峯」產量甚微，爲茶中貴品，吃得起的人更少了。「毛峯」約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價往年每擔可售二百圓以至三百圓，中等百六七十，下等百二三十圓；今年則上者僅等於往年中之價，中者僅百四五，下者已不及百元云。「綠茶」約分二種，上者往年每担約售七十圓，十者四五十圓；今則僅得五十與三十四五之數。「烘青」品質與綠茶約略相近，往年上者六十餘圓，下者四十；今則上者僅得四十，下者降至二十左右。總計琳村茶號五十餘家中，產量共達七千餘擔，（本地人謂之「條」），往年產額可達五六十萬元以上，今年預計將損失四成左右云。除琳村外，歙縣茶村

尚有漁梁一地及城隍三五家，漁梁專製綠茶，即所謂「洋莊」，現有茶號七家，每年可產千餘担。

關於工資：總工頭係以季計，每季約百三四十圓；普通工頭每季百圓左右；揀茶的女工，每日作業時間約十小時，每小時可揀茶一「輪」，每輪依其技術高下分爲銅元六，八，十，三種，故上等工人一日可得一串，普通的當在六七十枚左右云。焙工則又不同，係以「香」計時，每日一工可做十八枝香，每香亦依其技術而分爲銅元十，十五，二十，三種。揀工及飾工亦如工頭之論季計工資，前者每季七十元，後者約四十元。

珠蘭花價，每百兩時價爲七元餘，徽州六縣中，僅珠村附近之十餘村產此，每年可產百餘萬兩，約可獲利萬元上下。

聞休歙兩縣每年產茶共約八萬擔，每擔茶捐一元，可抽收八萬元；績黟二縣合計不過千擔，僅得捐千元；祁門產茶約三萬箱，茶捐則按茶號茶棧茶戶分抽，合計約可收捐三萬元，統計五縣每年共收茶捐十二萬元云。

末了，須附帶提一筆的，近閱「徽州府志」，有數語似與前人記述稍異，志上說：「松蘿山在休甯縣，以多松名，非以茶名也」。但當地名士趙吉士則謂：「松蘿以茶名天下，實亦唯山頂

一片，香甘異於他產，餘皆冒名者」，則此處確確名茶，甚至尙有人冒名，不過數量很少就是了。希望將來修志的人加以注意纔好。

六月一日寫於屯溪

註：這篇題名「徽州的茶」，祁門紅茶，原應列入，惟因祁門遊記另有專屬記載，故放到那邊去了。

## 十九 歷史上的徽州名人

欲談徽州人物，恰如進名園采花，朵朵清香奇秀，使人無從下手，大概約略舉述，亦非萬言不能盡，遑論其詳。旅途間寫此種文字，真比記遊文多費十倍心力，遺漏的自必很多，惟盼有人給以補充。

徽州人才雖多，但歷代以來，偏產文人，在武功上有所建樹者較少，古代的名將如馮異，龔光，以至明朱元璋，徐達，清年夔龍，聶士成等，都是皖北一帶的人；皖南多文豪思想家，而以徽州六縣爲尤盛耳。

此間文風，蓋自宋以後始暢，如理學大家朱熹，和反理學的健將戴震，以至經學大師汪龍，趙繼序，金榜，江水。和朱派名儒陳櫟，趙東山，程大昌，大著作家俞正燮，汪師若，程廷祚，程兩家輩，無一非徽州人，亦無一非宋以後人，故窮本追源，朱子之功爲不可沒。茲先就「歙縣」一地人物記一大略，題名徽州，實僅指府城一地而言，其他各邑尙未列入也。（另詳徽屬各縣遊記中）

若依時代先後爲序，則應自漢代始。漢初有梅賁，因破寨有功，封過列侯。南北朝有程靈洗，是梁元帝時的名將，現在其舊宅尚在歙縣西鄉篁墩村。唐初有汪華，封爲越國公，本地關於他的傳說極多，以前徵屬六縣，以至宣城，杭州，金華，饒州等地都是他的領地，唐興，纔自動地奉送於唐了，現在休甯萬安鎮的古城岩，就是他的故宮。

宋有謝泌，太平興國進士，著有「古今類要」，曾與當時的四庫圖書。同時的有呂文仲，是宋太宗時的外交家，曾出使過高麗。略還有聶冠卿，也是外交家，出使契丹，爲時甚久，尤工詩，著有「新奉集」，楊億頗推重他的詩文。再遲則有中國地理權威作「方輿勝覽」的著者祝穆，他是朱熹的門弟子。紹定淳祐間有程元鳳，可說是歙縣最早的官至極品者，歷任至元宰，封爲吉國公，爲度宗時最得力的名臣。

元朝歙縣沒有什麼特出的人才，只出一詩人方回（虛谷），他編著的書最流行的就是「瀛奎律髓」，此人斗方氣過重，靈性太缺，非真詩人也。還有一位經學家鄭玉，名著即「周易箋註」。到了明代，文學和武功上的人物都不很多，但朝貴却盛極一時，這原因我想除地靈人傑文風特秀以外，興明太祖本人也有相當的關係，因太祖在未成帝業前，曾以徽州爲其偏安之地，現在徽屬的萬安山，從前卽其行宮所在，故後來此山亦改名「萬歲」了。觀史籍記載，太祖後來對徽州



的懷置之憤狠深（詳另篇），故對徽人或亦愛屋及烏，特予優異也難說的，這是隱諷而已。惟明初歙縣尚無秀出者，徽屬其他各縣則頗多耳。

明歙縣最早的貴顯，應推景泰時的禮部尚書楊彥謐。後有成化時進士洪遠，歷任監察御史，雲南巡撫，至工部尚書。再次至正德間有狀元唐舉，著作不甚知名。嘉靖時有殷正茂，官至兵部尚書，南戶部、南刑部各職。以上諸人都不大有文名。同時的還有汪道昆，當時聲名却很盛，與王世貞並稱為天下兩司馬，因二人均任兵部侍郎也。到了許國（亦同時），則成為今日歙人心目中所認為最大的人物了，若求一不知許國老的人，在此間恐找不到的，城中現尚留有他的「八脚牌坊」，（即四坊兩兩相對也），關係破例的恩典云。許於萬曆間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後進太子太傅，組閣計歷九年，權位之隆，一時無兩。萬曆時有洪文衡，官至大理少卿太常卿，亦無著作。還有一位程祖樂，據聞也會為相國，但嘉慶疏志歙縣部中不見其人，想係徽屬別縣人了。

清代人才亦盛，順治中的吳綺，擅作徐度儷詩，海內珍之，著有「亭臯集」等書。乾隆開的名人曹文植，為二甲進士第一名，曾充四庫全書館總閱，並編「一統志」，「遼史」與「元史」等書，後官至武英殿總裁，戶部尚書。其子振鏞，更為貴顯，在鄉人心目中與明許國同為歙縣之最大人物，乾隆時任武英殿大學士，且會「代君三月」，也算是半個皇帝，故本地人更引以為榮。

了。略後有汪承儒，乾隆時曾任兵部尚書。同治間有潘世恩，爲同治狀元，官至大學士。以上多爲食肉之士，其中推百文壇稍有文名耳。

清代歙縣大儒則有：一，汪龍，著有「毛詩異義」。二，程瑤田，著「通藝錄」。三，凌廷堪（次中），撰有「禮經釋例」，「魏晉書義」，「燕樂考源」等書，尤以「復禮」三篇，均發前人所未發，爲世推重。四，吳定，著有「周易集注」，「紫石泉山房文集」，「詩集」等，文集中尤多論民間禮俗，頗可觀。此外尚有經學大師金榜，實用學說家程廷祚，以及程斐芬（恩澤），程漁門（晉芳），繼丙峯（聘），鮑覺生（桂星）諸人，因手頭無書，僅舉其名。清末狀元洪鈞，卽賽金花之夫，其祖先朝係此間桂林村人，至其本人始遷寓蘇州云。

今日歙縣人才亦仍偏於文事，茲亦略舉外間較知名者數人於此：前輩中有皖省名宿現任通志館長江彤候，其吹尙滑陶知行，徐謙，葉元龍，吳景超，及畫家黃賓虹，汪采白，許士麒諸人。還有一位外間不甚知道的名士老翰林許承堯，長於書法，其家園名「小西湖」，頗有亭台之勝，離城約四十里地。

綜觀上述歷代賢豪，有如司馬遷宗元幹，無鄉曲之譽，而爲郭國所宗者；亦有如鄉陞祖元珍輩僅爲鄉里推重，而終不足以傳世者，但歙縣人才，已可稱漪漪盛哉了。

前記歙縣人物，多偏於政治文學武功方面的人才；而於書畫音樂彫刻上的天才尚未道及。雖覺似有所偏頗。本來此種材料較不易遶，在我國歷代正史及地方誌上，每將他們擯諸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外，不知其在民族文化上的地位，與名臣將相有同樣重要的地方。因特就正史方誌以外的雜書隨筆中，略加搜檢，以補地方誌之缺；此外歷代工于詩詞而名不見傳聞者，亦附記一二於此，因材料有限，故并徽屬全邑而談，不限歙縣一隅了。

明嘉靖間，徽州出一琵琶國手查八十，原名查簫，休甯人。歙縣名士汪道昆特爲之作傳，據云：「每彈則四座辟易，以爲神人」，其技術當已入化境了。「柳軒叢談」稱：「海內琵琶，惟儀揚稱最，張瞎子尤其翹楚，輿動偶按譜作數弄，聞者無不歎絕，一時無有出其右者，吾邑查八十，尤工琵琶，行名在張之前」云。查在「休甯縣誌」上有傳，可謂藝入中之幸運者。

篆學圖書的人才，明時徽州亦盛，而尤以汪濤（夢龍）爲著。「嘯虹筆記」稱：「篆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休甯之汪夢龍山人，于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雜入他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在楚會以碎布蘸墨，書「岳陽樓」三字，字大徑丈，盡墨一缸，款爲「海陽汪濤書」，今樓雖廢改，而此匾

不能易也」云云。此外尚有王言（紫綸），據同書稱其「篆書出官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殆亦不數出之人才。據休志稱，尙有「何震（長卿），工金石篆刻，海內圖書出長卿手者，爭傳寶之」，亦算一代名家。

歙縣有程穆倩（家），亦明代人，嘯虹筆記稱：「程工近體小詩，兼長四體書。銳意篆刻，所作印章，靡古蒼雅，一時篆家不可及。暮年所作，尤爲海內寶重」。後由其子程萬斯傳其技，「今日都不易見及了」。

此外關於這一方面，雖徽州人，尙有朱修齡，休城人，仿漢銅生動入妙。劉銜卿，工古篆，茲傳於趙時朗法以滂等，青嵐於蓋。趙兼長書畫，汪尤工鐘鼎。又有胡日從（十竹）亦以精刻印章出名。

據季生翁的「一家書」稱：當時有汪炳（虎文）者，徽州人，其兄爲中翰，精四體書，故虎文於書法特有家學。篆刻得朱修齡之秘，秘授倩自以爲海內無踰其技者，見程後亦歛服。關於藝情，竺翁亦極推重，有「據燈行」一歌贈之。

徽州在明時尙出一個棋國手，據「柳軒叢談」稱：「徽州江君輔，工弈，稱國手。」時無出其右者」。又有蘇本賡，著「弈菴」一書，世頗重視云。

關於靈，亦得數人，「稗史」稱：「元開化中有時靈，貌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佳妙。同時有汪海雲，亦善畫，稍不及時，皆不失畫家短庶云。又「呂乘」稱：尚有「汪德初，工畫，能傾墨於絹，洗水筆而成畫，遇酒能以鼻飲，至致斗」。

無名詩人中，明歙縣有鄭作，為詩敏捷，一揮能作數十篇，李空輿曾招之至汴，共「方山集」中頗多佳句云。又有正山人，亦歙人，遊金陵時，貴人慕其詩名爭訪之，今且無人知矣。以上二則，均見「列朝詩話」。

關於歙縣的流寓人物，前未談及，茲補記其最著者四人於此：南北朝時的第一流名士羊欣任防二人，俱曾為新安太守，欣在任十三年，樂此間山水，嘗謂「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可見徽州亦有其迷人處。欣工書，得力於王獻之。據釋史稱：「羊欣年十二，王子敬甚愛之，欣夏月着新絹裙，登樓時，子敬嘗其裙數幅而去，欣由此益進」云。任防於齊朝天監中官新安。縣誌稱其卒時，惟有桃花米二斗石，貧至無以為飯。鄉人依其遺言，以雜木為棺，洗簣改為飯。任與謝朓同為梁竟陵王勰八友之一，一代名人，清貧如許，古今同慨。宋時有李度范成大二人均曾官於歙州，李工詩，在任時籍以其所著詩刻於石上，其石本傳入禁中，太宗見之，驚為奇才，亟召至京，擢其官職。蓋石湖期一代大家，舉世皆知了。……八日草于休甯深谷房。

## 二十 屯溪散記

屯溪雖是休甯縣屬的一個市鎮，可是它却是徽屬六縣的商業中心地，除蕪湖外，皖南各縣貨物的出納聚散，都會萃於此。聞其每年輸入貨值總額可達八百餘萬元，而輸出額亦得七百餘萬元，其市況之繁盛，於此已可見一二。茲將其經濟商業種種，據調查所得先記其概況，關於本地的風光景色，亦并附於稿末。

皖南的特產，以茶與木材二項爲大宗，故此間最大的輸出品，亦推此二者。輸入以油鹽兩貨等項爲最巨，聞每年進口鹽之總值，計達一百五十萬元以上，油與兩貨二項共值一百二十三十萬元，此外紙烟消耗，亦占百萬元，殊足驚人。我所經的皖南各地中，未見吸烟者之普遍有如此間者，閒步街坊，所見婦女及未成年的童稚，亦多人手一烟，大概彼等皆新論語派中人也。除上述各物外，布疋洋貨及南廣貨等輸入亦可觀，前者年達九十萬元左右，後者約四十萬元；餘若煤油錫箔等項，各僅二三十萬。

關於商業狀況，因休甯全縣重要商廠均設於此，同時又爲徽屬中心，故營業動盪有爲一級城

市所不及者，全鎮大小商店共約三百餘家，（據二十四年營業稅局統計，僅二百五十七家），而休甯城區，却僅及其半數。營業總額達三百六七十萬元，城區則僅及其什之一（三十六七萬元）。各業中除茶號外，以南貨廣貨二項占最高額；廣貨業全鎮共計三十餘家，每年營業約四五十萬元；南貨業（糧食油糖等）計二十餘家，營業可達二百餘萬元。茶莊中計分茶號，茶行，茶店數種；茶號以前曾達七十餘家，今僅存三十家；茶行六七家，與前無異；茶藥店七八家，亦未有增減。全市營業額，最盛時可得五六百萬元。惟此項茶市營業額不計入上述商行之中也。

商店中除南貨廣貨二業外，應推布業，共凡九家（三年前達十八家），營業額合計六十萬元，開盛時曾達百餘萬元，農村消費力之衰退可以概見。餘如紙烟店，計十二家，土膏店六七家，錢莊二家，典當一家，銀行有中興，中園，中農，安徽地方銀行等，營業情況俱不很好，因自公路開闢後，屯溪已降而為不甚重要的商業區了。

此間客民雜居，土著的休甯人却讓步得很。即就商界而論，婺源夥縣的人約占十分之五以上（其中夥人又占其十之四），青陽約十之一，本地土著因多在滬漢各外埠營商，在此只占十之一耳。

關於小工業的，此間也有幾家製肥皂毛巾牙刷的工廠，只規模狹小，全年產量不過二三千元

耳；餘着舊式工讀，如榨油燒礬等廠，則更不足道了。

末了，談到屯溪的風景，却是美麗的。我到此數日間，正是「一二初三四」的上弦月夜，晚上，在這裏的一條清麗如畫的溪水上，臨樓看月，真使人塵慮俱消。因為我住的「黃山飯店」，正傍水而居，所謂「水浸樓台夜月天」，景色實不能再好了。

屯溪的特點，可以說：是一個秀麗的鄉村，而無僻塞陋居之苦；是一個繁昌的市鎮，但有溪谷林樹之勝，而無都市懸濁之慮，這樣的村邑，我以為在皖南各地中，是最適宜於久居的。

這裏的一條清溪，古名率口，清澈見底，晶晶如鏡，波色明淨，鱗浪層層。溪上自晨至晚，都有洗衣婦女沿溪羣集，景色益顯生動。四望則山色如黛，鮮豔妍媚，如倩女之頰面掠鬢。兩岸蓬蘆，約百餘艘，沿溪散泊，亦增美趣。總之，屯溪是一個可戀的有「人情」味的樂土，叫人走後不易忘懷。

六月十日寫于屯溪



## 二十一 戴東原的故鄉

離屯溪約五里地，有一村鎮叫作「陸阜」的，這就是清代樸學大師戴東原的故鄉。有人稱，戴氏那個時代爲我國的「文藝復興」時期，而戴氏就是此中巨擘，此語雖不甚切，但清代像他這樣的學者確實不多。故我抵此後，卽赴其故鄉瞻仰一番，同時尙擬搜尋一些外間不易得到的關於他的材料，更覺有去的必要。

到陸阜去的路上，沒有什麼特別可記的，只山水清麗一如皖南其他鄉村耳。半途過一戴氏宗祠，及一座破亭，便抵陸阜鎮上。這小鎮却也有六七百戶人家，以蘇桃李著名的。市巷頗多，幽靜萬分，真適宜於閒居讀書的好地方。一條清溪，橫過村前，大概與屯溪是同一源流，還使得陸阜增了無限秀妍。鎮上有省立女子中學和附屬小學各一，我因人介紹，就找附小校長請作導遊，他是陶知新的好友，對於當地掌故熟識得狠。最先他帶我到戴氏的故宅去，這地方現已僅留有一圈殘垣，房舍早廢燬了，牆上有一「戴東原先生讀書處」刻碑一方，現在這基地也屬諸別姓了。聞戴氏僅存一子，名申立，落拓潦倒，一貧如洗，戴氏遺留的藏書，俱因之散盡，遺著木版亦用以

代飲，最後甚至不留一物，無後而死了，今日此間的戴氏後人都非其嫡裔云。一代大儒身後遺孽不免太可憐了。戴氏的先代都是經商，到了他繼業商一憲治學，在隆阜住的時間頗長，縣志說其「性特介，年三十餘，以諸生入都」，大概這時纔初離故鄉。他在入都之前，從未到徽州府城，去應過舉業，故入京時，雖年已三十，還是未補一樣的諸生。這在當時已算是介僻人物了。

從戴氏故園出來，即被導至「戴氏私立東原圖書館」去，這是他的族人捐資所建的，我滿望能見到戴氏的著述遺稿，及其手跡，至少以爲其生前曾經手批的藏書，總可得見一二冊，不料并此而不可得。櫃中藏其已刊的著述：如「方言證疏」，「戴東原集」，及他人手鈔的戴氏著作：如「聲韻考」，「聲類表」，（註爲「戴氏遺書」之十四。）及「毛鄭詩攷正」等書，都非氏之手跡。此外藏書多爲今日坊間刊行的，未見珍本。樓上懸有氏之遺像，作諸生裝束。（此像已由皖省立圖書館刊印流行），聞氏直至紀昀修「四庫」時，因儒書以外的三教九流雜書，除戴氏外無人能闕，以朝命召之入京時，纔送他一個「欽賜秀才」的功名，後在途中，又逐級擢至「欽賜翰林院庶吉士」，因非此不能側身市朝編纂四庫也。縣志稱其於「乾隆二十七年舉鄉試，三十八年詔開「四庫館」，徵海內淹貫之士司編校，總裁薦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云云，與當地傳聞不同，適當以後說爲然。

在東京圖書館，見到其同時人王昶作的戴氏墓誌銘，說到其遺著之未成書者數種，中有「水地記」七冊，「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當時均寫藏於家，即縣志亦未道及，於此可知戴氏晚年興趣，已集中於「輿地」之學。今日顧頡剛整理的工作，（如「禹貢」雜誌等）亦即承戴氏之遺緒也。墓誌并記其遺書凡二十種，文集六卷，其中較著者爲「考工圖記」，「尚書義考」，「儀禮考」，「說文方言」，「大戴禮記」，及「大學」，「中庸」，「孟子」三書的法解和疏證等，而「原善」「原象」二書，力闢老莊釋氏之說，使與六經孔孟不能亂，尤爲他人所不及云。

濼岡書簡後，頗思一謁其墓園，據方君韻庠此約十五里外，往返頗不便，始作罷。聞以前其黨澤波無人能知其地，直到年前梁任公胡適之輩爲紀念戴氏誕生二百週年時，使人尋覓其墓，始在亂草中發現云。氏生於雍正元年十二月，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西歷一七二四年——一七七七年）年五十五。子一，無後。女一，許曲阜孔廣楫，氏之著作多爲其所校抄。戴氏在學術上的大貢獻：一在抨擊儀禮中最不近人情的地方，即排斥情欲一點，謂其不欲做人，而欲做鬼；一在以歷史眼光，考證方法，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學價值，爲我國近世哲學中興的鼻祖；此外對於文字音韻之學，亦爲當時漢學家中之大師，屢至裁擊均出其門下也。

六月十一日寫于屯溪

## 二十二 齊雲白嶽三日記

六月四日，（星期二）晴天朗日。晨起後，即整裝作白嶽齊雲之遊。因離開車時尚早，就在休甯旅邸中稍讀前人關於白嶽的記遊文字，我這次帶的只有「嘉慶一統志」，清趙吉士的一部「寄園寄所寄」，和「霞客遊記」三書，其中各有一小節涉及白嶽，閱後僅知白嶽是與黃山齊名的皖南二大名山，離休城約四十里，兩山屬於同一支脈。——「南嶺」由浙入皖的一脈，其經休甯黟縣交界處東起者為「白嶽山」；由此北行轉東入黟北，經休歙而起者則為「黃山」；再東行就是浙西的天目山了。

我於九時左右到休城北門外的公路車站，搭車抵「岩脚」，此處便是白嶽山麓。前人每以白嶽齊雲並稱或分寫，使人往往疑為二山，其實都在一處，不過將一山截為兩段，錫以異名而已。如「寄園寄所寄」稱：「白嶽山在城西三十里，高三百級，周三十五里，奇峯崛起，絕壁斷崖，遊齊雲者必先登焉。」這分明說是兩山了。同時一統誌說：「白嶽山在縣西四十里，齊雲山在白嶽西北，高二百仞，中山峯有峻岩，憑梯而上，三面並絕壁秀峭，明嘉靖十二年，勅改岩為山，

程故致有遊齊雲岩記」。在這兩段記載中可見其三點：一、白嶽非即齊雲。二、齊雲山前巖名，三、里數兩書不符。（趙係嶽縣志錄下者）。第一點已如上述，不過是一個山給它兩個名稱就是；第二點當可無疑；第三點據我親歷後，知以縣誌說的三十里爲是，惟自休城至山頂，則適爲四十，因山路約十里也。

在岩脚午餐後，卽準備上山，僱一役肩行囊相隨，兼作嚮導。過一長橋，敵折後就是山麓，石級起點處立一大石碑，高約二丈，書「齊雲仙境」四字，從此上山，路陡石滑，頗感費力，久作都會人，大吃虧也。四里至「望仙亭」，巖高度已足與山巔平視，然距「仙境」則尙未及半。此間俗謠謂這一段路爲「九里十三亭」，現亭已只剩六個了。這四里山道左右，風景平俗，俱無勝蹟，再上去一段路纔覺別有天地，若從歧路而入，便爲「洞天福地」（詳後）。我從正路前進，石級又逐漸下降，至此纔見奇岩怪石，蟠拳撐柱，每需十步，景色立異，愈行愈奇，而人力亦憊矣。路憩再行，過山開一石橋（名桃花橋），始抵「天門」。見樓亭倚石壁而築，壁間有石罅洞開，可容三四人並行出入，大概此卽所謂「天門」了。閣門下甃有石楠一株，大致十圍，今枯絕矣。從洞門進去，則見峭壁橫絕，峭岩如城，高約四五丈，成一半圓形，使人驚奇不置，同一石壁間，又裁分爲四部分：第一曰「彌陀岩」，卽密多岩，蓋取梵語「波羅密多」之義。次曰「觀

普岩」，俗名「圓通岩」，有一巉巖石，石色濃綠，昂喙而獬尼，因以爲名。三曰「蓮花洞」，洞內供羅漢，故又名羅漢洞，聞洞深達二十餘里，亦傳說之語，我僅進去二三丈即止。四曰「龍王岩」，岩上飛泉如雨，灑落岩下池中，泉名「珍珠簾」，池名「碧蓮」。以上四岩連成一片，其下多有殿宇佛像，明清遊人題碑頗多，明以前者都模糊不可辨了。石壁上有乾隆四十八年黃文輝題的詩，較他作俱勝，僅記其首四句爲「想見齊雲高，飛鳥猶股馘，初臨雙柳橋，再入桃花洞」，餘不復記憶矣。

自此再繞石級上升，見橋樓一座，架兩山間，上書「二天門」三字，更上又有「三天門」，此均後人湊造聊以備致就是，非天然石門也。縣誌亦無此二名，僅云在「桃花洞西近有石隄，方廣若門，曰天門」，即今所謂「一」天門的，餘無足數也。

過三天門再行，遙見寺殿房舍，傍岩石而築，連亘梯比，約達一里，均高聳雲霧中，有如海市蜃樓，使人似置身仙境。沿途至此，始見人烟。卽由導者引至山市盡頭的「海谷房」，計自岩脚上山以後，已走十里山路，歷時約九十分鐘。是晚宿海谷寺。

翌日，半晴半陰，清晨，赤足出寺房，沿岩岸東行，山靜人寂，清氣遍佈天空，塵心與雲霧俱消。俯瞰遠近崖巒，如人新沐，精采畢露，時見宿霧朵朵，抹半峯間，令人興不可遏。猛憶今

日爲端陽車午，乃余之生辰，李商隱所謂「蕃蘭令節，採艾佳辰。」惟山中清苦，不得佳酒羹膾，與相知者對酌，不免寒酸耳，吟感復古詩：「榴花角黍鬥時新，今日誰家不酒樽，堪笑江湖阻風客，却隨窈窕上朱門。」感慨隨之，若易末二字爲「齊雲」，倒也不錯。是日儼越三天門，至三天門側，一覽「香爐峯」。峯獨立翠山間，撫然拔出蒼莽中，頂巔一竹亭，有鐵索可攀援上昇，說者謂可望白嶽內景。

午，道觀中略治果饌，并雄黃酒，以慶佳節，此與幼時在故鄉所食者無異，惟古人端五似僅以菖蒲泛酒，未見有用雄黃者，如劉克莊詞：「泛菖蒲綠醑，兩鬢龍舟爭競渡」；及戴復古詩：「自切菖蒲泛濁醪」是也。想起古人對於此節頗多雜事，而今多廢棄者，如：（一）以朱索五色印，作爲門戶飾物。（二）以雜絲，結合軟索，纏手臂間，名之曰「長命縷」，「或五色縷」，王珪詩「臂纏綵條連」句，卽指此。（三）爲端陽競渡，用以紀念屈原，因「傷其死，故舟楫以拯之」的意思，張說有「畫作飛鳥艇，雙雙競拂流」句。（四）爲吃糉子，故此日又名「解糉節」。（五）爲耍青，「日下舊聞」云：「鄉人以五月五日出遊爲耍青」，今人則僅知三月踏青也。（六）爲鬥草戲，卽章得象詩「五月看花儷並蒂，今朝鬥草得宜男」所說者。（七）爲採艾，懸之戶上。（八）採五時花，施之帳下。傅墨卿有「五時花向帳前施」詩，卽指此。餘如採糉

藥，取寶玉，剪髮鵝舌等舉，古人亦多擇於是日去做，均足爲關心我國古代風俗者作一參考，  
今日民間已漸失傳，故特記及。

午夜至曉間，都在道觀中寫符，昨日登山，累頓過甚，需將息也，夜仍宿谷中。

第三日晴天烈日。

這一日準備下山，決定盡一日之力，將山中勝蹟遍歷之。晨餐罷，出「海谷」向西南行，沿途市肆及道院鱗比，前者約遠三四十家，後者計十一家。聞每年七八九三月香火極盛，遠近朝山者可達二三萬人，齊雲古誌有「茶銀四萬，錢糧四萬，香客四萬」之語，意謂休城產茶額與田賦額，等於每年香客之數也。我來時正在正月，故全山遊客僅予一人，現山間商店及道院總計不到四十人，餘俱下山謀利去了。

走至山市，便抵「真武觀」，又名「玄天上素宮」，爲此間諸殿中建築最大香火最盛之處。宮祀玄天帝，爲明世宗（嘉靖）所勅建，聞世宗曾至此求子，祈禱有靈，而得崇禎，故建之以酬神。俗傳崇禎卽玄天帝化身，故明末十三年間，至此間朝山求神者都不很盛了。宮俗稱「新殿」，以與舊殿對稱。此外山間尚有宮殿九處，所祀均爲大帝。據云此神日在齊雲，夜宿武當（在湖北），生於商村時，到唐朝纔成仙，歷代以來，求者必應，因此白嶽纔成爲海內靈山。



宮後一峯突起，如屏倚天，即所謂「齊雲巖」，上刻「雲岩」二字，爲宋翰林程瑀所書，明世宗改之爲齊雲山。岩左有數峯，右有石罅，正面又對香爐峯，氣象浩大。再前遙望，則一水如帶，迤邐山脚，即岩脚鎮也。自此西行，循石級上升，道傍凝一遺院，入院可觀「捨身岩」，就是普通的岩洞。不過略險些而已。出院再前行，迴旋山道，經「雲屏」而抵「玄殿」，即俗所謂「舊殿」，創自宋寶曆間，爲齊雲諸殿中歷史最久者。殿凡三幢，倚岩而築，岩上有石刻「忠雨」，「玉壁」，「紫峯岩」等字，大約二三尺；又有「天下奇觀」，「東南名岳」等字，大更倍之。殿額名「玉虛閣」，聞其中佛像爲百鳥銜泥塑成，會兩經火災，未損毫髮云。殿前有嘉靖丙辰崑山張景賢「登齊雲白岳次徐比部韻」石碑一方，詩雖不見佳，但寫景尙真切，姑錄之於下：「嵯峨白嶽倚長空，勢入脣霄鳥道通。路接天門雲宛轉，崖懸晴瀑雨溟溟，香爐縹渺承朝露，金殿參差動曉風。東望太和應咫尺，更從何處問崑崙」。此外石壁刻詩尙多，均明末清初間物，惟字跡大都不易辨認了。

又走了數十步，遙望可見筆架似的山峯，一連五座，故叫作「五老峯」，又名「五鳳樓」，縣志說：「峯上有石人，呼之隱隱若有聲應」，因距離過遠，試之未見回聲。聞其西北尙有「沉香洞」，草木叢茸，蛇虎屈居其中，不能往也。「嘉慶一統志」中談齊雲山景至此卽止，似乎再

上去就沒有奇景了，其實全山巉勝處還在後頭呢。

自此上山，愈陡愈險，頗費了點力纔登「獨尊岩」之巔，此處隱地已三百仞，周凡十五里，俯視石壁千丈，令人胆戰；四望則方嶺雲回，奇峯巖舉，山下的人家房舍，溪谷田畝，都還看得清楚。俟天晴氣清時，可遙望休甯屯溪城鎮，此時霧重雲濃，不能見也。岩頂即「方巖壑」，宋徽宗時，清溪人方巖據此甚久，故名。宋晉和水滸傳都說他後來是給樂山受招安的宋江一夥人打平了的，俗謂「方巖草王四百日」，大概在此只做了一年多的山寇，但其入人腦筋却很深，殆多因「水滸後傳」等書的渲染使然。我仔細考尋了一番，覺得以此作匪巢確是穩固萬分，上山沒有石級，僅鑿岩以通人，現在兩旁已設木欄，長達十丈上下，否則真不敢上去了，從前之險峻當與今無異。此種危岩，一人據守，就可敵千百人，何況前代武器簡單，欲以力勝，殆不可能，大概方巖是敗於糧食封鎖之厄，否則也不至立敗的。現在岩上已不見方巖遺蹟，聞尚有「方巖洞」，未得見也。

### 皖南旅行記

山行至此，已達盡境。在岩端農家喝茶稍憩，仍循原路回來，到澗谷時日已近午了。飯後，老道送我幾張符籙，上有「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勅印之寶」等字，謂可避凶取吉，回來時可送老年人作爲禮物。午後仍向來時原路下山，過一天門後入一小徑，曲折以抵「洞天福地」，

此處亦爲一統志縣誌所未載者，即爲山間十一道觀之一，大殿有「飛升古蹟」大橫額，似謂真武在此成仙者，他觀亦莫不如此，殆亦「只此一家」之意耳。殿後爲「仙置雲岩」，岩洞內有遷避仙人的肉身，外封以土，寫「真身內護」四字，看後使人毛髮悚然，據「洞冥記」說：「張三豐，元朝名進士，氣節高尚，國變後棄官入道，爲呂純陽（洞賓）弟子，後自稱適道道人。」這裏却無附會之語，此人也許有的，只後來給人拾到神話中去了。又據王漁洋「書聊齋誌異」武技篇中稱：「拳勇之技，少林爲外家，武當張三豐爲內家。……」云云，則張氏又爲武當派之鼻祖矣。

出洞天福地，直見「望仙亭」，下山仍循來時原路，名爲十里，其實當僅七八里，便抵山脚了。在岩脚小飯莊略進點心，即上車回休城。三日山居，頗覺心喜，人間遼勝於仙境，亦緣宿根太淺，不足以入道也。

六月十五日寫於黃山

## 二十三 休寧小紀

自屯溪西行三十里，便是休寧縣城，從前坐小蓬船過流而上，至少需五六小時纔能到，現在公路已通，半小時左右就夠了。

休寧城內景况平常，如同我國其他各省的小縣城，亦有街巷里第，莊坊市肆，官民百賈，農工士役，在表面上要我一顯著特點是困難的。我於三日間觀察，只有一點也許是別處所不能及的：我來時係乘小汽車而至，車子從北門進城，一直達到東門的旅邸，途路全是石板大道，別的不說，單只汽車可以在城中橫衝直撞一端，大概是其他小縣城所少有的了。清街的人家住宅，十九都具朱門大戶，高垣環第，據說每一住宅中，庭院都很曲折幽深，五六十間房子的邊算是普通人家，尚有多至一二百間者，這是本地的風氣如此，並非真的需如許闊大第宅也。此外就是一般貧民，亦都住的瓦房木屋，如在北方一帶和京中常見的土廳茅舍，此間却不很有有的。（註一）

關於當地風土習俗，我會以徵徵所見來詢問久居此間的人，知道（一）弓足之風尚未盡絕，這裏三四十歲以上的人，依舊還以小足為女子美的條件之一。（二）主僕制不但還存在，而且

界限之嚴，一如前代，所謂儉吝之膏，萬不能與貴顯締婚好。（三）婚喪等禮，亦仍沿滑制，絲毫未改，這三者都是舊有的。今日社會間因交通網伸入的影響，亦起了小小的變動！（一）爲離婚案件的增多，（二）爲農村婦女物質慾的加強，大都鄙棄土貨，喜用舶來品了。此外如風化之浮靡，和賭風之熾盛，亦爲此間社會的不良現象。

談到教育也落後得很，休寧全縣人口共計十八萬四千餘人，但今日在學兒童，還不到一萬人。公私立小學，據說也有一百餘所，其中縣立的佔二十三所，其餘都是私立的。教育經費的來源，除田賦，契稅，契紙，牙帖，牲畜，屠宰等附加捐外，尚有茶葉補助費，和書院學田的產租，學款的息金等項，確數不得而知。私立各校經費，則多由地方捐助，無定額。中等學校兩所：一爲省立第二中學，現改爲徽州中學，在萬安鎮上；一爲省立第四女中，現改名初級女中，在隆阜鎮上，這兩處我都去看過，校舍環境都狠好，只學生程度聽說還很低。

休寧今日在政治地位上，爲居徽屬五縣（婺源已劃歸江西管轄）中心，省行政督察專員和保安司令，均駐此間，已代歙縣而成爲徽州首府了。休人氣質類多馴善而怯弱，畏官如虎，故司法案件，較他縣爲少，行政上一切進行措施，亦較少阻力，在官方看起來，他們可以說是模範的好百姓。

全縣農田，依舊日的清丈定額，計田地山塘，合折實田爲四千八百餘頃。（田賦現在每畝徵銀二角二分四，共得徵銀應爲十萬七千餘元，實收則僅七萬五千元左右，以上係民廿四年調查。）農產品以稻糧爲主，年可產米八十萬石，此外以苧麻爲多，次爲豆麥，花生，芝麻等物，尚有葛精及羅花蠶繭，產量較少。茶葉亦爲農家副產品之一，尤以北鄉一帶爲多，開每年茶市，客商如鶩，茶行不下十數家。此間農民亦如別處，有自耕農與佃農之分，佃農又有將田轉租於人者，謂之租田，每畝約可收乾穀六斗，貧農無耕牛者，租牛時每頭年納乾穀二石於租戶，尚須負擔糞養費。農村工資，不供膳每日五角，供膳半價。農民中以客民佔多致，懷甯人尤多云。此間林產有松杉木，栗樹，柞柳，檫樹，均可用爲造屋及製器具之需，產量尙豐。

工業中，全縣除毛巾，線襪，肥皂，草紙，等小工廠外，無大工業。工人除廠工外，尚有磚，木，石，竹，漆，茶，墨，羅盤，造船，紡織，成衣等業。工資以磚木石爲最高，成衣業最低。

工藝品中以「墨」與「羅盤」爲最著，墨莊胡開文老店卽設在此間，創於清乾隆五十年，至今約百五十年歷史；休城尙有胡子卿墨莊，有李鴻章題字，與胡開文爲同一本家，出品亦頗著名。「羅盤」產於休甯城東五六里地之葛安鎮，爲全國唯一之羅盤出產地，鎮上約有十餘家，店

名非「吳魯街」(西記)，即「方秀水」，歷史俱在二百年以上。我曾至吳唐參觀。據云此物用途約有三種：一作塘輿之用，如羅經方盤，羅經蓋等是；一作爲定向之用，如指南針及上二種均可採用；一用以定時刻，如用日晷、牽線鐘、日夜晷等是。每種中又分爲大小無數號，製工精妙絕倫，價目三角至二三元不等。其作爲堪輿風水之用的羅盤，又分爲二式：一名楊盆，爲唐楊布衣所創；一名蔣盆，爲明蔣大鴻所創，盆上均寫有十二時，二十四間，及六十甲子，惟紅黑之穿花不同而已。營業情形各店都已遠不如前，今日信堪輿者日少，加以公墓已遍及鄉邑，故銷路大減，極難維持云。此外小工業品：尚有黎陽村之藕粉，萬安之紋烟膏，及密裘，木炭，青螺等物，俱不甚著。

商業，以屯溪鎮爲中心，城中無大商店。在外經商者，向以營業爲多，可執全國該業之牛耳，今日各地當舖所用之「花字」，與切語口音，均仍宗休甯，近日甯波人已漸代休人而霸據營業，但一切習慣仍依休人舊傳也。(註二)

宗教信仰在此間極盛，齊雲山香市，每年朝香者多至三四萬人。城中有天主堂一所，屯溪新甯教堂俱一所，龍灣鎮天主教堂一所。梅道尼院，則隨處都有，大小寺觀計達五百餘所，總算可觀了。

清初的休甯名士趙吉士說：「徽，山有黃海白岳，水有練溪新安江，勁賢有程忠壯汪忠烈，正學有朱子以下，文章節義，自少微以及金正希，代不絕踵，而世顧目之曰徽人，曰朝奉，若而人者，非徽人朝奉耶？」感慨頗深。我作此稿，蓋亦仿趙氏「寄園寄所寄」遺意，使世人知徽州除朝奉外，固大有人在也。此處專論休甯一邑人物：

休甯建縣頗晚，兩漢時尚係歙縣之一鎮，至三國孫資始立爲海陽縣，隨改爲休甯，直至於今。論人物當自唐始，第一人爲吳少微，本歙人，後徙居休甯，長安中，與富嘉謨魏谷倚並負文詞，時稱「北京三傑」，當時海內文章，以徐庾爲宗，浮偃不競，獨少微嘉謨力反時尚，時人爭慕之，稱爲「吳富體」，卒有文集五卷。五代時文事武功俱無傑出人物，惟甯唐奎文微、以工部尙書致仕，在政治上頗有所建樹。

宋代爲休甯人才最盛時期，尤以理學家爲多。真宗時有杳道，幼以詞名，後寇準薦其才，頗得顯名，與李昉已杳行簡並侍講讀，有集二十卷行世。據稗史稱：杳曾奉使高麗，在海上見美人魚，望杳拜首感戀而去云。宣和中有金安節（彥享），博洽經史，尤精於「易」。紹興初，任殿中侍御史，當時法令散佚，皆金所修，書成後高宗贊美肅至，後官至吏部尙書，教文閣學士，卒



有文集三十卷，及「周易解」。同時者有程大昌（秦之），紹興中進士，積官宣奉大夫，龍圖閣學士，謚文簡，著有「禹貢圖論」，「毛詩辯正」，「考古圖」，「易老通言」，「漢纂書」，「易原」等書行於世，并曾繪「山川地理圖」進呈。後人所建之休甯理學「九賢坊」，即以程居首。略後則有若庸（達原），咸淳間進士，傳朱子之學，歷主各書院山長，當時學者稱之爲勿齋先生，或尊稱先生，著有「性理字訓講義」，「太極圖說」，「近思錄註」等書。當時尚有吳儼（谷恭），名不見「嘉慶一統志」，查氏爲紹興間進士，當時張南軒曾以書告朱文公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朱因薦之於朝，授廣南西路安撫，著有「竹洲集」三十卷，及「柳華小錄」，「尊己堂記」，朱文公甚稱道之。還有一位詞人程秘，字儼古，有「洛水詞」一卷，見「宋六十一名家詞」。

元時有陳櫟（壽翁），發揚朱子學說，著有「四書發明」，「書傳寫修」，「禮記集義」等書。其徒倪士毅（仲宏），著有「四書輯釋」，「歷代帝王傳授圖說」等書，亦有名於時。

明有趙訪（子常），於諸經無不通貫，尤邃於春秋，著有「春秋集傳」十五卷，「左氏補註」十卷，洪武二年，詔修「元史」，書成不願仕，學者稱爲東山先生。同時尚有朱升（允升），太祖兵下徽州時，召預帷幄密議，後屢徵不起，大抵禮學徵伐之議，多所贊劃，著作有「諸經旁

注」，「辟約義精」等書，以上程、若、吳、陳、倪、趙、朱七人俱爲休甯理學九賢人中物。

同時武功上名人有程國勝（休之），於明建國極有功，太祖兵下徽州時，署爲總管府先鋒，首破苗軍及長槍軍，又敗張士誠兵，所至皆捷。陳友諒入寇時，敵直犯太祖舟，賴國勝力救始出險，因以戰死，可謂明開國元勳。明神宗時有程敏政，爲大理寺卿兵部尚書程保之子，成化初進士，學問廣博，爲一時冠，官至禮部尚書，著有「新安文獻志」，「明文衡」，「宋紀實終政」等書，及「篋墩文集」九十餘卷，「列朝詩集」紀其事蹟甚詳。又有程暲，著有「新安學系錄」，不知是否一人。

明末亦得三名入：一程嘉燾（孟陽），精音律，工書畫，而詩尤精，世推爲松園詩老，趙書士謂：「孟陽實彘人，與余交最厚，而列朝詩集乃注休人，誤矣。」蒼然，則應改置於彘縣人物稿中。一爲汪偉（叔度），崇禎初進士，官至九江總督，明亡自經死。一爲金豎（正希），崇禎元年進士，文名振一時。明亡，京師陷，南京又破，聲起兵抗清師，分扼六嶺，各方響應，乃遣使詣表唐王，授右都御史，總督諸路軍，乙酉九月被執不屈，死於江南，有文集時詩行世，世稱其文可與歸震川並駕海內，家珍戶誦云。現在徽人尙多有知金正希者。

清代休甯文人輩出，且多反理學健將，一掃腐儒氣習，使人有清新之感。第一人爲政治家吳

正治，順治間進士，官至禮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文名不著。同時有趙吉士（恆夫），順治舉人，官僅至給諫，文才極佳，藏書之富，爲當時京官所醜稱，著有「萬壽閣全集」，並編有「寄園寄所寄」十二卷，後者雅俗共賞，至今流傳尙廣。雍正間有汪師若（由敦），以諸生充明史館纂修，後舉甲辰進士，歷官吏兵刑工各部尙書，軍機大臣，兼直南書房，嘗奉命更定樂、章、祭器、鹵簿、輿街、朝會等儀制，著有詩文集各五十卷，兼工書法，爲學者楷模，卒諡文端，贈太子太師，入賢良祠。再次有戴震東原，爲休甯歷代以來第一大儒，其「孟子字義疏證」一書，表面談經學，實爲哲學名著，攻擊朱子一派理學，無微不至，詳見第二十一節。同時尙有法承黼，由敦子，以軍功歷官左都御史，兵部尙書，爲清初名醫之一。再遲有趙繼序，著「漢儒傳經記」，事跡不詳。同治間有吳紹正（則之），爲俞曲園弟子，四十八歲成進士，任隨谿知縣，時俞正由杭赴閩，道經蘭谿，賡以詩云：「廿餘論文誓友生，來聽此地好官聲，從知吏治無他術，祇與文苑一樣清。」因曲園以爲觀其文可知其人，前觀吳文，其清如水，故知其必能做好官也。

從前梁高祖贊美徽州景物，謂「新安大好山水」，其實也不過是看上了黃海白嶽而言，所謂「奇靈秀拔，在在而有」，則不免有點誇張。湯臨州詩：「欲謔金銀氣，多從黃白遊，一生癡絕

處，無夢到徽州」，則因不能到徽州見黃山白嶽，而發怨望之氣了。我看新安山水中，可與國內第一等名山水，若泰嶽，峨嵋，雁瀟，天台，及衡華嵩恆四嶽等競秀者，亦惟黃白二山耳，其他俱平平也；若論休甯一地山水，則除齊雲白嶽外，更無足言者。不過山水勝跡，亦半頭前代人殷碩渲染，而增佳話，若依此而論，休甯尚非絕無足稱者。

關於齊雲白嶽之遊已詳前節，茲先記「古城岩」：岩在休甯縣東七里地之黃安鎮上，爲屯溪進城必經之路，此地舊名萬歲山，宋宣和中改爲萬安，上有宋州治舊基，三國吳時且曾作爲縣治，就是所謂「海陽廢縣」的。岩下石壁高丈餘，有宋朝昌宰都補之手書的「磨崖碑」三字。岩左有兩巨石，夾立如門，循門而上，又有兩石如窻，作兩門入洞狀，各見其後半體。據縣志稱：「岩巖有城，爲隋末汪華所築。」後人稱之爲「汪王故宮」，汪華蹟已詳徽州名人篇中。潛趙吉士云：「昔越國公汪華王九州，起兵於此岩。山之下碧流如帶，余與村人約偕放生池，遊鱗萬計，不避遊人，樂矣哉斯邱乎，前後記見余之萬青閣集。」云云，現距趙作記時已二百餘年，池中遊鱗仍如舊。石壁上有董其昌書「魚樂園」三字，是明時已成魚園矣。池中魚有長至三四尺者，名爲池，其實乃一上通下達之大河，所謂「遊鱗萬計」，確非虛語，惟聞過兩端之長橋，魚即絕跡，頗不可解。相傳明太祖過徽州時，曾駐蹕古城岩，成大業後勅記榜文云：「神共助順。復名萬

踐山。」據邑人傳說，池中魚也是受太祖封過的，故處不肯過過他徙云。

此間關於太祖的傳說，尙有數端：一、據說太祖過休甯古城岩時，正在大敗之際，當時敵軍追兵已近，太祖急避入岩下一石洞中，等到追兵過洞時，洞口已有層層紫綉網結成，若久絕人跡者，因得免於難云。二、岩之南向山上，有古塔一座，太祖曾禱於塔前，祈詢來日建都之地，當時塔即斜向金陵而止，今塔尙在，且略向東北斜也。三、據「休甯舊志」載：「明太祖下徽州，卜兆於古城山汪公廟，獲第一筊，及得天下，命有司於每歲正月十八日致祭，開銷餉糧，至今不絕，現第一筊尙存梁間，以龜奉之」云。四、據趙吉士「寄園寄所寄」稱：「宋時有朝奉郎之官，太祖初定，徵民迎之者，皆自稱曰朝奉，太祖曰：『多勞汝朝奉的。』至今休歙猶沿其稱」云，這一段說到「徽州朝奉」的來歷頗趣。五、據同書稱：「太祖初至徵地，避雨於民屋門首曰：『爾民何不接簷？』民運命，至今新安屋宇，門皆重簷。」此節有關建築，且近事實，值得一記。六、「酒釀小品」載：「明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駐驛徽州時，曾御書一劄賜汪同，（文長不錄）末有『勿忘我愛，送同親書不備。』等語，語極俚俗。上下款寫『寄書人朱某，樞密院判汪同閣下』。據小品說：『同子孫後賢藏于家，程敏政曾題一絕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聞驚得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後此劄於成化甲辰燬於火」云。

我們今日到古城岩去，已見不到隋汪華和明太祖的遺跡了，惟亭台花木，像一名園，頗有足觀，這些大都是清中葉以後建造的。我沒有記其樓台名稱，只記得大小當在十餘座左右，其中以半亭爲最著。輿縣誌說：「汪王故宮外有禪苑，萬歷間，邑令魏世祿建還古書院，後建中台閣，又東隙地文筆峯，西建文昌閣，下有高山橋，依山爲樹，稱名勝焉。」云云，現已多半燬塌了。前人詠古城岩的詩詞，頗少佳作，惟趙吉士的「岩山前後晚眺」五古二首尙佳，現存其集中。

休城北門外有松蘿山。在公路車站上可以見其雄姿。山濠城十餘里，高一百六十仞，周十五里，以產茶松著名，曹學佺的「名勝志」稱其「山半石壁懸空，松蘿交映，有唐時松蘿菴在焉」。縣志說：「菴創於唐，遷於元，新建有大悲殿，寄蘿菴，並勝菴也」。又此山俗呼「金佛山」，其茶產量極少，而擅名海內，就是專爲品味名茶，也應到山嶺一行，我未曾去也。尙有「落石台」，在縣西南兩里地，舊名「斷石山」，爲宋呂大防所題，亦爲邑中勝跡。明張汝懋謂：「海陽多作山水，如落石台更爲奇勝。」明袁中郎詩中有「雙溪一燕尾」句，卽指此處。臺台不遠有「鳳凰山」，爲金鑿讀書處，唐名人吳少微墓亦在此山上，登山可東望古城岩，南接落石台，西見齊雲，北則黃海天都，千朵芙蓉，瀟瀟雲表也。

行 記 休甯城中，絕少勝蹟，惟有一二私家園林，須經熟識者導遊纔能進去，公園建設尙在計劃中

居民豈不得一遊散之地，較之宣城歙縣各地，不免相形見絀了。

六月十六日寫於黃山

註一：自屯溪經隆阜，梅林，至潛埠，達石安，而入休甯縣城，沿途房屋，都極縱深闊大。據傅明魏閣（忠賢）當國時，此間甲第連雲，嗣於洪楊之役，悉燬於兵火，現在石砌街道及宏敞的屋基，猶可見曩時盛況。

註二：徽州的菜也是聞名全國的，前編而未記，茲補寫於此。徽幫廚子多係績溪人，最入口的有紅燒青魚尾，（即俗名擩水者），沙鍋，就魚湯，燒冬菇等菜。祁門的粉蒸肉和婺源粉蒸雞，亦馳名遐邇。聞徽州一帶溪流過急，產魚甚鮮，故有「魚龍雜鳳」之稱。徽人多嗜食醃汁鱖魚，魚多由沿江一帶運來，醃不過透，臭味甚重，俗稱「臭鮭魚」。另有一種叫作「毛茸腐」的，以葷腐藏置陰暗潮濕處，隔些時候便生白色菌毛，連毛加以油煎或炭灼，雜醬辣拌食之味，甚鮮美。以上二物為徽人日常佐饌佳品，即饗客時亦上得菜樣也。

## 二十四 祁門雜志

從屯溪到祁門，計程一百四十公里，此間路面極壞，小車子也得走三小時。途間經萬安，休城，岩脚三地，以抵黟縣之魚亭鎮，又前行六十里，纔是祁門縣城，我們進城時已近中午了。

下車後第一件事須先找一宿地，道在此間却大成問題了，此種山鄉小城中是沒有名爲「旅館」這一物的，它們只有飯館，就在飯館中附設幾間房子，作爲來往客商의 安頓處而已。我們找到了一個飯館，名爲「祁門第一」的，進去一看，糊粉滿目，使人非成爲鱈魚不可，後來找到一位「徽報」的本地記者，由他帶到一比較可住的新飯館，此事纔算解決了。

午飯後就出去走走，一直到了晚間，檢閱的人物計有茶業公會主席，商會會長，縣長，教育科長，瓷土商，茶號老板，黨部職員，男女教員，苦力，小商人，和普魯士族的後裔；此外又到宋代詩人方秋崖先生（岳）的祠墓舊宅，和曾國藩駐祁時的行轅臥室一觀，茲將見聞所得分段記載之：

祁門爲皖南通江西之孔道，在軍事政治上之重要性，居徽屬各邑之冠。地勢高峻，狹而多山



，所以地學家劃爲閩越山地之一部。城在府峯巒環抱之中，全縣除大洪、大北、小北三水的兩岸之間，有一線平原外，餘皆崇山峻嶺。縣城偏居東北境，瀕昌江上流西岸，以前東西北三路交通都極阻塞，非登山越嶺不能行；惟西南路到江西的浮梁景德鎮一線，有水道可通，較爲便捷，現東路公路已成，西路到省城去的汽車道，亦在計劃與築中，遠非昔日可比了。

一個地方多山則人性重原魯樸，同時田利所入必不足以自給，郡門便是如此。據「淳熙新安志」說：「郡門人性樵魯，農十之三，依山而墾，數級不盈一畝，快斤利刻不得用，入甚薄，歲稔粉蕨藟以佐食，卽豐年穀入不能三之一，大抵庸人，資負戴。」天之虐待他們的總算苛刻了。這種地理上的不平等，古代如此，今日亦自不能有所變易。當時尙不知道利用山地種茶，田利既鮮收入，他們的生活便很艱難。「康熙府志」說：「大抵南人（南鄉）善操舟，北人訪山植，西人勤樵採，他則行賈四方，持子錢爲恆產，或春出冬歸，或數歲一歸，然知淺易盈，多不能累千萬。」當時郡門一般人民的生活苦况，可見一二，操舟，採樵，山植，和小本經營的人，其物質生活自然談不到舒適，故同輩稱：「家居務儉嗇，茹淡操作，日再食或三食，食惟儉粥，客至不爲黍，不啻梁馬，不喜鶩鶩，貧窶數月不見魚肉。」這和今日的情形還是差不多，所不同者，不過吃米飯的人家稍稍增多而已。

至於婦女生活，更有爲我們江浙人所意想不到者：第一、她們能勤勞吃苦，不耐煩居；第二、她們能儉樸，不論平素或作客，很少塗脂粉，聽說就是普通的肥皂，亦不大有人用，我在途間，亦未見有敷粉者，這是出於意料的事。第三、她們對於節操甚重視，較徵虜之休歎黟縣各地厚重得多，查考府志，所言亦多相類，如「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女子貞潔不淫佚，雖飢歲不鬻妻子。」及「女人織木棉，同巷相縱績紡，常及夜分，人謂婦功月得四十五日，勤而能貞。」云云，大概交通阻塞，尙未受外間風氣的薰染。聞今日婦女生活，除助耕種外，城中婦女多織綉繡衣；鄉間則多紡紗織布，幾無一人坐食閒居的。此間俗尙早婚，十四五歲論婚嫁的已算普通，甚有早至十一二齡者，據一女學教員談：其祖母嫁時，尙僅九歲，到十三歲時已生子云，令人咋舌不置。還有一不大合理的事，就是女年恆大於男，據云這樣可便於得子，此間家婦特別地多，或許這也是一個原因，試想未成年的男孩子受了這樣的摧殘，不殞命的總算是例外呢。奇俗尙不止此，此間還有所謂「帶兒總」者，以至德（卽秋浦）爲最盛行，而祁休黟縣亦染此風，我們通常僅知有所謂「童養媳」的，卽在兒子未成年前，先將聘定的媳婦迎在家中，以助操作；此則更進一步，在未有兒子以前，就討個媳婦養在家中等候，幸而有了兒子，這女孩子就算是他的了，若始終無子，則這女人亦非守節不成。

郡門人口，據民國二十年的戶口登記，統計全縣爲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二人。其中男五萬二千二百〇三人，女四萬五千〇五十九人，惟據當地多數人談話，俱謂今日女多於男，且存以待考。居民中容籍甚多，當地土著僅占十之五六，容籍中尤以贛省的撫餘各屬，及本省安慶一帶爲最夥，經商務廳的都有，蓋一因距離甚近，再因此間地廣人稀，謀生較易云。

關於郡門人物，我在未到郡門之前，只知道有方岳汪克寬二先生，到了郡門之後，所知者仍不外此二人。考之史書志籍，在「康熙府志」中有這樣的一段：「祁地山奇而峭，水激而冽，清激之氣，融溢其中，故唐宋以來，君子好行禮讓，小人自安耕鑿。」這樣的環境，依理當可代產名人了。同書稱：「自唐以前，以武功密，其文不少概見，宋元以來，彬彬爲東南都魯。」這也許不很確切，因在唐以前，尙無郡門之名，那時僅爲黔縣一縣而已，宋元以來，雖潛已成爲彬彬多禮之鄉，但傑出人物終不多見。「淳熙新安志」說：「黃巢亂後，中原衣冠避地於此，俗益孝久，宋與名臣輩出。」所謂名臣輩出，查開縣志，費半日之力，還找不到一二人，不知何所據而言。至文學之士，誌書上說得也頗動聽，府志說：「宋元之時，理學大明，明嘉靖以來，比屋有才秀之士，文藻益盛。」可惜今日這些秀士都隨草木凋朽，不得一可憐之人了。

茲先談談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地位的方法二氏，再將當地人所自爲大人物的附記數人，末及流寓名人，或有遺漏，仍待補正。

祁門歷代最著名的文人應推方岳（巨山），其詩才有人認爲可與李杜並傳。但一生境遇極壞，在功業上無多建樹，縣誌稱其「七歲能詩，除有書左郎官，紹定間，中相試第一，成進士，歷知南康軍袁州各地，以丁大全賈似道諸人之陋，坎坷終身。」後來到了六十四歲時，纔不得意地回到故鄉，在城北的「荷嘉塢」地方著書終其餘年。著作有「秋崖小稿」八十三卷，及「重修南史」一百七卷，見「安徽通志」，其最好的作品大概就是詩詞，我在「歙縣景物記」中曾錄其一，可觀一斑。「嘉慶一統志」稱其「詩主清新，工於鍊琢」，似非適評，因這樣又近乎詩匠了。「縣志」謂其「詩文四六，不用古律，以意爲之，語或天出。」却龍道其長處。又「詞統」亦有一段說到他的：「祁門方秋崖工詞，「生辰值小除」一闕，尤爲酒脫，中有「今朝念九，明朝初一，單欠個秋崖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消三十」之句。」頗像一首白話詩。

我會到方氏讀書處荷嘉塢一遊，地方很幽靜，風景亦頗秀麗，現其舊宅已毀，惟有數十年前構的樓房三五幢，爲其後嗣住宅。樓前爲一大祠堂，祀氏及其子孫，堂中有明才子文徵明寫的「工部草堂」四字表額，據說方氏曾一度做過工部侍郎的。祠前有荷池一方，我平時正荷葉田田也

。嗣後小山上，卽其墓地，雖草沒人，頗不易上，因鄉俗非清明不刈草的。墓碑上刻「宋勳舉吏部侍郎秋崖方公諱岳之墓」等字，爲清乾隆間重置者，此外不見其他遺蹟。

元末明初間，有汪克寬（德輔），爲一史學大家。氏幼年時，多讀理學書，元泰定間，因會試見黜，乃業科舉業，盡力於經學，著有「春秋經傳附錄纂疏」，「程朱傳義音考」，「集傳音義會通」，「禮經補逸」，「凡列考異」諸書，於春秋易詩禮通鑑都有所發明。元亡會舉家避居深山，至明洪武二年，朝命聘之至京師，與宋濂同修「元史」，書成辭官還鄉，程敏政稱其爲「龍興史局布衣第一人」，趙吉士亦謂「顧谷先生（其別號）以凡例考異，羽翼朱子綱目。令讀者豁然心目，洵稱史學功臣。」氏故鄉在南鄉桃壘村，其書房名「思復齋」，因途遠未能去看。

鄉門前代政治上人物，尚有吳仁歡，因破賊有功，以當地人爲第一任鄉門縣令。宋初有許遜，官至太常丞，及江南侍御史，趙普狠器重他。明洪武間有康永韶，官至御史巡按及禮部右侍郎，因諳天文學，故又兼司欽天監。明末還有幾位殉國的忠臣。清代二百多年間，竟不得一可記之人，以至今日。有人因此歸咎於風水，如「懷秋渠」稱：「鄉門縣治形肖猴，前朝邑令江右人，鑿城鎮之，猶磨發二解元，城有山，俗名猴腦，後令又以巨石作八卦形壓之，百餘年來，父老憤其破類風水，欲易之未果也。」林甯亦有類似的傳說，謂城中之石版大道，卽係當時邑令（外地

人)用以獻贖該地秀氣者，諒別地亦多類此的傳說。

異地人物之曾客居祁門者，以岳武穆曾國藩二人爲最著。鄂王係於紹興元年二月間，因取道赴揚州，會宿於祁門縣西之東松庵上，卽今之千佛庵。據邑老說：他曾在此題一碑記，文爲「自江陰起軍赴僞，與張招討(俊)會合。」宋記「紹興改元之仲春」。「宋史」謂當時因李成圍江州，故命張俊討之，而以飛鶴副云，大概他住祁門的時間很短。

曾國藩在祁門會住了九個月，就以此爲與洪楊作戰之全軍大本營，當時形勢很危險，勝負之分尙無把握。邑志稱：「咸豐十年六月，曾國藩統軍駐節祁門。十一年於西門建潮一座，北門一座。十一年三月離此赴東流。」以後就移駐安慶了。現其磯盤尙存一座，建築之疊固，看起來較今日的還勝一籌。我曾至其當時的大本營敦仁里洪家一觀，屋宇軒敞，洞房深院，在祁門像這樣的好房子是很少的，大廳凡五六所，會爲當日曾氏會議見客審判之用，其臥室則在最深處之一小軒中，室方不及徑丈，木格紙窗，頗存古風，現爲洪家後人所居，現在洪氏尙爲祁邑首富，聞亦得力於曾氏的幫助居多。

關於祁門的山水勝景，因時促多半未遊，本地人所謂八景如下：(一)「雙橋夜月」，橫闊江上，其一在新泰三元二門外，其一卽在我的寓處門前。(二)「祁山點翠」，在縣城東北。(一)

(三)「桃峯夕照」，在西門外，閉夕陽西下時，峯色盡紅。(四)「古塔凌雲」，在魁升閣後山巔上。(五)「閩江巨日」，江環城如帶，寬可十丈。(六)「日暮歸廳」，在城東龍峯山上。(七)「風景清激」，在閩江下數百步，東岸即鳳凰山，山有寺及魁升閣，聞乾隆遊此時，曾取泉水而飲。(八)「天開一線」，在城東青蘿寺後，明洪武兵敗時曾避其中云。餘若邑志所稱之「擁書樓」，「中山書堂」(汪克寬讀書處)等，因沒有看到不能詳記了。

祁門在唐以前本名「赤山鎮」，隸屬於黟縣，至唐永泰元年，草賊在此盤據，名之爲「閩門縣」，二年賊平，纔改今名，故現在還有人叫它作「祁閩」的。城始建於唐，其基已不可攷，宋城周圍五里，至清曾濬生駐此時，始毀城以利作賊，今徽屬六縣中，惟祁門是沒有城牆的。

城中街坊寥落，比較熱鬧的只有三條：名叫東街、十字街、和仁濟街。城內商店約一百二十餘家，若計小坊雜莊在內，亦不到三百家，其在商會會員冊上登記者，則僅八十家，中以布業雜貨居多，全年營業約在二百萬元左右；鄉鎮中以塔坊、澗口、閃裏等地爲較繁盛，城鄉合計全年營業尙不足四百萬也。

此間因爲產茶名區，故百業的榮枯，和農村經濟的舒困，全視茶市興衰爲轉移。近年以來，

祁茶因國外銷路衰疲，加以印度爪哇紅茶的傾銷，茶市已一落千丈，祁縣恃茶爲生者，當占十之八九，影響之巨，可想而知。據商家稱：往年紅茶下市，一般茶農多進城購置什物，各商店四五兩個月的營業所入，恆占全年營業總額的五分之三，但近年來茶業衰落，市廛亦呈現蕭條景象。

祁門農利本很貧薄，全縣山田共約二千四百頃，出產以不大值錢的玉蜀黍占其大半，餘爲油菜子，大小麥，及小量的穀米。本縣食米，往年俱由江西鄱陽湖運來，「淳熙新安志」謂：「祁水入鄱，此湖以著漆紙本行江西，仰其米以自給，」自古已然，近因公路可直達蕪湖，洋米進口也居其大半了。

此間特產，足以救濟全縣之貧乏者，惟賴「茶」與「瓷土」，而尤以茶居大宗，其品質之優，向居世界茶市首要地位。瓷土，又名白土，產東鄉石川一帶，爲瓷器上等材料，江西景德鎮諸窯，大都仰賴於此，聞一切瓷器，若不雜以祁門白土，則質脆易碎，不能用。此物歷史甚早，宋浦事熙「新安誌」中已經提及，據稱「祁門土瘠民貧，所入無幾，多取給於水碓磁土」，蓋彼時尙未產茶也。今日瓷土產量，據瓷土商謂：全年出土計達二十五萬塊，約合一百萬斤，每萬斤成本爲三十餘元，每年售價可得一二萬元。除瓷土外，其次爲木材、桐油、香菰、藥材等物，產量



尙夥。

祁人在外經商者，較徽屬他邑爲少，卽出亦不願遠行，故以至江西饒州浮梁一帶者爲多，大抵係作瓷土工及設南貨舖者居多；在南昌者亦有一部分，多開茶葉店，運載行，及南貨舖；此外至上海湖北營報關行及南貨號者，則較上述各地尤少云。

末了尙有數事，足見祁門之僻塞者，城中無電報局，無錢莊與當舖，縣政府經費全年開僅八千元，全縣公私立小學僅十五所，（均民國廿四年情形）上述幾點，或是爲都會人士略一見聞。

六月十七日寫於黃山

## 二十五 祁門紅茶

吾國茶產以安徽爲中心，其品質之佳，產量之多，名類之繁，都爲他省所不能及；而皖省中，又以祁門、六安爲最著。「六安茶」專銷國內各地，香味俱稱極品，惟製法煩而出品少，僅能供品質不足以裕國需，「祁門紅茶」則與婺源綠茶，同爲行銷海外的名產，今日祁茶之名，已無遠弗屆了。

祁門紅茶的歷史並不很早，查明朝「南京戶部志」國家歲貢「茶」部中，尙無祁門之名，其中關於皖省的僅謂：「六安州上南京禮部芽茶三百斤，廣德七十五斤，朗溪連平茶二十五斤。」又段一說：「成化三年，奏准南京供用庫歲用芽茶，坐派池州府二千斤，徽州府三千斤；蕪茶徽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廣德三百斤。計天下貢茶共四千零二十二斤，而以建甯茶品爲最上。」（大概係指建德甯州二地），可見當時非但祁茶無名，即安徽全省的茶產，在國內亦未占重要地位也。據說祁門以前向製青茶，大約始自清同治初年，當時每年產額，僅值十餘萬元；直至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始有黟縣人來祁，設子莊於歷口，督同茶師製遠紅茶，頗費苦心，茶成後

，初運銷漢口一帶，一般洋商都覺其香味較之「甯州紅茶」更勝，因之銷路大暢，以後仿製者日增，到光緒四年，茶號已有七八家，光緒八年間漸增至十餘家，今日則達一百四五十家了。

茶的種植，半賴地利，半屬人事，祁門土壤極天獨厚，依化學分析，多為砂質土壤，富於磷酸鐵質等成分；加以地多崇山峻嶺，海拔極高，均最宜於植茶。此外如空氣濕潤，雲霧濃厚，使茶樹上部得到充分水分；地多川流，又多雨量，使之適於生長；尤以森林稠密，可以調節寒濕，遮蔽風日，防止天災，凡此種種，都非易得，宜其能馳譽中外也。

論祁茶產額：據前北京農商部第三次調查，總數為三萬八千五百餘担。民國三年祁門茶稅局統計，則為二萬二千四百餘担。民十九安徽建設廳調查，仍為此數。民廿一年皖省茶業改良所調查，計出口總額已減為三萬八千五百箱，每箱五十斤，則僅得一萬九千餘担了。民廿四年產量，亦約略相等。

全縣茶林面積，聞在三萬五千至四萬五千畝之間，以西南鄉為富，最著名的歷口之「兩前」，及四里之「白毫」，都產四鄉。紅茶以外，尚有少數仿六安茶製法，名為「安茶」的，在兩廣一帶頗負盛名，產於南鄉。東北二鄉尚無食品也。

關於祁茶的栽培法，亦探得一二；第一步須先「墾荒」，其步驟又分為砍柴，開掘，翻土，

整地四事。次爲「植種」，種子多爲當地茶園所產，於每年農曆十月間採集後，埋於向陽地窖中，至翌年春季掘起播種。種時掘地成穴，直徑約一尺，每穴自六七顆至十餘顆，上覆以土，厚約三寸距，行間相隔三四尺，株間二三尺。三爲「耕耘」，年約二次，於農曆二月間茶將萌芽時，及八九月間結實時行之。四爲「施肥」，肥料多爲草木灰。茶餅及人糞，年施一二次，多在二三月與九十月間。五爲「剪枝」，此法向不大施行，故此間恆有一二十年的茶樹，從未修剪一次者，蓋一因不知其利，次因愛惜過甚使然。六爲「採摘」，新種茶樹，須四年後纔可開採，初採時僅摘春茶一次，留其小枝嫩芽以養樹勢，至第七年後，始成一清幹可用的壯樹了。茶中有「頭茶」「二茶」「三茶」之分，亦採摘先後之不同耳，前者採於清明至立夏前，隔二十天再採者爲二茶，繼採者則爲三茶。品質與價格亦因之大相懸殊。總計每畝茶園的栽培費，約需三十八元左右。

紅茶製法，與前曾記述的徽州綠茶烘青等，各有區別，約略言之，先後計分八項手續：（一）園青，俟鮮葉在日光下晒成暗綠色，葉邊呈褐色，葉柄柔軟無彈性時爲適度。（二）揉捻，使茶汁外溢，片片成爲緊細條葉而止。（三）發酵，將條葉盛木桶中，覆以濕布，再緊壓之，置日光下，使其色澤轉紅，質味加濃。（四）焙焙，普通多在日光下乾曬，約至五六成乾度便出售了。

。以上四項都由園戶去做，所謂「毛茶」是也。茶號購取毛茶後，仍須經過火力烘焙，謂之「打毛火」；至餅分時再烘一次，名為「打老火」。(五)餅分，於毛茶經過老火後始行，茶餅約分十三四種，餅限大小各自不同，惟相差甚微耳，如製茶五百箱，便需大小茶餅百餘隻。其步驟計分為：一，「大茶間」，即餅分毛茶為淨茶之第一處。二，「下身間」，即將第一處餅過的餘茶成為淨茶之第二處。三，「尾子間」，即製作餅頭餅底的茶為淨茶之處。上項茶工，每人每季工資伙食約二十四元，工作時期不到五十日。(六)揀別，純由女工擔任，每季工作三星期，每人僅得工資六七元，供給伙食，其揀法與前述之綠茶揀青相同。(七)補火，因恐餅揀時難免有潮氣侵入，故於裝箱前再烘焙一次，使茶呈灰白色為處。(八)官堆，即將各號餅分過的茶，分堆於官堆場上，以木稻細加翻梳，使之混合，流入歌窰中，再稱其分量，而後裝箱出售，庶各號莊之茶，不致有粗細不勻之弊。以上為紅茶製造的大概情形，欲求其詳則非一二千字所能盡也。

祁茶裝璜，概用木箱，外糊花紙，紙上加印牌號茶名，箱內襯以鉛皮及毛邊紙，總計裝璜費，每百箱亦需九十餘元。

祁門茶號，近數年來，較前驟增，民十九年全縣僅九十餘家，二十年增至一百十四家，二十一年竟突增達二百八十二家，二十四年又減少至一百四十五家。其所以增減無定者，蓋因此間茶

商資本大半係每年茶市前臨時集股而成，其有固本資者開僅二三家耳。雖熟識茶情者相告，當地人之設茶號，與別處之拔會近似，如有人能於茶市前，向親友或股實紳商籌集相當資金，即可開設茶號，而自任經理，薪金每季當可得四五百元，對於茶號整個營業的盈虧，須多置之不顧，萬一銷路疲滯，茶價衰跌，則結賬時自有股東負責，與彼無涉，鄙以茶業之衰落及茶號之狂增，此亦一因。

關於茶號製茶經費，茲以頭號茶而論：計除採茶山價費每箱（約四十五斤）需洋一百十餘元外；尚有本莊開支，子莊開支，房租器具，茶工，裝箱，稅捐，郵遞，洋行及茶棧用費，貸金利息，附加捐（如教育，公安，慈善，同鄉會，公會等），以及雜支費各項，每箱共需三十九元上下，故合計每担當需洋百元，此係就頭茶五百箱以上而言，若不及此數，則成本更重。

茶價售價，在民二十一年間，每担曾達三百六十兩，為突破歷年紀錄之最高額；民二十二年已跌至二百二十兩，全縣虧折數約達五十四五萬元；二十三年則僅售二百一十元。二十四年則僅二百元上下。探其慘落原因，主要者約有四點：一因成本昂貴而售價反低。二因銷路疲退，如英國政府重徵茶運口稅，每磅加徵四辨士，每担折計約合華幣二十五兩，與原有稅率合併，須付稅銀十五兩之額，其他各國銷數，亦遠不如前。三因茶號激增，原因已略如前述，國戶中因

此遂以奇貨可居，爭求習價，茶稅又因不必自出資本，不惜放盤搶買，終至成本益大，虧折亦愈巨。四因洋商操縱，蓋華茶貿易，不能直接運銷海外，以至盤價全操諸西人掌握，故竟使每年產額全數銷盡，也不得不以土貨奉呈於旅華外商，於茶農茶稅所獲正復有限。此外茶農本身，只知墨守成法，於栽培製造諸端，從未稍事改良，以致產量與品質，都只有退無進，亦為茶農失敗之由。今後補救辦法：惟有使栽培科學化，以增加生產；製造機械化，以減低成本；販賣合作化，以避免商人盤剝，則祁門紅茶的前途尚非絕無希望者，否則難免不如湖、甯、溫各地紅茶之一蹶不振也。

關於紅茶銷路，以前均以漢口為中心地，民九以後，漢地茶市衰落，遂移至上海。祁茶運出，係先由昌河經江西景德鎮，以至贛州，再由大輪由鄱陽而達九江，還漢或運滬均由此分道。二十四年公路通車後，已有一部分經屯溪自杭至滬，及自宣城經杭運滬了。

皖省茶稅，在清時原分皖南皖北兩總局，皖南設在屯溪，祁門則設一分局，民九以後各自分立。南茶行銷外省者，每百斤徵稅二元二角五分，本省征稅二元，洋莊者每百斤徵洋一元一角餘。裁厘後，改設茶類營業稅，茶稅除照千分之五抽稅外，尚有當地之教育，防務，慈善等附加捐，及臨時種植特捐，故茶稅負擔亦頗不輕。祁門教育經費，幾全視茶業興衰為轉移，以前每年可收

茶捐九千元，近年來已不到六千元，故各小學多有提前放假以節開支者。

總之祁茶業衰不但關係全祁人民生活，且影響國家對外貿易，我國的二次輸出品中，絲已日趨沒落，無可轉迴，惟茶尙未至絕境，必須急圖挽救。近有中茶公司成立，對於皖茶的改進和運銷都正在積極努力中，當不失為衰落中的皖南茶業之一福音。

六月廿二日寄自太平。



## 二十六 祁黟道上

因遊祁門之便，使我有機會能到世外桃源的黟縣去，實爲此行一大快事。從祁門到黟縣，循大路走，計程九十華里，中間必須經過黟縣一個最大的鎮市「漁亭」，汽車到此，須下車改乘轎子，始能到黟城。漁亭市况頗盛，「寰宇記」說：「每歲江西魚鱸至祁門縣，捨舟登陸，止於魚亭山東水次，故名。」大概此處之成爲一大市鎮，已非今日始然。

自漁亭到黟城，相距三十華里，這一段路上風景之秀，無可言說，沿途坡嶺起伏，夾岸溪流閃閃，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轎子顛曲而上，又復奔騰而下，萬千奇景，都在眼前流過，深幸公路未通，否則必不能享此眼福了，有人說：「欲令旅行有味，乘汽車不如馬車，馬車不如騎馬，騎馬又不如徒步，蓋沿途所得與旅行苦樂適成反比也」，信然。

途行不到十里，過一嶺名「桃源洞」，古名「小桃源」，又名「譙貴谷」，縣誌稱：「小桃源在黟縣西北，昔有樵者入山，行數里至一穴，豁然洞曠，中有十餘家，云是秦人避地於此」，與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上說的頗相似，是見我國的世外桃源不止一處。「寰宇記」說：「黟縣

北緣嶺行，得鹽貴谷，易土人入山，至一斜穴，廓然周三十里，云是秦人入此避地，醜一作樵。  
李白詩：『彭縣小桃源，烟霞百里間，地多靈草木，人尚古衣冠』，即指此處而言。「方輿勝覽」說：『樵貴谷至今有數十家，同爲一村，或謂之小桃源，』蓋同地而異名耳。我在此找了好久，不得其洞，僅見一庵名『紫竹』，上供神像，殊無意味，想是唐時多郎的『欲去』詩：『惆悵桃蹊路，惟教客寐知』，及黃居的『小遊仙詩』：『湘擘桃花擲流不，更無言語倚彤雲』句，心中不覺愀然。

再前行數里，景物更見隨秀，途過『潯陽台』，一名『釣台』。「方輿勝覽說」：『台在彭縣南十八里，相傳李太白嘗釣於此。』查李白詩中有：『磨礱石嶺墨，潯陽釣赤魚，霧縠尖似筆，龍巖不堪書』一絕，『龍巖』在彭縣南鄉，縣志說：『龍巖在彭縣南十五里，孤峭如削，期流志則上有五色雲，望之鬱然故名。』則李白的看遊此地，當無是疑。

自此再行十數里，便見彭縣城牆，近城見二牌坊，其一較尋常所見者闊大四五倍，當係明代物，古時建築之美，殊足使人企慕。進城後，湖日新奇，如重回到十多年前前的故鄉，事事物物，都存古風，沿街所見婦女，絕無短髮旗袍者，衣則花綠短衫大紅裙子，髮則髮髻鑽花，或長辮垂肩，脚則短小，耳則穿環，俱與記憶中兒時所見者無異。此行已經之十多城邑中，只此處未通公

路，故想着純粹中國本位的風習文物，亦只有到此種地方纔能見到，今日此間百廢禮俗，都仍守清制也。

城中市街僅兩三條，我們乘輿而過，途人無不側目，如海京伯馬戲班之到上海，萬人爭看奇獸也。最後到了詩文小學校，作爲寄寓地，因城中尙未有旅舍客寓之類，僅一二小飯館，設幾床板鋪，給輿夫行役憩宿而已。我們在祁門出發時，幸得一教育輔導員同行來彭，纔有像樣的房子可住，山鄉僻地，行旅之不便此亦一端。近年出去看看市況，并找一菜館午膳，纔知城中尙無菜館，僅有麵館四五家，據說若預先定菜，當可代備一二味；至人家喜慶宴客，則多係臨時雇廚子到家中做菜，非若外地之由館子包辦的。

此間風土特點頗多，茲先將目擊者記其一端：我在途中見婦人少女，莫不耳穿環環，細察其環端之長鈞，有向裏向外之別，歸詢諸人，纔知環鈞向外者，卽娶明爲寡婦，且立誓終身不嫁了；其環鈞向內後者，通常婦女都如此，若爲寡婦，則表明不願獨守空閨，不知他邑有無此風。聞鄰邑婺源，寡婦願否再嫁，可於其夫亡時束腰之繩帶上辨別之，蓋願嫁者必繫繸線，否則束以麻草，以示區別。

六月廿四日寄自石埭

## 二十七 黟城掇瑣

黟縣城市景况和甯國績溪約略相似，所謂繁盛的街坊，只有二段，商店也都是小型的，如屯溪歙縣一帶所見的大洋貨店和綢緞莊，此間是沒有的。居民消費慾很有限，衣著服飾都不趨時，脂粉香水未見流行，純粹還保留中國本位的文物之美，皖南城邑中像這樣天眞樸素未沾外俗者，我未之前見也。

全縣居民約僅七萬人，女多於男。黟安徵全省地圖，黟縣介於祁門休甯太平三縣間，簡直小得可憐，大抵在皖省中應推爲面積最小的縣城了。有人說皖北的五河縣較它還小，大概相差當很有限。此間民情純良和善，頗覺可親，衣食都是自給，可稱皖南極省的和平安樂之鄉。大抵居民中十之八九，多到外地經商，家中僅剩下女流輩，她們或僱客民耕種，或親身下田，故普通人家，都兼有農商兩項收入，自少匱乏之憂。

因男子多遠出經商，民間住宅中往往毗連數家，不見一少男壯丁，我曾訪問數家，如俞運初氏族人等，都係女流出來應客，使人如入亂花叢中的某一王國去了。一天，我和一營長閒談，據

說初抵此間時，邑人延之至一大紳第宅中寄居，款接殷勤，如素識的親友，每日自早至晚，其家中女媳輩時相過往閒談，窈窕辭邑，風化開放有如歐美通都大邑，真爲之驚奇不置云。後與各方人物談及俗尚，僉謂此間確較他處有些不同，若丈夫遠出數載，妻子懷孕得子，一般習慣似可無須隱諱，亦有宴飲賔賀者，卽異日夫婿歸來，仍總同已出者無異云。我以爲此種風俗爲順應環境計，似亦殊可非議，否則遺殖縣份人口的生產率與死亡率必難均衡。

城中居民約六七千人，客籍寄居者占其三四。縣城倚着安江上游的白鶴水而建，市鎮中除漁亭外，餘俱不上百戶人家，以青鄉的拍溪，和東鄉的西遷爲較繁盛。本縣交通，以前四面都是羊腸鳥道，完全閉守在山嶺深谷之中，歷代無傑出人才，這亦爲主要原因。近來公路已通到漁亭，離縣城僅三十里地，將見此滄桑如玉的一塊乾淨土，不數年必受外來俗尚的浸蝕，而與一般交通便捷的小縣城市同化了。

彭縣無特出物產，稻稈外，以茶爲大宗，每年輸至屯溪茶市銷售，惟產量甚微，年不滿萬斤，在徽屬各縣中算最寒酸的了。

教育亦不足道，城中有完全小學兩所，據說城鄉小學校共計二十八所，城區占其五，鄉間二十三校中，僅一完全小學，教育經費年約八千餘元，以田賦附加捐居其大半云。

此開山水，在「祁彭道土」一文中，曾記數處，俞理初的「癸巳類稿」中有「彭縣山水記」一篇，俞係本地大著作家，此記開係分日出遊，歸輒書之，非一時所作也，箇中無此書，不能略引一二。據我所知，在縣南十餘里地有「墨嶺」，山出石墨，故縣名「黟」字，從多從黑，即因此。縣西十里有「林廬山」，三國時吳將賀齊曾在此破賊。勝蹟則有「廣安寺」，爲梁時所建，初名永樂寺，宋改今名，餘不得而知矣。聞黟縣鄉間，處處都有佳山水，尤以南屏西溪二地爲最秀區，惜老夫脚力太差耳。

此次頗想搜羅一點俞理初氏的寸緒隻字，因勾留時間太促，終未如願，臨時時只買了三樣黟縣著名的小手藝品：紙傘、綉花、蚊煙香而已。

六月二十五日寫於石埭

黟縣的人口、面積、賦稅三方面，在安徽全省中都比不上別的縣份，加以在政治地位上不占優勢，故歷來列爲戊等縣，現在縣級改爲甲乙丙三種，黟縣仍爲最起碼的丙等縣之一。但麻鶴艇小，五臟俱全，它既屬我國境內區域之一地，自不能因其貌小而忽視之，我却正因其爲皖省最小的縣份，反而特別加以注意的。黟縣面積，全縣僅二千零五十方里，僅及皖北的合肥阜陽等縣十分之一上下，縣境東西相距只六十五華里，南北八十五華里，真配不上作一個區域。論人口，男

女共僅六萬零八百十六人，不及南京市的十五分之一。農田僅十萬零九十七畝，因境內多山，故人口雖不多，而產米尚不足以自給，計農田中，稻田僅有六萬畝，每年約得米六萬担，全縣至少年需米十二萬担，不足之數，多賴鄒縣林甯太平等處供給，以前江西進口米亦可觀，近經匪患，來源已絕矣。除產米外，此間殆無其他重要農產品可述，僅玉米（即玉蜀黍），年可產三萬担，及黃豆六千餘担，此二物都僅作當地居民食用，不能外銷。農家副產品中，尚有菜籽，年產約八千担，亦不足當地之用。茶在此不算特產，品質劣而產量微，每年約產五千担，外銷者不及千担，因本地人嗜茶，喝不來自開水也。

黔縣的特產，據說比較大量的，只有木材一項：一為白杉木，每年約產萬餘噸，多運至杭州一帶銷售；一為松木板，每年約產十萬片，每片重十七斤，亦運杭出賣。此外高粱酒年產約五千担，可輸出半數，表心紙四萬餘担，向無外銷。惟此間各鄉竹產頗豐，以後交通便捷，製紙業必可發達。土產中尚有香菇，每年可收二百餘担，多運銷滬上。皮油年產約二千塊（每塊重七十五斤），青油一千担，此外都不是記了。

黔縣市鎮只有漁亭一地，其他都只農村而已。漁亭因為是鄒縣的門戶，貨物聚散集中之地，故市況還過得去，全鎮大小商店約四五十家，小貨舖二三十家；其中廣貨、布匹、木炭、

米油雜貨，各業都有。輸入品中洋貨及京廣貨進口數，年達二十萬元，由此再運銷祁門縣各地。綢緞布疋統計年約銷百萬元，運銷祁門者占六十萬元，漁亭十五萬元，餘散銷黟縣各處。洋油輸入年約萬餘箱，祁門銷七千箱。紙烟約二千箱，祁門占其半數。麵粉約二萬包。以上各物多來自滬上，惟綢緞一項來自杭州耳。

上海以外的其他各地用品運至漁亭者：以浙江食鹽爲量最鉅，每年約達七千引，每引重三百斤，當在二百萬斤以上。此外糖則來自屯溪，全年進口量約七千包。肥皂、洋燭、洋火各物，均來自杭州，肥皂年達一千五百箱，洋燭約五六百箱，洋火千餘箱，均分銷祁門二縣，故若詳悉漁亭輸入物品之類別數目，即可明了祁門黟縣二邑每年的消費情形。

末了還有幾樣小物品，大家不大注意的：一爲「菸葉」，來自江西，每年達一萬五千餘葉（每葉計重七十五斤），不過計重六十六斤）。一爲「菸葉」，來自江西，每年達一萬五千餘葉（每葉計重七十五斤），不過此物却並非銷售祁門二縣，係由黟運至祁門，過漁亭而外銷休歙各邑也。一爲蠶繭，係歙縣名產，每年運至漁亭者達千餘桶，除祁門二縣外，並由此分銷江西浮梁景德一帶。綜觀漁亭貿易情況，在皖南經濟地位上，實爲僅次於屯溪之一重要市鎮，足供注意內地經濟者及實業財政鐵道公路各界人士參考，故不厭瑣瑣記述之。

六月廿九日寄白大通



## 二十八 訪俞理初故居

我這次到黟縣去，最大的目的是想看看俞正燮（理初）先生的故居，和他的藏書手稿；同時並想訪問他的後人，聽點外間不易得到的新資料，故到黟縣的第二日，就找到一位熟人，給帶到縣城東門內俞氏一族聚居的小巷去。

俞氏生於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離現在還不到百年，然其遺蹟已多無可追尋，我國歷來社會對於文化遺跡之保存，向來不很鄭重珍視，觀歐美人士對於名人遺物的搜求珍惜不厭其煩，一髮一履視同珠玉的情形，對之殊令人愧煞。

我們先到俞氏一位姪孫的家中，纔知道他的故居早廢毀了，後嗣也已中絕了，遺書流散了，手跡杳然了，僅知其墓在鄉間一部深坑村，還有少數的遺稿在邑人胡敬庵王叔平兩君處，只此而已，問後真不勝感慨系之。前訪戴東原氏故居，知其血統僅一傳而絕，不料俞氏亦同此命運。據說俞有二子，長卒於道光二十三年，次子亦早夭，俱無嗣，俞生不蓄姬妾、僅再婚一次耳。并聞氏一生多在貧困中度日，年二十餘即饑餓南北，旅店轉徙，蓬窗安臥，船唇馬足，勞苦著述，

以易粟米，故生平著述，除「癸巳類稿」二百四十九篇，「癸巳存稿」五百五十六篇外，其餘著作，全由他人收買或托其代作，頂名出版，世間且不知此種作品亦爲俞氏所著述。（詳後）

年來因梁任公蔡子民諸氏的表揚，俞氏之聲名著述纔漸爲國人注目。梁氏在其「清代安徽的學風」一文中說：「清季，皖南學風衰頹，道咸間尙有黟縣俞理初，溧縣包慎伯，兩家學皆精博，慎伯好談經世之務，而理初長於局部考證。」等語，但於其學問思想未多論列。蔡則於氏顛倒備至，在其「理初先生年譜跋中」說：「余自十餘歲時，得讀先生之癸巳類稿及存稿，而深好之，歷五十年而好之如故。」敬仰之深，無以復加。

俞氏學生萃力經史，一以漢儒爲宗。其著述的特點約有二點：一爲認識人相，如我國習慣，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婦以再醮爲恥，以及古來的寢床寢地之詩，從夫從子之禮，種種男女間的不平等，他都大胆地加以抨擊。二爲認識時代，俞氏認定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見解與推想，故後人認爲常識而古人未之見及者，正復不少，決不可因崇拜古人之故，以爲古人無所不知，及以新說附會古人之說。此外其治學方法，也是獨創的，據張石州的癸巳存稿序文稱：「理初足跡半天下，得書卽讀，讀卽有所疏記，每一事爲一題，互數數十，備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撰周備，漸以已事一文添立。」這些就是今日流行漸廣的癸巳類稿及存稿的寫稿經過，後人多效其法，故近人稱

之爲百年來考據學上一大宗師。

俞氏自十八歲開始著述後，至死不休，故從來沒有做過一任小官。他的父親以拔貢官句容等縣的教諭終其身，到了俞氏依然在貧窮中掙扎，其詩中有「貧又故鄉遠」之句，存稿卷八中有：「正變日食不洽，不能看書」等語，及彭澤志序：「先生家貧性介，縉紳之入，僅致買書，聚債者踰門戶外。」之語，讀後都足令人酸鼻。其比較頹廢的幾年，大概只有林則徐氏聘他纂修『兩湖通志』的時候，和主講江甯惜陰書院的一年，修兩湖志時氏年已六十三，在江甯時已在垂暮之年，也享不到幾年清福了。除黨困外，有時還碰到些硬釘子，樞桐城姚仲實先生說：「氏應禮部試時，總裁爲曹振鏞和阮文達，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取之，及榜發竟不見名。曹徐取一卷示阮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吾生平最惡此瑣瑣者，已擯之矣。」此段足見先生當時的遭際。

其著作除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外，比較重要的尚有『五代史記補注』七十四卷，以彭元瑞劉鳳詒二人同撰名義出版。『御纂春秋左傳』，由程恩澤頂名刊行。『續行水金鑑』一百五十六卷，署張井名。這些都是有錢的人請其代作而後收買了去的。此外如『湖北通志』，『大清會典』等書，均爲先生心血結晶，而書成後亦未署名，其詩集『四養齋詩稿』三卷，則已成佚書矣。未刊手稿尚有『丁酉年劄記』一冊，現存當地文人王叔平君處，聞將整理付梓云。

近來院省幾位習宿學者，對於俞氏頗知敬重，故氏晚年手訂本的癸巳類稿全書，已由安徽叢書輯審會加以影印出版，其遺像亦由省立圖書館製版流傳，年譜則已由同邑的王叔平君編成出版，身後之名尙不茈薄也。

六月二十七日寄自青陽

## 二十九 影縣兩名宿

皖南今日文人名宿，殆寥寥若晨星，即偶得數人，亦多遠離故鄉寄居通都大邑間，故我出發以來，所接訪多商賈紳吏，及一般智識份子，終未得一爾雅可談之人也。到屯溪以後，始聞影縣有一位老儒胡敬庵（元吉）先生，爲皖南理學現存的唯一殿軍，安徽人士殆多知其名，聞後欣然。到影縣訪過俞理初先生的族人後，即倩人導至胡氏寓宅，談約兩小時左右，茲略記一二：

胡氏寓居城內香墩舊址，宅在胡家宗祠後進，祠內設一學塾，卽氏授徒之所，學生約四五十人，我造訪時正在午飯時分，氏適退館歸寓，承款接甚殷。氏年約七十許，面貌醇樸學者，魁碩無鬚，壯健非常。言談間時時拱手作揖，以示謙讓。我最初詢問俞正登氏的逸聞著作種種，據稱晚生三十年，未得一親理初先生醫暖爲憾，現其後嗣已絕，故關於他的遺事所聞甚少，僅知俞氏歿後，檄書達致萬卷，大半均歸其舅程氏收存，後有程鶴書（松韻）著有「敦和堂書目」，其中敕錄目書達七萬卷，理初先生藏書居多云。并謂俞氏晚年校刊改正本的癸巳類稿卽由他珍藏，編給叢書編印處借去影印了。他的治學宗派，與俞氏殊途異轍，故不再多詢。

次談及他本人的生平經歷和著述：知在清時爲一老秀才，曾客趙爾巽幕下，在山東做過一任知縣，民初在省城高等師範任教務長，近廿年來都息影家園，專事著述云。我說想看看他的著作，即在棚中一一檢出，爲數當達五六十冊，約略翻閱一遍，大概只有小半數是可讀的，其中十九俱未刊行。他自己最得意的是「周易程傳纂註」一書，凡二十卷，費時已達二十餘載云。此外如「治荷隨筆」，「家塾訓話」，「清軒齋錄」，「陳抑齋語錄」，「于次棠語錄」，「敬敷書院小識」，「杏墩師友記」，「康齋年譜」等書，多闡揚理學前賢著述，在學術上恐無多地位。散文有「杏墩文集初篇」二卷，「杏墩割記」四卷，後者多談前代文人掌故，及其治學心得，頗值得一讀。詩有「萬山烟雨樓詩集」二卷，歸後翻閱，見中多佳作，深得陶詩精髓，茲錄其「自述」一首以見一斑：

「破帽調姿傲，長吟向晚風，談經籊桶客，講學賣囊翁。蠶殿霜華白，顏泛酒力紅，太玄芳草，莫錯比揚雄。」將其身世懷抱都在寥寥一詩中寫出了。此外其得意之作，尚有「和陶移居」，「冬日村居寶適」，「述懷」等詩，不備錄。

辭胡氏後又至城南草堂訪「俞理初年譜」作者王立中（叔平）氏。王年約四十許，頗健於談，夥縣今日僅存之兩名士，卽胡王二人也。蔡子民氏在年譜跋文中自謂寫俞理初年譜，經年未能

脫稿，後王君爲之，數月而成，其稿較他的初稿更爲詳贍，因寄程演生君出版云。除年譜外，王尙作有「城南草堂曝書記」，戲學風雜誌，其他雜著均未付梓云。

關於俞理初氏的手稿及藏書，王處頗搜得一二：一爲清道光十七年五月至八月間，俞氏的讀書筆記，據說係於最近在書攤上購來者，其中有墨筆鈎勒者，均已刻入存稿，或四整齋詩稿中，餘俱未刊云。二爲俞氏批校本「尙書集傳」，崇道堂刻。三爲校本六臣注「文選」，係道光七月間，俞氏在通州舟中所注，九月在夏鎮舟中又作「文選自校本跋」，據俞氏存稿中自稱：「舟中讀文選，所記爛然於眉上行間，四十日始畢」，足見頗費心力。四爲校本「禮記集說」，亦崇道堂刻本，對於里丈尺數，校正頗詳。五。俞氏詩稿手跡，有「奉題舅氏小照」五律一首，亦存王處，當時因時間匆遽，且王甚珍秘，故俱未及見。

兩與王閒談影縣過去政治和學術上人物，與晨崗在胡敬庵先生處所聞者相同：一，汪南士（文台），與俞同時，著輯書有：「英吉利考略」，「七家後漢書」，及「十三經校勘」等多種。與其同時的張炯（澳門紀略作者），魏源（海國圖志作者）等，同爲當時留心邊務具卓識者。二，湯球（笏卿），曾從俞氏遊，輯有「十六國春秋」及「晉書」等，在史學上頗有地位。三，程式金，亦俞氏門弟子，著有「說文類求」。四，程鴻詔，爲俞之再傳弟子，著有「恆心齋集」，

流傳頗廣，并曾作俞氏行傳甚詳。至於俞氏以前的黟縣名人，各方面都無傑出者，且隨舉數人：宋時有黃葆光，爲一外交上人才，曾出使高麗，後試吏部銓第一，欽賜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明時有舒榮都，萬歷間進士，爲御史，屢劾魏忠賢，及楊漣、左光斗等被殺，他亦飲鴆而死了。清初僅得黃元治一人，爲一頗有幹才的好官，歷知雲南各府，民間稱之爲青萊太守，挽之不令去職云。

• 黟縣一地歷代人物蓋盡在此二稿中矣。

六月廿九日寫於銅陵大通鎮



## 三十 水驛山程五十里

我想在黟縣再住下幾天，來搜羅俞理初先生的遺物，預想或可有一些收穫，可是時間早已確定，途程也不能盡情伸縮，因我不能在「皖南」一小區內逗留三個月以上，像昔人所謂「老盡江湖十載遊」，「斜風細雨不須歸」這種閒情逸致我又沒有；更不能像徐霞客似的，「以性靈遊，以軀命遊」，或謝靈運似的「杖策逍遙，悠然忘返」了，惟對於黟城，空桑三宿，頗多系念，不能無些須耿耿情耳。

我於六月中旬清晨，冒雨離黟城，輿行坂谷間，三十里而抵漁亭，經過此地，這是第三度了。自此回屯溪，計程九十五華里，平常搭公路汽車，二小時便足，道幾日水流過激，竟將路面沖壞了數段，不能通車，看情勢似非在漁亭小鎮上幽囚幾天不行了，在小客舍中躊躇二三小時，最後決定僱一小漁舟，先到休甯縣城，再轉車回屯溪。

這種小漁船，可以到江西浮梁，也可以到休甯屯溪，不過我們坐慣輪車的人，耐不住這種性子耳。據說順水時每小時還可走七八里，逆水而行，則僅及其半，即四五十里路，亦非經十小時。

的輪艇生活不能達。從漁亭到休甯五十華里，因為正值順流，加以近幾日水勢湍激，尚可增加速率；且河上雨景，必多奇麗，而登程以來，陸行居多，有機會走走水道亦難得事，綜此數因，便決定離岸登舟。可惜不是晚間行舟，否則看看沿岸鎮市的夜景，所謂「燭天燈火三更市，搖月旌旗萬里舟」，此情此景，當可成爲倦遊歸來後的絕妙記憶。

正午，漁舟啓行，二人搖竿，一人把舵。水深二三尺或五六尺不等，清澈見底，沙石畢現，蓋名爲河流，實則巨溪也。古人曾有詩詠這條河，稱其「上岸有山皆臨水，下灘無石不橫舟」。確係寫實語。在饒南一帶，我尙未見有如江浙等處似的平靜幽婉的河流，自甯國，績溪，歙縣，屯溪，休甯，黟縣，以達祁門，全是清整可愛奔騰千里雄偉濶人的大溪。在我曾經的各縣城中，莫不見有一二座工程浩大的長橋，卽鄉鎮中亦時見建築巨固的數十丈大橋，在上述七縣中，所見長橋，當在三十座以上，而以歙縣長五十丈的河西橋爲尤著耳，皖南風景偉麗，這清溪長橋亦一大豎綴也。

載復古的「江村晚眺」詩云：「江頭落日照平沙，潮退漁船閣岸斜，白鳥一雙臨水立，見人驚起入蘆花。」殊類此間景色。舟行途中所見景色，多被古人道過，如玉虹友的「鄉景」詩：「宿雨河橋橫酒旆，晚烟邨店聚雞聲。」等句，幾一字不能易也。舟中吟味溪山的：「欲逐風波千

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和還飛柳的：「何事輕攬句溪客。綠萍方好不歸家？」句，不覺情懷栩栩。平時在汽車輪舟中絕少詩的情緒，一到舊式的輿轎或小船上來，總回復了闊澹的低徊情味，同時思緒往往隱隱萬變，有時會想到「畫船人似月，細雨落楊花」的情韻，一下子會想到「水邊山長步步愁」的淒涼境界，再過一會又轉活躍而想起「應是石城艇子來，兩鬢啾啾過花塢」等語句，和定庵的買宅洞庭，描寫改館畫船用的詩夢來了。五十里路間，情緒千千萬萬條，抽不盡更記不清也。

到休甯時纔傍晚，舟行費時六句鐘，亦不覺冗厭，大概久未嘗此種中古情味故。上岸後僱一牧童代肩行李，穿田廬間行四五里，始抵休城，宿西街「海陽別墅」。翌晨，至胡開文老壘莊及民衆教育館二處一觀，營地軍遊，見聞均已詳「休甯小紀」，無新材料也。午後離休甯，乘大號摩托卡到屯溪，計自黟縣動身至此，論途程不到百里，却自兜轆，而漁船，而摩托車，換了三種上古中古和現代的交通工具，這種情形亦在我國纔有，歐陸無此風趣也。

七月二日寫於安慶

## 三十一 黃山歸來

回屯溪後，準備結束皖南遊程，轉作皖北之行，故第一事便須考慮今後應採取的行程。

從屯溪到安慶，再轉赴皖北，有三條路可走：其一是走「蕪屯路」，即先搭火車到蕪湖，上長江輪船以達省城。其二是取公路先到祁門，再坐轎子，經至德東流二縣，渡江至安慶。其三是由「股屯路」，經太平、石埭，至青陽；再坐小蓬船赴大通，搭大輪上省。第一條路是來時走過的，不願意再走，第二條路要是公路已經完成，倒是上省捷徑，可是目前還得坐幾天轎子，碰運氣還能和匪徒們會面，太麻煩；只有第三條路，既可避避頂頂大名的黃山，同時還可多看幾個皖南僻縣，誠一舉而數得，不過「股屯路」至今尚未通車，到黃山腳下的湯口以後，下半段路尙須另想辦法，這且等到那時再看了。

在屯溪兀擱了兩天，就動程上黃山去。現在到黃山甚是便捷，無論自南京或上海動身，都可坐公路汽車直達山脚，若自備小摩托，且可朝發而夕至。我從屯溪動身，搭蕪屯路車，三十里到歙縣西鄉的篁墩村；再換股屯路車，九十里而抵湯口，合計車程不出三小時，視前人之須經二三

日纔到得山脚，不能不說是幸運。

湯口是黃山南麓的一個小鎮，爲入山正途，遊山者什九多取此途。俗傳「黃山周圍八百里，」故上山的路也就不止這麼一條，不過稱爲大道的却也只有三路：（一）南路：由舊徽州府的歙休婺績祁黟六縣（現在婺源已劃入贛境）來的遊客，均由湯口上山去。由京滬沿線各地來者，必須先經歙縣，故亦由此途。（二）東路：由舊甯國府屬之宣城，南陵，甯國，涇縣，旌德，太平等縣來遊者，多由太平南鄉之苦竹溪上山；惟間亦有越苦竹溪而至湯口上山者。（三）北路：由安慶，大通，青陽，石埭等縣來遊者，則有兩路可走：一由太平之甘棠村，向北直入輔村上山；一由太平之集村，繞過山之西面以至山南上去。總之，上黃山的道路，山外雖四方皆通，然山內實僅此三徑可走，蓋因南路有紫雲庵及中國旅行社可宿，東路有雲谷寺，北路有松谷庵，若捨此三途而循小徑上山，則惟有餐風露宿，與大自然奮鬥耳，想世間當無此種癡漢也。

到湯口後，即僱肩輿上山，朝山自此始，心中栩栩。行七里便抵「茅蓬」，此爲南路入山之第一站，遊客到此，總須停留一日，否則聞名國內的黃山湯池，和二大瀑布之一的「人字瀑」，都無法領略矣。茅蓬有中國旅行社招待所，佈置精潔，便置之都市，亦是一等好歇處，此外尚有黃山建設委員會建築的宏麗大樓一所，與舊有的紫雲庵，成爲茅蓬大建築之三鼎足，遊客至此，

即多留數日亦不至乏味，食有中西美餚，住有洋樓雅舍，浴有湯池溫泉，遊有奇山勝水，值使人身心俱得其宜。自此上山，則物質享受又退回到舊時代去，住慣都市的人，欲作久居，將處處都感不便了。

茅蓬一住四日，其間大雨三日，有時一人閉臥庵寺高樓上，似隱非隱地過着寂寞的日子，耳中惟聞風聲溪水聲，日夜交鳴，眼前淡山一抹，隱約烟霧林樹間，倒也清閒自在。詠轉致秀：「樓上淡山橫，樓前溝水清，憐山又憐水，兩處總牽情」詩，頗悟出家人的心情意境，入山似出世，其實在塵心未絕的人處之，反較居鬧市入世更深也。

最早描寫黃山的詩始自李白，在他以前，漢魏六朝人士，從未有人提起國內有此奇山水的。本來它的古名爲黟山，直至唐天寶六年，纔勅改今名，所以黃山之名，見諸記載詩篇始自李白，並不足爲奇；獨黟山之名，亦不著於史籍詩篇爲足異耳。據閔嗣麟的「黃山志」說，古史中遺及黟山的，只有「周書異記」神仙傳中有一小段，大意是說軒轅黃帝想超溟渤，遊蓬萊，問道於廣成子容成子浮邱公諸人，浮說：「鍊金成丹，必假於山水，山秀水正，則其鍊乃靈。唯江南黟山，雲凝碧漢，氣冠羣山，神仙止焉，古木靈藥，三冬不凋，名花異果，四季皆有。」黃帝聽了以

後，遂與容淳同遊此山，得道上昇了。這傳說自頗荒誕，但壽山之名，亦惟始見於此耳。

李白詩說：「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峯。」據近人說，山高三千七百餘丈，廣袤各七十里，上有三十六大峯，七十二小峯，三十六源，二十四溪，八岩十二洞，真是洋洋大觀。那國志云：「天目山高一萬八千丈，而低於黃山，因天目地勢傾下故，今宜歛之平地，已與天目天台二山齊，況此山有摩天宴日之高乎。」是足見黃山之得天獨厚，觀宇內衆山直如蟻垤耳。太白詩中亦有「伊昔升絕頂，俯視天目松」之句。故古人說：「黃山歸來不看山」，意謂不高興再看其他山水也。前人中足跡最廣的應推明代徐霞客，當他遊罷黃山歸來時語人云：「黃山天下無，我歎觀止矣」，霞客曾歷盡五岳，及其他奇山水，而作此語，可見黃山實在不平常。吳稚暉於去春遊黃山後，曾發表談話，大意說此山在國內直無其匹，歐西也只有瑞士山水差堪與之比擬云，他在山寺中還寫了一個笑書直幅，文為：「黃山是中國標準的好山」。

要暢遊黃山，最低限度需一星期，多則半月更佳。我以已遊的經驗，來草一簡要行程，或可作未遊者參考，依此遊山，當不致有多大的後悔：（一）凡由滬杭往遊者，可取道杭徽公路以抵湯口。（二）由南京或長江一帶往遊者，可先至蕪湖，取道蕪屯公路轉陵屯路以抵湯口。此二者均取道南路入山，已如前述。茲分記每日遊程如左：

第一日，自湯口至茅蓬，可住紫雲庵或中國旅行社招待所，前者每日連吃帶住，可賞二元，後者分二三元三種房間，食事在外。附近風景勝蹟：有人字瀑布，丹井，湯池，桃花溪，青龍潭，鄭公釣台，及黃山一茅蓬（即紫雲庵）等。

第二日，上山住慈光寺，每日食住亦約二元，沿途及附近風景甚少，惟可遙望硃砂峯石二大峯，無人能上也。遊客多直上至半山寺歇宿，如性急者這一處可不必住。

第三日，再上山至半山寺，黃山勝景，過慈光寺後纔見其奇秀，愈上愈妙。此處每日食宿費亦約略如前。附近及沿途風景，在在都是，略舉其名，則有普門塔，千人鍋，硃砂洞，飛來洞，慶生橋等處，其中以飛來洞至慶生橋間山勢最陡，俗名闕王壁，意謂一失足便可見闕王也。

第四日，再上至文殊院，自紫雲庵至此，山道十八華里，今重加測量，則不到八英里。此處不可不佳，因黃山最著名的雲縹緲，以天未明前在此看得最真，獅子林雖亦可看雲海，然遠不及此。沿途及附近風景，更畫不勝畫，可以說是黃山最精彩的一段，可望羅漢對銀香，五老上天都，觀普陀，姊妹放羊，天門坎等勝，其中除天門坎外，均儘能遙望。過此後，纔真是蓬萊天都，人間仙境，步步都使人捨不得前行，沿途可觀兔兒望月，姜尚釣魚，雲巢洞，觀音石，小心坡，蒲團石，臥龍洞，仙人橋，一瀉天，羅漢洞，迎客松，（爲上山所見第一株奇松）等奇景，更可



東望天都，西對蓮花二大峯，以抵文殊院。院前有石台，可觀黃山正面全景。

第五日，清早可上天都峯，此爲黃山絕頂，有膽量的人可以一試，如力薄則半途折返亦無礙，若脚力尚健，午後便可直赴獅子林，否則在文殊院再憩一日。自此到獅林，途中第一要注意的就是各具一相的古拙奇松。風景則有蓮蕊峯，探蓮船，石筍峯，蓮花溝，大闔玉壁，至此可登蓮花峯頂。再前爲百步雲梯，鰲魚洞，煉丹峯，天海，平天缸，石柱峯，前海，後海，西海，光明頂，（此五六處可於抵獅子林後，次日再來細遊。）以達獅林精舍。此間食宿費與文殊院相等，每日須給二元。

第六日，上午可觀清涼頂，在頂上俯覽，奇峯怪石，羅列眼前，亦爲黃山最精彩之一段，應注意者爲岩石，附近尚有石筍峯獅子峯諸勝。午後若赴丞相源，途過黃山三大名峯之一的始信峯，可攀登其嶺，亦非人間易得之境。途中可望夢筆生花，達摩渡江，仙人對弈，五老遺船諸岩，以抵雲谷寺；若時間所許，則至始信峯後不必前行下山，仍回獅林再住一宿，此一宿本不可省也。

第七日，遊北路以達松谷庵。途中可觀散花塢，美女照鏡，十八羅漢，如意亭，仙人鋪路，寶塔峯，仙人觀榜，觀音打坐諸勝，晚可宿松谷庵。

第八日，上午下山至丞相源，則在雲谷寺午睡，下午可過苦竹溪回搗湯口。沿途有繡溪峯，扇毛峯，靈田琴台，獅子望球，香爐峯及黃山最著名的九龍瀑。若能在雲谷寺停留一日，自更佳矣。

遊山次序大致如上，惟日期可因各人偏好，而任意伸縮，如能作半月暢遊，亦人生奇福也。

在茅蓬首尾住了五日，寫稿佔去三日，剩餘的一天多，只在湯池沐浴數次，和在附近躡躑一番而已。這裏是登黃山的第一關口，可記的景物亦得數處：

一、紫雲庵——因在紫雲峯下面得名，此間避暑最宜，因其比近湯池，又臨鎮市，沐浴購物都極方便。寺開明窗淨几，名勝羅列，同時氣候適中，若再上至文殊院獅子林，則瓊樓玉宇雕佳，然高處不勝寒矣。庵創建於乾隆甲申，歙人曹文植力助其成（現中堂尚有曹手書聯對）。咸豐間被焚一部分，同光間歷有添修，今則軒房接益，俯臨溪壑，仰對雄壑，（溪峯均以桃花名），翠竹蓮花，清風明月，都在眼前，堪稱勝境了。據清吳廷簡說，庵前木蓮，為希世之寶。

二、湯池——亦在紫雲峯下，距庵僅三五十步，源出硃砂峯，久旱不涸。池長丈許，深闊各約五六尺，下為細石丹砂，泉即自砂中湧出，沸若蟻湯，上有冷泉一縷，從壁洞間下注，以調節

其熱度，開冬夏均在四十八度左右，每日浴者不絕。近又另鑿一池，以作女子浴室，黃山建委會更在池上築一樓房，裝置瓷盆，有潔癖者可浴於此。關於湯池的古人作品，最早的見唐詩人賈島和釋道雲兩人的詩，賈詩中有：「十年走塵土，負我汗漫期，再來池上遊，偏熱三伏時」句，可見他曾在此沐浴過。池額有「熱不因人」四字，不知何人所書，到茅蓬者不可不到此，昔人以爲須在此間齋心潔己沐浴鑄泉後，纔可上朝天都也。

三、丹井——自紫雲庵去僅五六分鐘，臨桃花溪南岸之洗藥潭，井口甚小，作圓形，闊約三尺，明淨可見底，深度至多僅數尺，看起來其實不過一塊亘岩的低澗處而已。相傳黃帝昔日卽汲此水煉丹，故名。井之上游爲藥爐藥銚，各成小潭，清幽愚田詩，有「棋盤藥爐白日曛，還添藥鏡尋丹井」之句，現井上尙有歛人明汪道昆寫的「丹井」二字。

四、人字瀑布與羅漢級——黃山以峯、岩、雲、樹（松）之奇秀靈幻著名，瀑布則無足觀者，其最大的九龍與人字兩瀑，亦甚平常，遊過雁蕩龍湫的人直不要看。人字瀑近紫雲庵，三四分鐘可到，聞古人遊記僅道及九龍瀑，此名殆係後起者。瀑作人字形，分流而下，氣勢都弱，反不如身後的溪水之值得玩味。更上爲羅漢級，在回龍橋東，與桃花峯相對，石壁峭立，高約百餘丈，聞明以前山徑未闢時，遊山者多取道於此，觀霞客遊記可作證明。

五、桃花溪——在紫雲庵前，終日水聲如雷貫耳者，卽此物也。傳言有桃花子樹，爲黃帝所植，落花時節，片片飄落溪山，如霞光電影，脂粉紛濺，極爲美觀，所謂輕薄桃花逐水流也。蘇閩章詩：「黃山巖壑几千曲，客遊先就桃源宿，」便指此。

庵之附近尙有鄧公釣台，祥符寺舊址等，都略而未看。總之，「茅蓬」風景很平常，除湯池外，餘均可遊可不遊，有此一地，不足增黃山光彩，無之，亦不足爲病。所謂天都仙境，蓋都存離此十里以上，愈高愈奇，愈奇亦愈險，在奇險中始得領略佳境。聞滬上摩登仕女來此，付九釵在湯池一浴而歸，或略上而半途折返，亦謂遊過黃山了，黃山豈肯忍受高跟鞋子蹂躪乎。

黃山多雨，不雨便陰，一年難得幾天晴朗天氣，我到山麓滯留四日，竟無一日不雨，使人難有皺眉耳。古人云：「遊出莫怨雨，遇寺便投宿。」吳稚老云：「黃山晴雨不時，切勿懼雨不晴。」俱爲經驗之談。我正厭聽這幾日間的風聲、樹聲、雨聲、濤聲，猶如遠貨送塞，且聞鼓角悲鳴，使人飽饑不已，恨不能一腳跟便飛上山巔去，尙何懼之有。故第五日黎明起來，看雲霧纒不狠嚴重，決先上山至慈光寺，若不遇雨，午後便好直到黃山最高處的文殊院了。

自茅蓬紫雲庵至慈光寺，（又名硃砂庵）山路平坦，不難攀登，據說是三里，其實好像纔開

地便到了。這一帶沿途景物，前已記其一二，半途尚有懸帶亭，亦無足觀。慈光寺却有點景緻，寺後正靠三十六峯之一的硃砂峯，因山間富於汞養，呈硃砂色，故崇禎與寺均以此爲名，此外尚有所謂硃砂洞硃砂岩的。寺前可望紫石，鉢盂，天都等峯，氣象頗爲開敞。寺基地甚廣，惟現存殿台僧舍，却甚寥寥。據老僧說：寺初建於明嘉靖間，僅茅舍一幢，名步雲亭，嗣稍事擴展，更名「法海禪寺」。迨萬曆間，神宗勅建七寶殿台，客僧千餘人，并勅賜藏經，改爲今名。到清咸豐洪楊之亂，盡燬於火云。現觀其遺垣頽圮，及寺左之「千人鍋」等物，俱足想見其當日盛況，蓋與南京之靈谷寺同其命運也。（現寺門表額爲萬曆三十六年所立）慈光寺的建築雖無特殊美點，惟自山下至此，沿途晦路，純爲茂林修竹掩翳，至此纔豁然開朗，使人有明快之感。

從慈光寺上山，始爲黃山好景的起點，其間尚可分爲數段，每一段似各有一境界，愈上愈佳，終至如入仙境天都也。在我的印象上，到半山寺爲一折，次爲天門坎，過此至文殊院又爲一折，現在分折來寫，較爲醒目。

在慈光寺吃必吃之茶，拍應拍之照後，已到九時過頭了，急忙快步上山，這一段山路在硃砂紫雲兩峯夾峙之間，過磴頭石打鼓洞後，沿岩壁而上，吃力之至，現在險處已置鐵練欄干，山道亦經重修，常可無慮，不知昔人如何上得去也。再前便是鹿生橋，繞老人峯東側以達半山寺，自

慈光寺至此，做爲七里半，自此至文殊院，亦約略相等，故名「半山」，在此俯瞰殊砂紫雲諸峯，盡在腳底了。寺爲兩開間的三層樓新屋，建築粗陋，前臨深壑，後接危岩，三面玲瓏，無所遮蔽，若巨風起時，恐成風箏也。寺中晤歙縣一山水畫家，謂因雨困居此間七日矣，今日頗望龍上山云。正與他談話間，雨就來了，勢如傾瀑，繼續至三小時始漸霽，寺僧已在預備晚餐了，我即決意要上至文殊院過宿，畫家遲疑不敢同行，仍獨自上山，時細雨猶濕人衣頰也。

自此上山，沿途東面可望金雞叫門，西見老人峯，側則有羅漢對觀音，都爲像形的怪石，再上數步，回望金雞石，則已變成人形，俗名「五老上天都」也。再前約兩里路，過龍蟠石，（又名打鼓墩），竊爲黃山仙境之入門處，過此望四山諸峯，已半在眼底，身在雲影烟蘿之中，遠矚人間俗境矣。自此上登數百步便抵「天門坎」，是時細雨雖停，然暮靄已退，將近人間上燈時分了，獨行峯雲間，如夢如仙，渾置生死於度外，使人不感寒暑，今日回想，反覺心悸。

「天門坎」在兩大石壁夾立之處，人行其間，天風振袂，「飄飄欲仙」一語，最適合此境。昔人遊記中，多謂此間「儼容身過」，其實三四人並行也狹寬。過此則境更奇幻，無峯不秀，無松不奇，人在懸崖絕壁的邊緣上，曲折迴旋，如登三十三天，我謂如上天果有仙境，亦必不過如斯而已耳，後之遊者決不可忽略此一境，我因天已漸黑急欲上山，未能細味，後悔至今。沿路奇

景，有兔兒望月，姜尚釣魚，倪真問卜，雲巢洞，觀音石，別有天，以達小心坡，到此時天色已迷漾了。在坡上小坐，左爲絕湖，右爲峻壁，路僅容足，側身始過，幸有石欄，尙可放胆走去。再上有蒲團石，臥龍洞，巨石劈立，人在火礮中前行，以抵仙人橋。昔人謂黃山至此，已渣滓盡，祇存勁骨，如青天削出芙蓉，形容甚肖。越橋後又爲仄徑，兩山芥立，石級峻險，俗名一線天。再上升經蓬萊島而入轉身洞，（又名雞漢洞或文殊洞），未轉身前，疑若路絕，途窮緣空梯而上，纔見亮光，出洞後「迎客松」便在眼前了。東顧則黃山絕頂的天都峯，亦近在咫尺，再三十步，而抵夢想已久的文殊院矣。天黑雲濃，遠望莫辨文理，三十六峯雖都在眼前，然惟天都洞門約略可窺耳。夜宿院中。

黃山之美，非筆墨所能宣，亦非觀家攝影師所能點染傳形於萬一。文人如徐霞客，袁中郎，曹鈞，畫家如近人張善孖，潘玉良，以至精於攝影的郎靜山諸人，都曾遊此間，并以其作品公諸世人，但我遊罷後將此種詩文影畫通覽一過，味向心曠，始知黃山神韻，出於天工，其瑰麗奇秀，有非人力所能表達者。個人生平較厭看山，以其濶澀抑鬱，不及海水綠波遶活，此遊歸來後，始信人間是有仙山，昔人所謂：「觀黃山後，始知半生所見，俱是出堆石塊，一實非極情語。

若決欲以文字說明黃山好在何處，則或可以八字狀其外形，卽「峯秀，雲幻，松奇，石怪」是也。昔人稱黃山每曰「黃海」，蓋其最奇絕者卽雲鋪海故，黃山有三海：曰前海，（又名天海），後海，與西海，實卽四山環繞之三大深谷耳。此三海中，在黃昏黎明，或晴天夜間，時有白雲瀰漫天際，漸堆漸增，頃刻間浩渺若烟海，諸峯盡沒，僅餘碧海青天，因此明明是山，也稱爲海，明閔嗣蔭請：「黃山雲濤奇幻，莫於天下名山者以此。」酸遊黃山者第一不可忽略「雲海」。

我到文殊院後，第一日已在暮天，又值雨夜，星月俱滅，毫無所得。次晨四時即起，披棉衣至院右之「立雪台」，時在仲夏，尙感薄寒。台上有石礎石几，登臨遙望，北面可觀後海，玉屏近在眼前，白雲石筍諸峯羅列天邊，東面正對天都，西倚蓮花，南俯萬千峯頭，都在腳下，雲海即在渺茫天際，自前而來，如濃絮又如層霧，自遠而近，頃刻間已瀾漫聯成一片，極目萬里，人在雲端天上矣。這時朝陽已漸自東方山後上升，光芒含斂，逼視亦不覺目眩，雅大如銅盤，使人不信它就是日常見面的日輪。片刻後，雲片遂段飛散，峯峯仍露其面目，造化神奇，惟有合十讚歎。清曹琦謂：「江南之奇信在黃山，黃山之奇信在諸峯，諸峯之奇信在松石，松石之奇信在湖古，雲霧之奇信在鋪海，惜窮荒絕漠，卽生長其間者，亦不克多適一盼也。」可稱最識黃山之容



貌者。此外明許啓法的「雲海」詩也做得不壞。

觀罷雲海，略進果點，轉至院前文殊台上小坐。台方不過數尺地，僅足容二人並坐，下臨丈深谷，使人不敢俯視，聞昔爲文殊修心打坐處，常人決不敢登，今已築有半面石欄，稍有定力者都可上去練練心膽了。文殊院最可愛處，我看應推「立雲台」與「文殊台」二者。餘若倚石觀石等，俱僅小擺設耳。寺亦無足觀，外形爲一西式洋房，內供佛像，并備客房十餘間，足容五六十人。昔人寫文殊院的詩頗多，清程守詩：「五更起看峯頭月，只許青松挂一痕，」正是我看雲海時所要說的。王偉詩亦佳。

天都峯爲黃山絕頂，距文殊院僅咫尺地。徐復客遊記中有「過天都峯」之語，其實他僅在天都脚下過身耳，今人遊記有謂遊客曾登其絕頂者，實不可靠。峯卓立天表，古人謂其呼吸可通帝座，俯視吳越山川，直齊州九點。但昔日無徑可上，且山風飄蕩，即奮勇自岩石間拋登，亦無法立足；今已用吳稚老募資築成石級，可達峯頂，遊人已可上登天座了。我自文殊院下山，仍經轉身洞，望萊島，一線天，小心坡，忽上忽下，以達耕雲天都兩峯脚下。緩步自新徑上升，山勢陡立，目不敢側視。愈上愈險，而風亦益可怖，終至無法再上，深憐捐資築路者，何不添設鐵欄於最險處，使遊人可無千古之恨乎。（聞修路費計五百元，若添捐百元，則功德無量矣。）

循舊徑歸來，仍至文殊台，遙望天都，可望而不可即，彌增悵惘，峯頂有空洞門，隱約尙可窺見，傳昔爲羣仙行都，故鑿鼎，辟床，几白，杵臼等天然石器，至今尙在；井開上絡千年壽藤，下結五色苔蘚，坐臥其間，如登諸天佛座，俯瞰空中，靈氣排蕩，都成嵐雨，迢迢萬山，盡在烟幕中云。明寰中郎亦曾登文殊院望天都，謂峯具五異蹟：「亭立天表，奇骨巖體，其格異；輕風澹暑，披服烟雲，其色異；玉澗巖澗，可拊可餐，其廚異；咫尺之間，波折萬端，其態異；無爪甲泥而生短松翠羽，其飾異。」或亦天下其他名山所不能具備者。近閱清趙恆夫「寄園寄所寄」，有黃山詩多首，其「文殊院」一律頗佳，因摘附於此：

「曲磴天邊路百回，此身長傍白雲隈，看山有膽雙眸豁，鎮海無聲萬象來，夜放佛光人指月，上昇旭日下鳴雷，文殊座出懸崖頂，跌坐忘年長綠苔。」

黃山風景，以天門坎至文殊院一段爲最奇秀，已屢言之矣。若論其峯帶之偉麗超拔，則拖天都蓮花始信三峯，蓋俱非海內所易得見，此種佳境，均只容吾人暫觀，而不能坐臥其間，任情留連，以其無歇脚處故。足補此缺憾者，則有「文殊院」與「獅子林」，前者踞黃山正面之巔，天都蓮花峙立左右，玉屏硃砂擁其前後，秀麗崇巍，世罕其匹，四山雲霧飄渺，靈氣排蕩，俯仰其

間，幾窺此身已經傾去，故可稱為黃山第一仙境；後者為黃山背向精華集中之點，高度雖遠不及「文殊院」，然其周圍奇岩怪石，巖崎磊落，迭不仙葩，錯落散佈，直使人徒有興致，無可言說；是可列為黃山之第三仙境，故昔人有「未到文殊院，不見黃山面；不到獅子林，不見黃山巖」之語。

自文殊院到獅子林，山程十五里，上下起伏，如一倔強蛟龍臥伏大地間，人行其上，時覺心跳。我自午前上天都半峯後，本不宜再走遠道，尤其是欣賞奇景，端賴精神與會，沒精打彩，決領略不到好處，但性急人總耐不住，終於又跑了。

古上上蓮花峯，多自文殊院右手的立雪台背後下去，那條路最險，消費的謂其「石磴齒齒，凌前若蹙應梯，身虛其半，節不克翼者，以布曳之，自立雪抵蓮花峯下，約五百折始得平石。」其艱險可知。今則多走新道，先自院西下石級，約數百步，直至谷底，此處名為「蓮花溝」。沿途最宜注意的就是各具一相的奇松，其豐姿罕羽，直非文字所能描摹，此點惟有借力於攝影了。

（黃山美景，雖才藝絕頂的攝影家，亦無能為力，惟黃山松却尙可傳形。）

走進了蓮花溝，又復上升，蓮石級真陡得可怕，且每級間距離甚高，我領女人木棍將行不得；名為「閻王壁」，實在最確實也沒有了。聞從前更險還百倍，那時是遊遊可怕的石級也還沒有

的，前人有「兩額鬢腫，級不甜趾」之語，真虧他們走得上去，這一下一上，無論怎麼強悍的人也非將息一番不行。我在閻王巖側大石塊上穩歇了一刻鐘光景，雨又來了。本來自此向有一雙關，上升便是蓮花峯頂，這機會又在眼前錯過了，晦氣之至。

蓮花峯雖不及天都奇峭，但也够瞧的，明凌炯的詩有：「應知震且闕，只此一蓮峯」句，蓋不信可再看這一段妙文：「登其巔極目四眺，烟嵐蕩摩，九華天目匡廬微見，白岳鄣邱，咸在屬下。惜遇微雲，否則一面千里，金陵報恩浮屠可指云。」我雖未登峯頂，但全峯秀色已飽餐無餘。要觀蓮花美景，以在文殊天都爲最宜，所謂「千葉簇簇如蓮瓣，環峙諸山，皆及肩而止，俯視萬峯，而面皆蓮」者皆寫實也。其側爲「蓮蕊峯」，宛如菡萏含苞未放，奇峭難以攀登。峯巔有石如艇形，俗名探蓮船，又有小石名金雞探玉蓮，都秀麗奇妙；不過這些美景，若換一方向，向西行下蓮花溝，繞過閻王巖，在鯨魚峯上來望蓮花峯，則非但奇秀盡失，且名稱亦不相符了。故同一峯巒，亦須在恰對好處來看，纔能使人拍石叫絕，過前過後，都只成一平凡的石塊耳。

在蓮花峯歇脚不多久，急欲拔步前行，兩個未止，眼前便是古人認爲黃山最險的「百步雲梯」了。這地方要是沒有密接的石級和環繞的欄杆，真是行不得也的。這「雲梯」二字也妙，滑實爲誇：「濤向半空中，洩瀉懸危級。」最能描出「雲梯」的勝處，到此的人，對此宇宙巧妙的創

作，直是無言可說。梯約七百多級，現在是不必怎麼提心吊膽就可過去了，前人的記載，則說得更奇險，清初漁陽曹賓及文云：「繞（蓮花）峯而西，將三十武，徑忽斷，碑兀巖淵，懸壁為磴，衆大懼。余孺顧久之，循序何繇，後之履及前之肩，磴之受身處不二尺，受足處不二尺，字曰雲梯，信不誣也。」這情形現在險也差不多，不過多了一道護身欄杆，就保了險了。

下雲梯東行，徑雖曲折如前，可是不易多了。自此抵登魚峯，約兩三里路，途中沒有什麼奇景。是時天已發晴，過大士岩，穿登魚洞，上至峯巔，俯瞰周圍巒影，似乎都在腳底，所關曠僻一望，目不可繩者也。在此拍了幾張照片，即跑到連接的煉丹台上，去看李老君丹台，台上還有丹灶，丹井之類，只取其像被攝了。自此下望，又是別一境界，天風搖撼，雲霧繚繞，如臨仙境，使人依依不忍去。

再前行忽見一大平原，爲黃山以來所未見，想不到黃山頂上奇峯峭壁間，尚留得下這一大塊草坡。清陳遜詩：「宇宙設大觀，乃在黃山腹。」即指此而言。數日來不能任情地健步飛馳，筋骨俱求，至此纔得如脫兔飛鳥，橫步無阻，誠大快事，此團黃山著名的三海之一「天海」是也。自此下坡，在幾樹密林中穿行，愈下愈狹，直到光明頂下，纔放光明，頂爲黃山中極，兩度驟然上，因直趨獅子林，到獅子林精舍時，日已過午了。

獅子林附近有三大勝景，卽清涼台，石筍缸，和始備峯，斯三者都堪稱天下第一等奇蹟。現在先從獅子林本身敘起：

林的命名是因其有獅子峯下而來，有屋數椽，作爲僧舍，顏曰「獅林精舍」，室內毫無足觀。舍前後有些異樹，叫作鳳凰柏，麒麟松，連理松，一品松的，在別的地方尙未見過。從僧寺背後上山到獅子峯頂，約二里多路，登其上則森參列岫，咸在眼底，名目不能列舉，如達摩渡江，怕人指路，老僧採藥，八仙過海，倭子獻寶，美女照鏡，等岩石，都很像形。

清涼台亦去獅林極近，清晨觀雲海最佳，形勢頗似京都之燕子磯，不過一臨深谷，一對大江耳。在台端俯瞰，兼有驚怖和爽快二味，蓋周圍脚底都是鬼斧神工的奇峯怪石故：月夜遊此更妙，明人黃習遠有一首夜遊詩，所謂「半夜瞻明林月影，剎那變幻海雲容」者，卽寫清涼台也。山誌稱：「法台長八尺，廣半之，台側有松，破石而出，」現在都還在。

石筍缸在清涼台對面之石筍峯北，舊有叢林菴，早已傾毀了。此間最奇的亦是松石，前人謂其「奇松怪石，得未曾有，黃山奇絕，無逾此者。」明黃汝亨謂：「上界西方，應無過此。」清汪曾穀稱：「石筍缸百萬千矛，森立錯刺，如常山蛇勢，大奇大奇。」汪大海謂：「從始信峯到

石筍，峯石之怪，曠天地所有物象靡不畢具，竚望久之，目眩神搖，不信人間有此異境也。如是我見。此外有名「散花塢」者，其實就是從始信峯到石筍紅獅子林間所見的一段風景，意謂其崖石錯落有如散花，可遠望不能身登也。其中名目極多，如夢筆生花，遠摩渡江，仙人對弈，五老巖船等，舉不勝舉。方若繩謂：「不到散花塢，不知天下有希石。」吳廷簡謂：「向者一步一叫絕，至此一步十叫絕。」凡到此者，即凡夫俗子，亦將目瞪口呆也。

至於「始信峯」之奇秀，更在黃山諸峯之上，除天都蓮花外，無足與之並肩者。峯在從獅子林到丞相涼亭中，稍繞一些道兒便到了。途中雜樹叢生，濃陰覆地，似未經人跡者，在岔道中約行一里多路，纔到峯脚。繞山徑而上，則見絕壁危岩，下臨萬丈深谷，對岸一岩，亦如掌劈，有似兩掌相對，卓立天際，兩危岩間則架一石橋，名「度生橋」，奇險誠歎觀止。明黃汝亨故有「豈有此理，說也不信；真正妙極，到此方知。」之語。度橋登彼岸後，幾乎步步都險，亦步步都足令人讚歎。經石閣而上，即為「始信人間有此峯」的人間天上境界了，文字至此，已告技窮，惟有打句爛調，所謂「光怪陸離，莫可殫述」，包攬大概了。觀遊客遊記，對於始信峯僅寥寥數筆云：「由接引崖踏雪下，塢半一峯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其幹高不及二尺，……所謂接龍松是也。」如此而已。「始信」二字係明實習遠所錫，殆與霞客同時或略後者，故霞客亦僅謂

其「一峯突起」，未能舉其名也。

自獅子林下山，有三條正路：一為經丞相源苦竹溪回抵湯口；一由松谷庵以至輔村；一即經文殊院慈光寺之來時舊路回去。我預備在下山後，再遊太平石埭等縣，宜經輔村為便，（該村為太平縣屬，）但丞相源雲谷寺一帶的風景，和黃山最大的瀑布九龍潭又不能不看，只好捨棄北路勝蹟，直自獅子林下山到丞相源去。按理在獅子林至少須住二三日，纔可遍覽平天缸，光明頂，四海，松谷寺諸勝，我因行期迫促，僅留一宿，連清涼台上的雲海都未能美滿地見到，實覺遺憾。

歸途中繞道遊始信峯後，便飛步下山，沿途景色，愈下去愈平淡，不及來時的舊道遠甚，依稀不置，心中不自覺地起了「別矣黃山」的惆悵之感，雖實際上尚未離山也。途中經白鷲嶺，石門峯，招隱亭，白沙嶺等處，一路都在溪澗亂石間渡越而過，以抵丞相源之雲谷寺，所謂除却巫山不是雲，這些景物連看都懶得去看了。自獅子林至此，已行二十華里。

黃山有三十六源二十四溪之名，丞相源亦其中之一。黃山志稱：「源在鉢盂峯下，一名擲鉢源，深三十餘里，相傳為宋丞相營菟處。」這人即指徽人程元鳳，現在已無遺跡可尋，到丞相



源的人都僅到雲谷寺看看四山的景色而已。

雲谷寺建於明萬曆間，今則黃山建委會創建精舍數幢於寺側，堪稱黃山最佳的僧寺宿舍了。寺對九龍峯，左右有韋溪鉢盂兩峯，後竄白砂砭，境地頗爲瀟灑，宜於靜居。附近有仙燈洞，靈錫泉，和仙人轂傘等怪石，都無足觀。在此翹脚二三小時，午飯後卽下寺直趨九龍大邊，沿途岔道間有釣月台，梅屋讀書處，和清代音樂家江厓田墓。傳江爲乾隆間名士，儀徵人，會隱居山中鼓琴終老，聞其技已達化境。偶閱民國初年的「民權素」雜誌中，有一篇署名錦江的「黃山遊記」，謂曾親見江氏，頗以爲異，據云：

「釣月台旁有琴台兩座，爲廣陵江厓田所置；其人於黃山蓋高者二十餘年，善彈琴賦詩，蓋隱者也。現居雲谷別院，可四五里，爰往候焉。嗣爲予彈「滄海龍吟」一曲，激揚慷慨，有遺世獨立之旨，其以黃山爲繡纜焉，亦固其所。」使人聞後，頗有余生也晚之概。凡遊黃山者，莫不知有厓田生琴台者，但亦莫不以爲事涉渺茫，未足盡信者，今得此文，使往遊者可增興會，殊爲難得。

再前行經步雲亭，闔門石，仙人榜等處，途中遇驟雨，慈行愆急，四山風物，都鮮入目，至九龍瀑時，始漸放鬆。瀑由山頂沿岩壁層折而下，水經岩石間，沖激而成瀉曲，大小凡九疊，如

銀漢接天，富麗無比，雨後相對，更增澎湃飛躍之致，惟較之雁蕩龍湫尚遜一籌也。過此以下，已無妙景可言，再三四里許，便抵苦竹溪，七日山居，至今始覺平地，頗有不能描述之異樣情味。自苦竹至湯口，悉爲坦途，芒鞋竹杖，倦步村烟間，大有丁令威化鶴歸來之感焉。

七月廿二日寫於北平

## 三十二 太平一警

當我遊罷黃山，回到款慰的湯口小鎮，考慮應取道那一條路再繼續前進的時候，正好接到一個消息，說從湯口通歙縣的「湯昱路」，（即股屯路南段）已給連天驟雨沖壞了。這樣我就不能再費考慮，因為從黃山山麓（湯口）到外面去的路，現在就只有到太平法的一條，即使不想走也非走這條路不可了。其實，就是這唯一的出路，聽說也還有困難：第一，這一段公路本來就未會完工，客車至今還沒有走過。第二，這幾天大雨，使得路面與「湯昱路」亦相差不遠，聽說平日還有些運糧大車在這粗坯的路上勉強行駛，現在也絕跡了。看情形只有坐轎子纔能走得成，我為此事焦慮了兩天，在湯口這末寂寞蕭條的小鎮上。

第三天傍晚，鎮上驀地來了一輛營業小卡車，那車主（也是司機）跑到我寄寓的小客棧裏來打尖，一談始知恰好是從太平來的，據說沿途開山鑿道，勉強打開一條出路，費了八小時纔得到此，若依里程計算，原僅帶一個多鐘頭便够了的。我覺得機緣不可失，便央其載我至太平，正好他也要趕回那邊去的，因說定明早便走。

翌晨，我帶了隨身行篋，車主帶了兩位助手，將途中應用的鐵錘厚木板等物裝上車後就動身了。車是一九〇四年式的，太舊了。我們在動蕩中緩緩前進，沿途驚險之處不可勝記，有時車在極狹的岩壁上曲折迴旋，有時則在漫長溪流之上一路盪了石塊履過去，有時必需掘土纔能走，有時却要搭了木板纔走得，幾乎是一里一徘徊。這樣走過了苦竹溪，烏泥關，譚家橋，茶園，黃板，嶺橋等幾個小村集，以抵太平，幾似公路處派來的開道工程車了。

說到太平這縣份，在皖省各縣中真算是僻塞山鄉，山水文物，都遠不及宣城蕪湖歙縣青陽等舟車繁會之地，加以交通阻塞，外地人到此者向來很少，遊客更不會看上這地方來，因此，提起太平，還有人以為是指當塗而言。（當塗舊名太平府）這種僻邑，我能够在艱辛的旅程中居然走到了，不能不認為樂事。

在太平住了兩天，據調查：人口最近統計為七萬四千零一十人，其中男四萬二千五百四十六人，女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四人。行政區分為五個區，一千六百廿五甲。居民多客籍，約占四萬餘人，原因亦緣洪楊兵燹後，人民流離，許多人即以他鄉為故鄉沒有回來。今日的土著，多自江北桐城合肥一帶來的移民，以務農為多。全縣農田計九萬餘畝，田賦釐稅可得三萬二千零九十元，產米額常年可得十四萬担，足堪自給。

太平主要的出產，只有米茶兩項。米無餘糧外銷，惟茶產量尚豐，質地亦頗著名。據老土著稱：在洪楊戰事以前，太平的茶號有四十八家，現在都停業了。茶的產量，在民十六年以前，年可達六十餘萬元。民廿四五年間已減至二十多萬元。原因不外：（一）種植技術上沒有改進，（二）購買力不振，（三）業茶者因上述原因而改業。茶米以外，竹木年產不過一二萬元，大小麥尚不足自用，惟小工業中的紙傘、製作頗精，稱爲全皖之冠，不過產量少，年亦僅萬餘元耳，太平之貧，從此可以概見。

一天，我訪「黃山罄勝園」的作者陳小峯君，詢以當地民情風土特徵，他答以四語謂：「民氣怯弱，人才菲缺，文化落後，家族風盛，」據說此間人多聚族而居，一村之中大抵均爲同姓同族者，如兩族同居一村，便視同仇敵，此風不見於徽屬各縣云。

欲寫太平景物，苦無勝跡足記，前人說太平的環境是「山環而風萃，水曲而氣結，」確是如此。出太平東門外，有一條浩浩大江，奔瀾怒濤，聲達數里外，若在日暮，獨立江濱，真如讀東坡浪淘沙詞。湖水柔和，江水激越，一如美人，一如英雄，而地方人情氣質，看其臨江或濱湖便顯見不同了。

在江的對岸，有一「衆樂亭」，俗又名「六角亭」，傳建於宋時，誌書則寫作「六勸亭」，大概是後人讀音讀訛了。輿地紀勝稱：「亭在太平縣東南五里，宋治平初，邑令周景賢建，作文勸民，曰行孝悌，務農桑，尚儒學，興廉遜，崇信行，近醫藥。」云云。頗可着看當時爲政者的眼光。

太平設縣年代頗晚，元和志稱：「唐天寶四載，拆涇縣西南十四鄉，置太平縣。」實字記則謂：「天寶十一載，立太平縣。」不知孰是，總之是在天寶年間，故本縣較早的古蹟遺物，多載涇縣志中。（例如唐初之左難當，史稱涇縣人，實則太平人，其墓亦在太平境內。）境內山以黃山爲著，已詳前文。寺有名聚微者，在縣南六十里，爲唐中和二年建立，餘無足記了。新建築則有一駐軍築成的公園，略具規模，花木尙籠葱可喜，聞有鄉民男婦四五人，因破壞園中花卉岩石，曾被駐軍囚殺，亦內地特種法律也。

太平歷代人物，自有史以來尙無傑出者，地僻才稀，固無足怪，強舉三人：一爲明嘉靖進士崔涯，曾官御史，世宗目爲「真御史」，以鯁直著，當時正直倭寇侵東南，廷臣薦唐順之及涯等可任用，足見其當時聲望之隆。一爲周怡，同爲嘉靖進士，亦當時名御史，大臣多側目，因劾嚴嵩及大學士翟鑾，嵩錮之於獄，嗣復官至太常少卿，諡恭節，他同時又爲一著名理學家。二爲清

代外交家崔國因，光緒二十年間曾出使法比等國，與其叔崔澄有「叔姪翰林」之譽，黃山之「獅林精舍」，卽氏斥資重建者。

太平教育，縣中尙無中等學校，完全和初級小學共二三十所，常年教育經費開共爲一萬五千元。此外沒有什麼可談的了。我和縣長談過一會，據說四鄉還有些零匪，縣府經費每月爲九百九十餘元。商會主席說：全城商店不過八十餘家，鄉鎮以甘棠，山口，焦村，穰溪河四地爲最繁盛，全年營業，城鄉合計不足四十萬元，城區占其半數以上云。

太平還沒有好旅店和飯館，單純以旅遊爲目的的客地人，在此間也許尙未見過。（黨政軍醫各界因公來此者除外）我委屈地留了兩日，看不到什麼，就到石埭去了。

七月廿四日寫於北平

### 三十三 石埭訪古

石埭是我所最傾倒的晚唐詩人杜荀鶴，和晚近佛學巨擘楊仁山先生的故鄉，此行意味深長，固無待言。

六月二十八日飯後，附運米做車啓行，經甘棠，芙蓉坑，烏龍潭，浮溪埕，華美弄村，寄梅驛等小鎮，三時許抵穰溪河，爲太平石埭二縣交界地，路斷不能過，步行抵石埭境，仍搭米車進城，夜宿中亞飯店。（非京滬之所謂飯店。）燈下閱邑人陳碩梁君所編「石埭風土志」之未刊稿頗有味。其中記清初石埭的繁華景象，有一段說：

「乾隆間，縣治東爲左市，西爲右市，南爲南市，北爲後市，復有沿溪（邵溪）街，商賈雲集。溪樓多酒肆，午夜燈火與水光相映，絲竹遠起，間有女子奏新聲者，號爲「小秦淮」。太平軍興，人民離散，田廬蕩然。……」云云，想今日當無復當年盛景。詢之店主，果如所料；看不到小秦淮，不免悵悵。

記俗尚者志中亦談到兩節，頗有趣：「舊志：燈節有四十八蚌輪放花燈，照天燭地，笙歌



達旦，爲魚龍曼衍之戲。」又稱：「每年陰曆八月，迎五猖神，賽會演戲，有上海之俗。」從遊陌節上，使我們除知道石埠昔日「年中行事」的景況外，尙可見家族制的牢不可破，和太平盛世時人民安居樂業，歌舞昇平之可羨，此情此景，將來也許就難有重演之一日，亦未可知。

翌晨，出街訪唐杜荀鶴故居。石埠城垣甚小，城內僅長街一段，自西門通至東門，「杜家垣」即在東門城牆腳下，屋宇早已蕩然，僅餘廢墟一片，和石照屏一方，（此屏亦係後築，）無限淒涼，然亦頗帶詩意也。據當地人稱：杜原籍爲太平縣杜村，僑寓石埠。有人說他就是杜牧之的兒子。石埠志稱：「杜牧之守秋浦，妾程氏有孕，妻逐之，適長橋杜鶴，而遺腹生荀鶴。」又牧之集中的「示阿宜」一詩云：「一子數數跨相門，宜乎聞此若爲人，長林管珣開風月，x有佳兒屬杜鶴。」亦說得若有其事。荀鶴字彥之，少年時累舉不第，至唐景福二年舉進士第二人，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天祐初卒。著有「綠窗瑣錄」及「唐風集」二卷。我前在當塗時，曾弔賈島墓，今又得謁杜廬，個人平時頗愛讀此二家詩，冥冥中或有一段隔世之緣也。

此外唐代詩人之曾遊石埠者，亦有數人：此間有一「杏花村」，又名「谷村」，在縣城南向十數里地，據稱李白寓埭時，曾沽酒賦詩於此。我所聞的「杏花村」頗多：一在南京門西倉頂頭遊台側，傳此地爲唐代陳鳳台故址，李白「鳳凰台上鳳凰遊」一詩，卽指此處而言。台畔有「杏

花村」，亦卽白詩中「借問酒家」之處云。又山西有一杏林：安徽貴陽亦各有一杏花村，其當地人士亦都說是「牧童遙指」之處也。李白在石埭賦詩之可考者，有「送溫處士」五古一首。此間縣四百六十里之杉山，有「李白書堂」（民國十年曾重建），聞卽其昔日僑寓之處云。

李商隱遊石埭時，曾賦「魚龍洞」五古，「碧瀾亭」五律，和「顯濟廟」七律各一首。賈島作有「下滄溪至濯灘」五古一首。許渾有「題仙姑廟」。孟浩然有「訪梅道士山亭」。羅隱有「題歐陽明府」各詩，而尤以荀鶴留詩最多，其集中「贈歐陽明府」，「宴黃羽士山房」，「與諸友入山看碑」，「江西歸九華」，「寄長林孟明府」，「九日」，諸詩，均成於石埭也。

關於羅隱和杜荀鶴二人在石埭時，尙有一段可愛的故事。池州府志稱：「回顯嶺，在石埭縣南十里，四山環抱，行於其間，有路轉峯回之妙。相傳羅昭諫（隱），騎驢訪杜彥之（荀鶴），相值於嶺上而返，故名。」世間古蹟之紀念個人者頗多，而記其友誼上交往之迹者較不多，古人對於詩人敬重之情，於此種處可見一二。

近與林損（公鐸）先生談及荀鶴事，據謂王漁洋輯的「五代詩話」中杜荀鶴條，有「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才猶及杜鶴兒」之語，故二人血統關係，事或可信云。

在舊安徽的八府五直隸州中，論山川景物，當以皖南之甯國徽州池州三府爲最勝，而三者中，又各有特出之美，非片言所能盡。大概甯國美在林木，徽州寄於山水，池州兼有二者之長，尤以秀麗清幽甲於全皖。

徽甯府屬各地景物，前文已多表過不提。現在單提池州一府六縣中，則貴池青陽石埭三處又遠勝他縣，惜無生花妙筆傳毫於萬一耳。茲先記石埭見聞：

姚子莊「山溪記」稱：「石埭處萬山之中，羣峯羅列，宛若屏障，其民多倚山結廬，聚族而居，各成村落，望之不啻畫中也。」這一段記載，就是一幅絕妙的圖畫。再閱邑志，知唐天寶年間，朝廷曾派人遍訪天下名山福地，而石埭亦曾列名其內，當時會建有一座仙壇宮，現在已找不到遺蹟了。在近人著的「石埭山川志」中，述其山水特點，有「千岩競秀，萬壑奔流，奇景勝蹟，美不勝收。」的讚語，亦是見其境地確是不凡。不過在交通上，崇山疊嶺却多障礙，景愈奇則行路愈不易，加以險無摩托，水無汽輪，旅遊反成爲苦事。我此次僅到其縣城及近郭四郊，所見景物清幽，已使人有點目眩心醉，因思將來若使會走上隱居之路，則石埭無論如何是堪以入選的。

談到隱居，石埭亦頗多異人，足使羣因人傳。一爲漢時人，名鑿子明（伯玉），於光封年間

任陵陽縣令，（卽石埭），據說「終日清談無爲，而縣務自理，後以仙去」。此開城陽山，卽寶煉丹之地，山在城北五里，又稱「天壽山」，故邑人亦因此多壽，尊屬無稽。山上有「丹台」，卽因寶得名。唐「仙境宮」遺址亦在此。又有「陵岩泉」，亦名「丹井」，郭璞遊仙詩所謂「陵陽掘丹窟」及「陵陽宜丹砂」者卽此，這數景都是因人而傳的。

葛洪爲姤播皆知的異人，傳亦曾隱居石埭。在縣西境距梅溪鎮二里地，有一葛仙洞，卽其居處，志稱：「洞口出山腰，俯身以入。凡三進，窈石奇峭」。若自縣城往遊，至少需二日途程。此外尚有「古一山」，爲明儒桂大璫隱居處，「南山」爲宋清谷居士退隱處，惟因其人才名不著顯著，不足號召遊客。

除逸隱外，傳說和神話亦是增加地方之美，希臘之可愛，大都因其神話可愛。我國人歷來多目之爲怪誕不經，故可歌可誦的神話極少流傳，實爲文化上一大損失。我此行頗注意於此種材料之收集，前曾寫徽州傳說與神話，茲再收石埭家誦戶曉的一段神話。據說：石埭東境有一條大溪流，經過縣城外以太平的，名叫「舒溪河」，原名旋溪，因下面一段神話故，改爲今名；亦有呼之爲舒姑溪或化鯉溪的。元和志稱：「舒姑溪出蓋山下，昔舒氏女化爲魚於此泉，故名。」詳細的本事可觀陶潛的搜神後記，據稱：「……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舒姑泉，俗傳有

舒氏女，與父祈禱於此，女坐泉處，忽牽挽不動，父遽告家。及再至，惟見清泉溢然，其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涌涸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戲，泉輒涌出」。這故事曲折太少，感人的力量殊弱。顧野玉詩：「豈知壑山水，逐節赴危弦」，即寫此事。

距離縣城最近的遊憩地，應推北門外二里地的「望鶴亭」，係明代建築物。尚有「萬松庵」，是明朝嘉靖進士畢鏞的讀書處，此人後官至北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賜諡恭介，爲石埠歷來地位最隆之一人。著作傳世的有「偃松集」及「綠窗瑣碎」二書，但文名不顯。

據誌書載稱：城中尚有「潔已台」，在縣學泮池前。「雪潭」，在縣西五里。「杏花村」，在縣南十數里地。「崇明寺」，在縣南南安山上。（梁大同年間建立）。「惠照寺」，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地。（唐貞觀中建）。「魚籠洞」，在陵陽山下，俱足登臨觀賞，并記於此，以備遊履采納焉。

七月廿六日寫於北平

## 三十圖 石埭采風

會國藩征太平軍，軍行至石埭時，曾留下數語云：「石埭多君子，惟人情渙散不合羣，富保守性」。至今當地人士尚認爲的評，外地人至有稱之爲「石埭國」的，可見其保守性之濃厚，現在也許有點變化了。舊禮教在此間倒似乎並不怎樣根深蒂固，對於性道德觀念，一般情形是頗爲淡薄的。在習俗上，全皖各府屬中，從前好像以徽州六安兩處較爲輕浮；而今日池州府屬中，如青陽石埭等縣，却漸有後來居上之勢了。

大概舊日記載，有的已隨時代之變易而不適合於今日；有的又過涉於空泛。如蘇鶴州的縣誌序說：「石埭城僻民淳，俗簡樸而謹厚，山川固多勝跡，代傳不乏偉人」。這數語頗帶八股氣味，似可適用於全國多數縣份，不僅石埭一隅然也。欲於石埭風物，得一明晰的概念，當以看寫實的記載爲佳。「一統志記石埭者稱其：『人稠地狹，厥田高高下下，無十畝五畝方畦圓壟，故耕耨不足以給，多販糴外境間，饔餐紙杉漆以爲生』。地利之蹇可知。今日全縣田畝，估計約十八萬畝，以前糧食每年尙可輸出十萬元左右，今則尙須輸入十餘萬元才是分配。（田賦總數約二萬餘元）

石球農民的生活，婦女亦如其他各地，「娉婦喜著猪羊雞鴨之屬，勤針織，或採稼穡，猶有儉風。」（見邑誌）。男人呢，因乏稼穡之利，故多以蠶絲爲副業。閩在民國十五六年間，全縣絲繭產額可達七八十萬元，繭的最高價每担值八十餘元；絲價最高時，每百兩值五十餘元。至民國十九年以後，因受世界經濟衰落和日本人造絲傾銷影響，以致絲價跌落，（繭每担二十五元，絲百兩二十元），出品銳減，鄉民多改桑種麻。（麻每担可售二十餘元）故民二十年以後數年間，石球絲繭出品已減至十四五萬元，近年更微，僅達四五萬元云。據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報告說：我國蠶絲業在過去最盛時期，產額曾達三百六十餘萬担，占國產輸出品之首位，每年由國外收入近二萬萬元，現在一落如斯，確是國民生計上一大問題。

物產方面，向以蜜酒，桐油，紙，蕪米，瓜蒌，杉松爲最著。麻的產額，在洪楊戰事以前，年產可達三十萬元，今日約僅及其半數。茶產在皖省中，並不著名，質量俱無足稱，惟有名「九蒸茶」的，算是名產。

石球境域極狹，人口僅四萬八千餘人，也許在皖省中居最低額，方之桐城合肥等縣人口動逾百萬者，相差殊距，不知從前劃界時何以有此軒輊。居民殷富的很少，一般多是中下之家，據說有良田百畝者已堪稱富戶了。

關於商業情況，因為這地方一切都是小規模的，這方面亦不能例外。全縣營業數額，每年僅十餘萬元，城區商店約九十家，鄉鎮中以香口，七都，烏石園三處為最繁盛，合計商店亦僅百餘家，每年營業不足十萬也。教育經費以前每年七千元，今減為四千。計初中一所，完全小學城鄉各二所，初級小學十餘所，如此而已。

一天午後，我為尋閱邑誌事，特訪石埭名士清季舉人孫登緒君，在座尙有其戚友多人，暢談頗久，聽到的掌故多有足記者。前在「石埭訪古」一稿中，曾將杜荀鶴，李白，李商隱，許渾，羅隱諸人在石埭的流風遺韻約略道及。現在又得些新材料，故附在這裏談談：

舊說部中有所謂「包公案」的，主角包拯為皖之合肥人，已遠人皆知；另有所謂「施公案」和「沈公案」的，據說此施公即宣城的施愚山，而沈即石埭的沈衍慶也。三人籍貫都屬安徽，可謂湊巧。沈曾官江西鄱陽，歷止知府，功名上並不顯赫，但在民間的口碑幾與包公並稱。據說朝庭擢他為知府後，始終未能赴任，因當地紳民硬拖住他不讓走，結果就終老於鄱陽任上了。從前做官以清正為貴，兩袖清風，回鄉時甚有光彩；現在若不能衣錦還鄉，恐難在故鄉立足也。沈清道光時人，著有「槐鄉記」，其平生判牘精粹，悉在此中云。



談到本地人物，他們只說到詩人中有名徐經綸的，光緒年間舉人，著有「鐵華詩草」。尙有一位周毅，字太谷，爲浙江學派主要人物。此外據說尙有江馮里嚴文明二人，亦以文章著名，但不知其詳。

石球「代傳不乏偉人」一語，既不可靠，因轉而談及鄰邑，他們先提到桐城的姚惜抱方望溪諸人，後又談到聰明絕世的戴名世（南山），因不屬本文範圍之內，不宜多談，只引他臨刑時的一段掌故來說說：當南山押赴刑場時，他對監斬者說：「我死無怨悔，只生不尙留一恨事耳。」問何事？謂「兒時有人誦對一句子，至今尙未對成，句爲「木匠作枷枷木匠」，現在很想能答我片刻思索，把它對成。」那監斬官同意了。片刻後，他總歎一口氣說：「有了，就是「翰林監斬斬翰林」罷。」言畢受刑。這消息傳到康熙耳中後，監斬官的某翰林也受到死刑的處分了。因康熙曾預語這位翰林，若敢臨刑前稍有悔過的口氣，就可免他的刑，可惜這監斬者太笨了，連這幾句漢口申借題表示哀悔的隱語尙不能領悟，誠死不足惜。戴卒時年已六十一，當時因是案被牽連者達三百餘人，實希有之文字大獄也。

那天直談到傍晚時分，大家都無倦意，這種愉快，——在不相識的人中間所得到的濃厚的友情，也只有旅行中纔能得到。

七月廿六日寫於北平

## 三十五 青陽漫談

自石埭到青陽，計程六十里，公路已成，但未通客車。我在石埭逗留兩日後，覺得已有起程的必要，因與米業公會相商，附搭其運米卡車，以赴青陽。車夫亦浙人，余適坐司機座側，一路連風閒談，至感快適。抵青後，予以酒資，亦却而不受，并導余至一大旅舍，始別去，此種懇摯的人情美，亦旅途間之絕大收穫。旅舍傍臨一大湖，樓間露湖處并置藤榻數具，以便旅客賞覽湖景，境地清幽，頗耐久居。

離青陽城西南四十五里，有一名山福地，曰九華。山在青陽大通之間，有七十二峯三十六洞之勝，其浮屠且爲全皖諸山之冠，稱國內四大佛山之一。唐李白，明王陽明，均曾久居其間，尤以地藏道場爲最聞名，故每年舊曆七月杪，香火極盛，蓋佛教菩薩中，最早一人卽爲金地藏。據傳地藏本名爲喬覺，新羅王子，唐代至德中來華，途卓錫九華，涅槃神光，自斯以後，頂禮者千里不絕。余因旅資已罄，未能入山瞻禮，應成憾事。查「九華山誌」凡二厚冊，余在旅舍待款無俚，終日翻閱，欲仰不能自己，而咫尺間終未說去，人與名山亦有緣也。

余既不能登山，而四郭附近又無勝跡足遊，只有探風問俗尚可消此永日。因歷訪當地人士，綜合其所述，以成茲篇：

青陽舊分十鄉，二十六都，現改爲自治區五，鄉一百十七，鎮二十九。全縣人口，據最近調查爲一四〇、六七五人，計每方里平均爲三十六人，每戶平均人數爲四、八人。居民業農者約佔全人口十分之七，工商合計僅佔十分之一強，餘爲漁牧等業。本縣耕地畝數爲一七四、四三六畝，其中熟田占一〇七、八一三畝，荒地占六六、六二三畝，平均每戶得熟田五、九四畝，每人可得一、二畝。農產物除米麥豆棉外，尚有麻，茶，菸，及雜糧。稻米產額年約四十萬石，大麥與小麥，年產約二千餘石。豆類佔地約三千畝，年可產三千石。棉年產計七六五石，餘因產量甚微不具載。惟蠶絲質量，推爲全皖之冠，以前最盛時，（民七至民十五年），絲繭出口曾達六七十萬元，民二十年迄今，已僅三四萬元矣。

工業多係小本經營，無大工廠，手工藝中以九華山之竹篾，漆碗，及兒童玩具爲著，每年輸出約萬餘元，而尤以九華扇爲最出名。扇爲棕骨兩夾，上鑄百壽圖，黑油紙面，以泥金圖九華全景，昔修貢品，以此爲方物，余憶兒時在浙東故鄉，曾見此物，足見其流傳之廣。山門詩曰：「青陽一官恣閒散，棠園先借九華扇，白綾半臂世已無，縣官買扇金襪糊，年年遠向杭州買，

金陵畫工價更倍。」足見一扇之成，亦非易事。

青陽人物，據縣志稱其：「擅風騷於供奉（李白），倡宗旨於姚江（王陽明），鄉稱君子，既以砥礪爲先；邑多秀良，亦且風華相尙，蓋雖無赫赫可稱，要多篤行文學之士。」已明說其遼有特出的人物了。查過邑誌，並大文家亦不得一人，惟官場中倒有一位吳襄。吳爲邑諸生，康熙南巡時，召試入高等，纂修「歷代詩餘」，癸巳成進士，歷官禮部尙書，供奉內庭。工詩文。卒諡文簡。爲青陽唯一的權貴人物。

在青陽二日，轉款未至，覺殊守非計，因將貴池之行作罷，改上小舟至大通，轉赴安慶。舟可容十餘人，有如浙江一帶的烏篷船，惟灘流殊險惡，不能容與中流，賞覽景色也。舟中人俱係本地或鄰縣之紳商或農民，僅余一人爲生客，遂成衆目之的，故途中談笑，每視余一人爲轉移，因得乘機探訪俗尙異聞。客中多青陽人，喜以婦女爲談資，謂上次某師註軍石埭，邑中婦女羣以結護軍官爲榮，以致該師開拔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多數婦女均願隨軍啓行，嗣卒爲軍令所限，啼怨而別；甚有有帶至半途，終不能免於離散者，因此痛詆石埭婦女之浮蕩無恥。座中石埭人亦氣憤填胸，謂青陽亦無多好女子，城中人家，上自縉紳，下至庶隸，均喜結識一二異性云，

雙方互攻，幾致打翻浮舟，亦旅途趣事。

爭辯平息後，余乃將其談鋒轉入一般習尚及生活狀況。據稱青陽一帶年來荒歉殊甚，除咸豐元年及同治二三年間兩次荒災後，應推此次為最烈，惟俗諺有「荒鄉不荒銀，莊稼不好當年窮」之語，故苦的仍是農民云。彼等談話中多喜引用諺語，所謂「浪子朝朝醉，農夫日日忙」，以及「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者」，「二語，亦與上一諺同義，「耕牛」指農民，「倉鼠」蓋指地主有產者。又「五月南風發大水，六月南風井亦乾」者，形容當地氣候之惡劣也，餘不能一一記憶。據稱青陽多山，山性使人蔽，故迷信守舊之風，迄今未改。俗尚儉樸，生活程度甚低。常年米價，每担僅值五六元云。觀余此次僅攜國幣二元，能在青陽二日，居頭等大旅館，安抵大通後，尚餘銀洋數分，其一般的生活程度從此可知而知。

余抵大通，得京中匯款後，即轉赴安慶。兩個月皖南之行，至此告一段落，此後將隨腳跡移筆於皖北，再應讀者青眼也。

七月廿七日寫於北平

## 後記

皖南是江南豐饒的一個區域，包括蕪湖、當塗、宣城、廣德、郎溪、甯國、旌德、績溪、歙縣、休甯、黟縣、祁門、繁昌、南陵、涇縣、太平、貴池、銅陵、石埭、東流、至德、青陽等三十二縣，以浩瀚壯闊的長江，和皖北三十九縣隔離爲兩個風尚習俗絕不相同的地域。皖南的文化，渾厚燦爛，曾在中國文化史上獨放異彩。概括言之：皖南這廣袤十萬五千四百多方公里的土地上，山有黃山白嶽，水有新安青弋，物有宣紙徽墨和斐聲中外的祁江屯線，人有戴東原、俞理初，以及新文學開山祖的胡適之；他如休歙的經學，宣城曆算，也都在學術史上有過不朽的功績。至於一般的風俗，則迷信神積，富於保守，對於宗族觀念尤牢不可破，所謂千年之塚，不動一抔；千丁之家，未嘗散居；千載之宗譜，絲毫不紊。」（見中國地理新誌一二一頁。中華版）是其顯著的特質。可是以這樣一個文物並茂，而值得我們研究的地方，戰前戰後似都不會引起我國學術界熱烈地調查考察，而警報雜誌上亦甚少完整的報道介紹于國人之前，道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記得「中國文化之研究」的作者藤朝太郎在自序中說過：「要理解真中國，須先明白中國的特色……中國文化，其現象之廣泛，有根底的複雜而無限量，其社會生活，或其社會心理的真相，殊不容易觸着……」這段話足使我人深省警惕。今日，我們若要全盤理解自己的國家，期望從舊有文化的廢墟上，建設起嶄新的文化，那末我們就應該各就本位深入各階層社會，接觸社會複雜廣泛的現象，接觸社會各種的生活，接觸社會心理的真相，以探索中國的「特色」，還我中國一個真面目。不然的話，不要說外人仍不我知，就是自己也還認不清自己，更遑論從重重的束縛中求取真正的解放了！

去年六月，中國旅行社創刊『旅行便覽』半月刊，我一再向素野兄寄徵文稿，承出示『皖南通訊稿』一帙，取歸靜讀，深感所述皖南山水風物，躍然紙上，為之神往；而其文墨之雋永鍊達，還在其次。不半載，『旅覽』不幸停刊，該文因僅得選登兩篇。後覺得此項通訊為國內介紹皖南第一部有系統的著作，且為理解皖南這一角社會的真實紀錄，似不應任其湮沒不彰，乃商得社方同意，印行單行本，收為旅行雜誌叢書之二。

作者素抱『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壯志，故自歐陸學成歸國，不辭長途跋涉之苦，獻身新聞事業，立志走遍全國大城小鎮，考察各地的社會文化，作一有系統之報道與研究，而本書不過

是其全國旅行通訊的第一部作品。無奈皖南的旅行甫畢，「七七」全面抗戰的號角震醒了世界，于是他不得不暫時把原有的計劃擱置下來。

金君寫于民國二十四年間，內容雖未遍及皖南各縣，但足跡所至，已及什九，所缺亦甚微。其中除最後黃山歸來，及太平青陽石埭等地遊記，曾刊載「交通雜誌」外，餘均發表于南京中國日報。付印前，我因受作者之囑咐，會化了幾個夜晚，細心加以校訂，計存三十五篇；並與作者商的改定書名為「皖南旅行記」，于是乃得完成此書。

勝利在望，皖南半壁失地光復已不在遠；然今展讀是卷，瞻念淪陷區同胞的痛苦，不禁想起了解放前的一首詩，特錄之蘊末，作為本文的結束，詩曰：

三萬里河東入海，八千仞嶽上摩天；

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

兆鏡記於桂林。一九四四年元月試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  
初版——三〇〇〇冊

· 旅行雜誌叢刊之二 ·

皖南旅行記 (全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五十五元  
外埠酌加郵寄費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著作人 洪素野

出版人 潘恩霖

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桂林東鎮路一九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

分售處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大書店

林 乙

341856

民國卅五年五月五日

第一號



清